

西班牙文学名著

林
夕

佛·德·克维多 著
李德明 译

OBRAS
MAESTRAS
DE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林夕
PDG

责任编辑 / 李宇宏
装帧设计 / 蒋 悦



TRADUCCION REALIZADA
CON EL AUSPICIO DE LA
DIRECCION GENERAL DEL
LIBRO Y BIBLI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
ESPANA

ISBN 7-207-03265-X



9 787207 032652 >

ISBN 7-207-03265-X/I · 529

定价：14.00 元

平
装
书
PDG



●西班牙文学名著

梦

佛·德·克维多 著 李德明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96—0037
黑龙江版权代理中心参与策划
Colección Planeada por el Centro de Asuntos
Relativos a la Propiedad Intelectual de Heilongjiang

FRANCISCO DE QUEVEDO Y VILLEGAS
SUEÑOS Y DISCURSOS

Editorial Castalia
Madrid 1982

责任编辑:李宇宏
装帧设计:蒋悦
特邀编审:孙厚惠

西班牙文学名著
梦

Meng

佛·德·克维多 著
李德明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150008)
黑龙江省绥化印刷厂制版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印张 5 12/16·插页 7
字数:110 000
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 500

ISBN 7-207-03265-X/I·529

定价:14.00元

(缺页、污损或倒装请寄回本社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内 容 提 要

《梦》是与《堂吉珂德》作者塞万提斯齐名的西班牙文坛警句主义派的代表作家弗朗西斯科·德·克维多的一部重要讽刺文集。

全书分为五个部分：《最后审判之梦》、《魔鬼法警》、《地狱之梦》、《从内部看人间》和《死亡之梦》。作者借助梦游“最后审判”的一幕幕场景、地狱纵深行、同鬼魂交谈等形式，把自己所处时代的各类人物、多种世态、世俗偏见等一一作了无情剖析，如法官贪赃、律师受贿、酒店老板用水兑酒、糕点师用人肉制作食品等。

本书在嘲讽和揭露当时社会弊端的同时，也给人们指出了正确的行为准则、事物的辩证关系。作品语言洗练、形象、生动，集文学、语言、哲理之大全，实为一部具有多种品味的佳作。



译者 小传

李德明, 1938 年 12 月生于天津。1963 年 12 月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留学古巴, 就读于哈瓦那大学文学院, 专攻西班牙语语言、西班牙和拉美文学。回国后在北京语言学院任教。1968 年调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创办的对外刊物《今日中国》工作; 现任该刊西班牙文部主任, 译审。1992 年, 获政府特殊津贴。

译者是我国较有成就的翻译家, 对西班牙文学和拉美文学有较深入的研究, 翻译出版了西班牙、拉美和中国著名作家的长篇小说达 30 余种。

译者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 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佛朗西斯科·戈麦斯·德·克维多·维列加斯
(FRANCISCO DE QUEVEDO Y VILLEGAS, 1580. 9. 17—1645. 9. 8)

盛事和希望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在中国出版发行西班牙作家的作品不仅是西班牙文学界的一件大喜事，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希望西班牙人民的创造性劳动和卓著的文学成就能为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和创造性精神的中国人民奉献一点新的东西。

同样值得高兴的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已经出版和将要出版的西班牙小说包容了不同风格、不同时代的作品。一俟能够出版在世界五大洲产生着巨大反响的西班牙当代作家的作品，那对西班牙文学作品的介绍就算是系统完整的了。那时则堪称为百花争妍，中国热爱西班牙文学的读者也将对西班牙人民在这方面的创造性劳动有个全面的了解。

让世界人民了解西班牙文学并为此而不懈地努力，是西班牙文化部的宗旨。西班牙文化部衷心感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对介绍西班牙

牙文学作品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和付出的辛劳。我们完全相信出版《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我们希望中国人民和我们具有同样的看法。

西班牙文化部图书总署署长

费德里克·伊巴涅斯·索莱尔

1993年4月1日于马德里

PROLOGO

Que Ediciones del Pueblo de Heilongjiang publique obras de autores españoles para su difusión en China es una satisfacción para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y, más allá, una esperanza fundada en que el trabajo creador español y el fruto del ingenio literario hispano puede aportar algo nuevo a un pueblo tan culto como el chino, forjado por misterios de cultura y creación.

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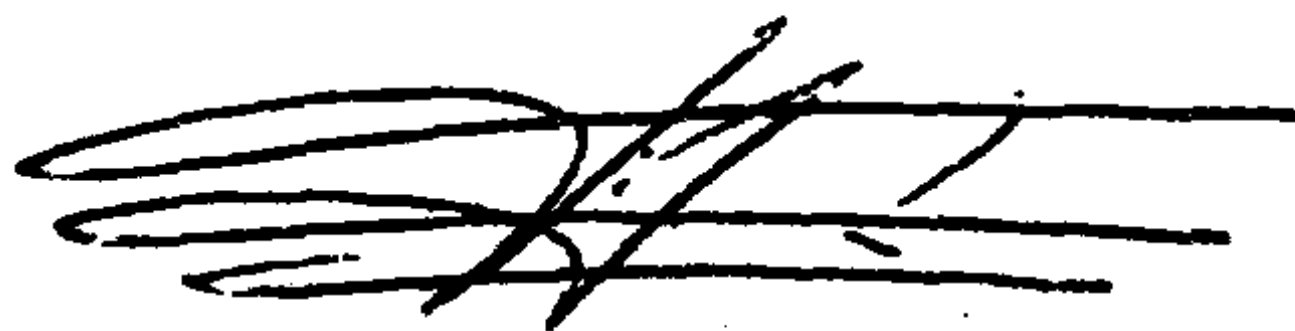
Satisface también que las novelas ya publicadas, y las que próximamente verán la luz, abarquen distintos estilos y generaciones. Una vez que puedan publicarse las creaciones de los autores contemporáneos, que tanta repercusión están obteniendo en las más diversas latitudes del planeta, el ciclo se habrá cerrado y los buenos aficionados a la literatura en China tendrán una idea global de la creación española en este campo.

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 España, cuyos objetivos de dar a conocer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en el mundo se están cumpliendo con constancia y tesón, sólo puede agradecer el esfuerzo de las Ediciones del Pueblo de Heilongjiang y a su director por su interés. En todo caso, sabemos que la publicación de estas Obras Maestras de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no será un esfuerzo baldío. Nuestro deseo es que el pueblo chino coincida en esta opinión.

1 de abril de 1993 Federico Ibáñez Soler

Madrid

director de la Direccion General del Libro y
Bibli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 España



(此文为“盛事和希望”西班牙语原文)

真诚的合作，丰美的果实

一套由西班牙文化部资助、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正在陆续出版面世，这是一件极为有意义的事情，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一般中国读者，对西班牙文学不能说是陌生的。像辉耀西班牙文学史的不朽巨著《堂吉珂德》及其作者——文学大师塞万提斯，早已为广大中国读者所熟知，并受到他们深深的热爱和敬慕。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翻译家和一些有影响的出版社，也一直把介绍西班牙文学放在重要地位，先后译介过不少重要的西班牙作家和作品。但这次中、西合作出版的《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则具有新的特点。它重点突出，表现出明确的目的性和计划性。西班牙文学，除了产生过塞万提斯这样伟大的文学巨匠的16世纪至17世纪初叶的“黄金时代”而外，还有其

更为繁荣鼎盛的群星灿烂的历史时期,那就是19世纪。19世纪被誉为西班牙伟大的小说世纪,这期间的西班牙文学,以批判现实主义为主流,兼有浪漫主义、地方主义。这期间的西班牙文坛,有大批杰出的作家涌现,他们完全可与同时代的英、法、俄的杰出作家们比肩而立,交相辉映。现在这套《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以在西班牙文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辉煌的19世纪为重点,包括其它历史时期乃至现当代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及其代表作品。中国读者通过这套丛书可以窥见整个西班牙文学灿烂景观的概貌以及卓立其间的极富魅力的各个“胜景”——名家及其名著,这大概就是这套丛书的筹划者、出版社和编译者的共同初衷与用心所在吧。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这套丛书的特殊价值。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也是一项庞大的组织工作。从这套丛书的设计、“施工”,包括它所采取的合作出书的方式,我以为都堪称为一种创举。可以预计,它将受到喜爱西班牙文学乃至外国文学的中国读者的欢迎,并将会成为中、西两国文学交流史上的一桩盛事,一则美谈。

在此,我不能不对西班牙文化部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不能不对出版社聘请的几位在我国西班牙语界有影响的翻译家——出版社聘请了李德明、申宝楼、尹承东和朱景冬四位西班牙文学和拉丁美洲文学研究工作者为这套丛书的特约编审——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所谓“大文化热”、“文化快餐热”的今天,坚持把高品位的人类文化成果奉献给中国读者的人们,定会得到读者的感谢并被历史所铭记。

祝贺《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出版,祝它取得完全的成功!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杨子敏

1993年3月22日于北京

译 序

16 世纪和 17 世纪之交，西班牙文学从中世纪脱胎以后，进入古典时代，史称“黄金时代”，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有如灿烂群星闪烁文坛。其中一颗甚为光彩夺目，他就是本书作者佛朗西斯科·戈麦斯·德·克维多·维列加斯。他是这一时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与《堂吉珂德》作者塞万提斯齐名。至今，在各种版本的西班牙文学史上，他都被誉为继塞万提斯之后最伟大的西班牙作家。

佛朗西斯科·戈麦斯·德·克维多·维列加斯 1580 年 9 月 17 日生于马德里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父亲佩得罗·戈麦斯·德·克维多和母亲马利亚·德·圣地巴涅茨供职王宫。父母于 1576 年结婚。10 年后，即 1586 年 12 月，父亲与世长辞，而母亲一直生活到 1601 年。

克维多从小聪颖过人。15 岁时进入马德

里有名的阿尔卡拉大学学习,1600年转入孔普鲁滕森大学继续学业,再后到巴利亚多利德大学深造。学习期间,他在文学、神学、数学、法学、天文学、医学诸方面猎取了广博的知识,并且成为通晓外国文字最多的西班牙学者,熟练地掌握拉丁文、希腊文、阿拉伯文、希伯来文,能用法文和意大利文写作。

克维多离开学校以后,在王宫供职。1611年3月,他因拔剑保护良家妇女免遭一个轻浮的宫廷纨绔子弟的进犯,而被迫离开马德里。1613年,到当时尚属西班牙管辖的西西里岛,投奔他的好友、总督奥苏纳公爵,并在其手下供职,其间表现出了卓越的行政管理才能。1615年,随公爵调往那不勒斯,任财政大臣。此后,受命出使威尼斯公国。1617年,他涉嫌一桩阴谋案件,不得不化装成乞丐潜逃,才幸免于难。他逃到马德里以后,受到国王费利佩三世的接见,并被授予当时视为最高荣誉的圣地亚哥骑士团骑士称号。1621年,费利佩三世病逝,新王四世继位,权臣奥利瓦雷斯公爵操纵朝政。克维多随前朝一大批主要官员被解职,并被逐出朝廷,软禁达3年之久。1623年,他重入王宫,出任国王秘书。1624年,完全恢复名誉,并随驾出巡塞维利亚和加的斯。在这段时间里,他写了大量讽刺、批评朝政的文章,甚至直指国王和首相奥利瓦雷斯。

他的刚正不阿性格招惹了国王的不满和首相的嫉恨。1636年12月初,在国王晚餐使用的餐巾下面发现一首十四行诗,奚落朝廷的腐败,克维多被怀疑为讽刺诗的作者。同月7日被捕,在狱中关押达7年之久。出狱后,贫病交加,于1645年9月8日离开人世。

克维多的著作甚丰，虽只保存下来一小部分，但全集仍达十一卷之多。他的著述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文学、哲学、政治、经济、历史、道德、神学等方面。在文学方面，就体裁而论，他著有政论文章，大多嘲讽和痛斥朝政；诗歌作品中有抒情诗、叙事诗、神话诗和讽刺诗，内容多为吟唱爱与死这一永恒主题，分别收入《西班牙的帕尔纳索山》和《卡斯蒂利亚的最后三位缪斯》两本诗集中；散文重要作品中按其类别应首推小说《骗子外传》和讽刺文集《梦》两部。

《骗子外传》是那个时代流浪汉小说的一部佳作，主要描写以主人公巴勃罗为代表的社会最底层人们的生活和喜怒哀乐。

《梦》是克维多的一部极其重要的讽刺文集，形式和内容与我国鲁迅先生的杂文有些相似。这部作品成书于1605年至1622年间。1627年正式印行前，已有多种手抄本广泛流传。文集中包括5篇独立而又互相联系的作品，它们是《最后审判之梦》、《魔鬼法警》、《地狱之梦》、《从内部看人间》和《死亡之梦》。各篇或者说各个章节，都以“我”的活动贯穿“故事”的始终。“我”，也可以说是作者，借助梦游“最后审判”的一幕幕场景、地狱纵深行、同鬼魂交谈等形式，把自己所处时代的各类人物、多种世态、世俗偏见等一一作了无情剖析。文中涉及的人物有士兵、将领、书记员、医生、商人、法官、酒店老板、裁缝、书商、鞋匠、律师、诗人、音乐家、哲学家、理发师、药店老板和药剂师、糕点店老板和糕点师、星卜师、炼丹术士，甚至国王和皇帝；还有吝啬鬼、爱慕虚荣的人、嘴馋贪吃的人、淫荡男女、

搬弄是非的人、盗贼、凶犯、妓女、伪君子，等等。有些自然和社会形态，如灾难、瘟疫、苦痛、十诫、新约全书等以拟人法出现在有关情节之中；政坛人物、历史人物、宗教人物也常常走出来，或受到称颂，或屡遭鞭笞。总之，那个时代社会上的方方面面人物，在作者的犀利笔锋下，一个个现出了原形，被解剖、揭露得体无完肤，可谓见血见肉，入骨三分，如法官贪赃，酒店老板用水兑酒，律师受贿，药店充当医生的“武器库”，糕点师以人肉为制作糕点的原料，等等。作者恰如其分地把星卜师描绘成疯子，炼丹术士是傻子，商人是犹太，贪官污吏是盗贼，权杖是撬锁器，这些生动的比喻深刻地揭露了上面那些人的行为实质。

克维多是当时西班牙文坛警句主义派的代表作家。在文字风格方面，利用一词多义、双词谐音和多词拼装，以求增强作品的风趣性和轰动效应。这类情况几乎在《梦》中的每一页文字中都能找到，比如“信誉板凳”和“信贷银行”，“缝制衣服”和“说三道四”，“打枪放炮”和“干尽坏事”等一对对词语。这种文字风格使作品读起来生动、形象，语言精练、确切。从这个意义上讲，克维多不仅是个大文学家，更是位语言大师。

《梦》这部作品成书在三四百年前，又由于作者迫于教会“检查”，多次修改增删，手迹不清，各种版本以讹传讹现象甚多；同时，存在着标点不一、段落移动、勾划涂抹一类情况，且不少见。更为甚之，作者仇敌故意篡改、鱼目混珠之处也时有之。译者翻译这部作品时，主要依据 1627 年在巴塞罗那印行、保存在马德里国家图书馆的权威版本。不过，这个版本依

然存在着不少字词拼写不准、人称搭配混乱、句子残缺、作者笔误、段落遗漏等谬误。如此种种，再加上作者用词古奥，时代和社会背景陌生，习俗与现在大相径庭，以及一词多义、双词谐音、多词拼装形成的双关语和文字游戏，都给翻译增加了许多困难。译者多次请教在华工作的西班牙语国家的专家，如哥伦比亚的法比奥先生、秘鲁的卡洛斯先生，得到了他们的慷慨帮助，从而解决了不少难点和疑点。在此，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不过，译文中还会有词不达意和其它不当之处，敬请译界同仁和读者指正。

李德明

1995 年春于北京

◎ 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珍藏本) ◎

①	侯爵府内外	埃·帕·巴桑	著	李德明	译	定价:18.00元
②	三角帽	佩·安·德·阿拉尔孔	著	尹承东	译	定价:13.50元
③	橙园春梦	维·布·伊巴涅斯	著	申宝楼	译	定价:18.00元
④	海鸥	菲·卡瓦耶罗	著	李德明	译	定价:19.00元
⑤	雾	米·德·乌纳穆诺	著	朱景冬	译	定价:16.00元
⑥	甜蜜女郎	哈·奥·皮孔	著	李德明	译	定价:19.50元
⑦	图拉姨妈	米·德·乌纳穆诺	著	朱景冬	译	定价:15.00元
⑧	高山情	何·马·德·佩雷达	著	李德明	译	定价:19.90元
⑨	阿尔玛	贝·佩·加尔多斯	著	王银福	译	定价:18.00元
⑩	塞维利亚的石貂女	卡·索洛沙诺	著	李德明	译	定价:15.50元
⑪	抒情诗与传说	古·阿·贝克尔	著	尹承东	译	定价:17.00元
⑫	佩菲塔夫人	贝·佩·加尔多斯	著	李德明	译	定价:16.50元
⑬	民族纪事	佩·安·德·阿拉尔孔	著	朱景冬	译	定价:16.00元
⑭	歌妓与舞女	拉·佩·德·阿亚拉	著	李德明	译	定价:19.60元
⑮	卢卡诺伯爵	堂胡安·曼努埃尔	著	申宝楼	译	定价:15.00元
⑯	梦	佛·德·克维多	著	李德明	译	定价:14.00元
⑰	瘸腿魔鬼	路·贝·德·格瓦拉	著	尹承东	译	定价:12.50元
⑱	堂娜贝尔塔和其它故事	克拉林	著	朱景冬	译	定价:15.00元

[上列图书均办理邮购业务,欢迎来函选购。汇款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发行部 邮编:150008 联系电话:(0451)2308067]

◎西班牙文学名著·卡塔卢尼亚系列◎

- | | | | | | |
|--------|--------|---|-----|---|-----------|
| ① 茶花大街 | 梅·罗多雷达 | 著 | 李德明 | 译 | 定价:13.50元 |
| ② 樱桃时节 | 蒙·洛依克 | 著 | 李德明 | 译 | 定价:15.50元 |

[上列图书均办理邮购业务,欢迎来函选购。汇款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发行部 邮编:150008 联系电话:(0451)2308067]

目 录

最后审判之梦.....	(1)
魔鬼法警	(17)
地狱之梦	(32)
从内部看人间	(87)
死亡之梦.....	(108)

最后审判^①之梦

致莱莫斯伯爵^②

这些材料是百分之百真实的，没有半点虚假。我把它们呈递给陛下，并不是希望您将其隐匿起来，而是希望找到知音。我们这个时候来，觉得时机十分适宜，便贸然地提出这个请求。恳请陛下把这些材料保存在安全可靠的地方。陛下健康长寿，是我们时代的幸福。

堂佛朗西斯科·克维多·维列加斯

荷马称，梦来自朱庇特^③，梦是他派遣来的。许多人都这样认为，在涉及重大的宗教事件或国王、要人梦见这类事件时，情况更是如此。这不禁使人想到知识广博、受人敬佩的普罗佩西奥^④的诗句：

① 即世界末日的审判。

② 这里指佩得罗·费尔南德斯·德·卡斯特罗·安特拉德一波图加尔。他于1603年起任西印度议会议长。

③ 主神，即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④ 普罗佩西奥(公元前47—公元前15)，拉丁诗人。

当梦扣击你的眼帘
请你不要视而不见
昔日的梦
充满怜悯。

顺便提一下，这几天夜晚，我每每用圣神依波利托^①关于世界末日和基督再现的著作蒙住眼睛，便做起梦来；我觉得那梦从天而降，这也许是梦见最后审判的缘故吧。在一位诗人家里，很难相信有最后审判一说——尽管是在梦境中看到的——，然而，此事恰恰发生在了我的身上，其原因正像格拉乌迪亚诺^②在《痴迷》第二章的前言中说的。他宣称，夜里，所有动物都要做梦，恰如那是白天的影子一样。佩得罗尼奥·阿维特罗^③说：

睡梦中
猎狗向野兔吠叫。

谈到法官时，他又说：

怯生生地发现

① 依波利托(170—235)，生前为主教，后殉教。
② 格拉乌迪亚诺(370—404)，拉丁诗人。
③ 佩得罗尼奥·阿维特罗，拉丁诗人。生卒年月不详。


法官威严地端坐着。

我觉得看见一个小伙子在天空游荡；他使劲地吹奏小号，英俊的面孔都变得有些丑陋了。大理石送来回音，亡灵告之听到了号角；大地顿时摇曳起来，尸骨跳动，互相寻找着。过了一段时间——尽管很短——，我看见昔日的士兵和将领从墓穴中钻出来，满面怒容，好像在奔赴战场。吝啬鬼们慌慌张张，急忙把偷来的东西隐藏起来。爱慕虚荣和嘴馋贪吃的人，听到号声那样刺耳，还以为在举行狂欢节或者有大队人马奔赴猎场。我是从每个人的面容上猜测到这一切的，不过没有听见号声传到我的耳边，告之我那是在审判。之后，我发现有的幽灵露出令人作呕的表情，有的恐惧地从原来躯体里逃出来。这个缺只胳膊，那个少只眼睛。各种各样的形体，应有尽有，实在令人哭笑不得。老天真是无所不能，好多人肢体张冠李戴，灵肉互换；而如果是本人的话，无论怎样无知也不会把别人的大腿安在自己身上，或者把自己的胳膊移到别人身上。仅是在一座公墓里，我就看见不少人的脑袋换了主人，有个书记员“灵不附体”，他说那灵魂不是他的，还是“物归原主”吧。

后来，大家得知最后审判的日子到了；于是，一幕幕场景出现了：淫荡的男女千方百计地避免被他们自己的眼睛发现，从而证人不会出庭作证；搬弄是非的人不再摇唇鼓舌；盗贼和凶犯不惜磨破双脚，力图从自己的手掌中逃脱出来。

我向一边转过身去，看见一个吝啬鬼在问一个人（此人的尸体已经做过防腐处理，他的内脏存放在较远的地方，还没有

复原,因而不能讲话),那天是否所有死人都复活,他的器官是否恢复功能。如果不是看到别的情景,我一定会笑得死去活来。原来,有一大帮书记员从自己耳朵里逃离了出来,那是不想带着耳朵听到任何声音。不过,只有那些犯过盗窃罪而失去耳朵的人才能无耳逃离,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如愿以偿。这时,我看到两三个商人的尸体,几乎吓破了胆,他们把灵魂倒着附在躯体上,五官长在右手的指甲上。

我站在高坡上,目睹这一切,脚下不时传来喊声,我都想躲到别处去了。我还没有抬起脚,就有好几个容貌俊美的女人探出头来;她们骂我无礼、粗野,因为我一向对夫人们不很尊重(即使在地狱里,这些女人仍然那么疯癫)。她们高高兴兴地钻出来,表情潇洒,全身裸露,好像越被注视越兴奋似的。后来,她们得知那天是复仇的日子,并且知道自己的美丽姿色正是被人控诉的罪证。尽管如此,她们还是迈着欢快脚步向谷地走去。一个结过七次婚的女人,一边走一边向她的几个丈夫请求原谅。另外一个曾经当过妓女的女人,由于没有赶到谷地,嘴里总是念叨着忘记带上牙齿和眼眉,她一步一驻足,一步一回首;她最后在众目睽睽之下来到那里,好多人都是被她引入歧途的。他们指着她的鼻子,破口大骂,她都想钻进一堆小官吏中间藏起来;她觉得,即使那一天,这些小官吏也不能拿她怎么样。

这时,传来一阵嘈杂声,原来是一大群人跟在一位医生(后来,我得知了审判的结果)后面,沿着河岸向这边走来。他们无缘无故地提前被处理,就是说被判了刑。那些人强迫医生

站出来，并把他拉到御座前面。

左侧又传来呼叫声，是一个人一边在河水中游动一边不停地洗手。他生前是法官。我走过去问他，为什么反反复复地洗手。他说，他活着时，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吃了贿赂；他想在走进众人之家以前把手洗得干净些。

还有一个小伙子拿着鞭子、棍子和其它刑具，将一群酒店老板、裁缝、书商、鞋匠带到法庭上来。这些人吓得耳朵都变聋了。他们尽管已经复活，但谁也不愿意离开墓穴。好多人在路上行走着，一位律师听到动静探出头来，问他们去什么地方，回答说去接受上帝的公正审判，今天已经到了审判日子。听到这话，律师一下子缩回去，说：

“把我打到十八层地狱，还是不去的好。”

一个酒店老板心情是那样不安，一边行走一边汗珠滚落下来；他疲倦得每走一步都要跌倒一次。我好像听见小鬼对他说：

“你这不是在出汗，而是在出水；不过，可别当酒卖给我们呀！”

一个裁缝身材瘦小，圆脸蛋，胡子乱糟糟的，生前做尽了坏事。他嘴里总是念叨着：

“我一直饿得死去活来，能偷什么呀？”

别的人看见他否认当过盗贼，便对他说，应该承认自己是干什么的。这时，他们迎面看到一大群公开拦路打劫的土匪；这些人立刻四处逃窜。最后，小鬼们把他们围起来，声称土匪也完全可以充充数，因为在他们看来，土匪和山猫都是野性十

足的裁缝。开始时，曾经发生过争吵，原因是裁缝觉得和土匪在一起走感到脸上无光。不过，最后还是一同到达了谷地。在他们之后，又有一大群人围拢来，他们是诗人、音乐家、情侣和勇士，一句话，是些和那一天的审判毫无关系的人。他们站在行刑手、犹太人和哲学家那一边，看见教皇坐在太师椅上，异口同声地说：

“教皇和我们的鼻子不一样；鼻子如果有十几巴掌长，我们都看不见自己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啦！”

有两三个管家一边走一边数着自己有多少张面孔，他们惊愕地发现，由于生前作恶多端，从而面具多得无法计数。

最后，所有人都平静了下来。

御座是至高无上的象征。上帝仍然穿着那身衣服，他在圣神眼里英俊无比，而在腐败堕落之辈看来怒容满面。上帝的嘴巴上挂着太阳和星斗；风停无声，水止岸边，大地不动，被它的儿女吓住了。有几个人威胁那个以反面榜样教授他们恶习的家伙。所有人都在思索着：正派人考虑如何感谢上帝，如何为自己向他祈祷；恋人考虑着如何向上帝求饶。

守护神奔东跑西地忙碌着，他们要汇报自己扈从的情况；小鬼们检查着各种盾牌和卷宗。最后，所有辩护神和原告神都已到齐。十戒神^①守护在一道那样窄小的门前，就连饿了几天肚子的瘦小的人进去时，都要将身上的东西扔下一些。

① 这里指基督教的十戒，即：崇拜唯一上帝，不可制造和崇拜偶像，不可妄称上帝名字，须守安息日为圣日，须孝敬父母，不杀，不淫，不盗，不作假证，不贪恋他人之妻和财物。

灾难、瘟疫和痛苦集中在一侧，对医生吼叫着。瘟疫说它伤了不少人，但都被医生治愈了；痛苦则说，虽然没有医生的帮助，但一个人也没有死去；灾难说，送葬的人已经从两侧走掉。由此，医生必须留下来，汇报死人情况。几个无知的人说，他们已经死了好几次了；这时，医生拿着纸、墨水和帐单站在高处，呼喊人的名字。过了一会儿，有个医生走出来，大声说：

“这个月都过去那么多天啦！”

审判先从亚当开始；为了说明审判十分严厉，连偷苹果^①的那件事都不放过。我听见犹大^②说：

“让我来吧，我都把小羊卖给原来的主人啦！”

几位教皇走了过去，“新约全书”走了过来，大家都坐在上帝身边的椅子上，那儿还坐着耶稣的十二个使徒。过了一会儿，走来一个小鬼，说：

“这个家伙曾经用手指指出谁是耶稣，就像圣约翰用手指指出耶稣一样。”

就是说，他打了基督的耳光；他审讯了自己的案子；人们发现他在阴阳交界处。

此刻，令人注目的是有几个表情可怜的人夹杂在十几位

① 上帝耶和华用泥土造了第一个男人亚当，并用他的肋骨造出亚当的妻子夏娃；之后，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告诉他们园中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唯有知善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因为人吃了那棵树的果子，“眼睛就明亮”，能和神一样“知道善恶”。二人受蛇的引诱违背神命，偷吃了禁果。耶和华见他们已知善恶，怕他们再摘吃生命树的果子，于是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二人后来生子该隐、亚伯和塞特等。

② 据《圣经·新约》称，犹大是加略人，耶稣的十二个使徒之一。他用 30 枚银币的价格出卖了耶稣，并率众前来，以与耶稣接吻为暗号把耶稣捉走。

参

国王——地上，许多王冠缠绊着他们的脚步——中间走了进来。牧师也急急忙忙走进屋里。希律^①和彼拉多^②探出头来，看到荣耀盖身的法官满面怒容。彼拉多说：

“这就是想当犹太总督的人的下场。”

希律说：

“我是去不了天堂啦。去净界^③吧，未受洗礼的孩子听到我处治了那么多人的消息，很可能不再信任我。看来得去地狱了，那个地方很有点名气。”

这时，有几个人疯疯癫癫地跑过来，皱着眉头，伸出手来说：

“这是在考取合格证。”

大家一下子都惊呆了；门房问他是谁，他大声回答说：

“击剑师，都考试过了，世界最佳教练之一。”

他又掏出一些证件来，说那是他战绩的证明材料。他不小心，那些材料纷纷掉在地上，两个小鬼和一个法警跑过去，想拣起来，但是他抢先一步。一个天使赶来，一把抓住他；他被带走时还举着胳膊，一边跳着一边说：

“打了我一拳，可怎么补救呀。你们如果想考核一下的话，我一定好好表演表演。”

① 希律，犹太王。耶稣在犹太的伯利恒出生以后，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他们说那里出生了一个将来做犹太王的人，因为他们在东方看到了他的星，特前来拜访他。希律听了，心中不安。他派人去寻找那婴儿，没有找到，便把伯利恒城里和四境所有两岁以内的男孩都杀了。

② 彼拉多是罗马帝国驻犹太的总督。耶稣就是由他判决并被钉在十字架上的。

③ 即地狱和天堂之间的境界；圣人和未受洗礼的不懂事的幼儿的住所。

大家都笑了，一位黑发官员问他的灵魂怎么样；我不知道到底让他讲哪方面的事，只听见他这样回答说，对付灵魂仇敌的计策，他一窍不通。大家命令他走直线去地狱。对此，他反驳说，你们可能把我当成对数学课本倒背如流的人了，可我连什么是直线都不懂得。在场的人告诉他什么是直线，并且又命令说：“下一个。”那个人被打发到地狱去了。

几个仓库保管员进来受审，他们都戴着念珠，但是并不念诵祷文。还没等这几个人的脚步声消失，一位使臣说：

“是仓库保管员。”

有人说：

“不是。”

又有人说：

“当然是。”

“当然是”这几个字使他们感到那样痛苦，甚至都有些茫然了。但是，他们还是要求为自己找个律师。一个小鬼说：

“被唾弃的使徒犹大在那儿。”

他们一听这话，立刻朝另一个小鬼——他手上拿着纸牌——转过身去，说：

“好了，我们认输了，在炼狱里受上几百年苦吧。”

那个小鬼很会做文字游戏，说：

“你们是想东山再起吧？可你们手上没有好牌。”

他开始亮出牌来。仓库保管员看到这种情景，便心甘情愿地认输了。

但是，先前好像从一个不幸的糕点店老板——他把好几

个人大解八块过——身后发出的声音再也听不见了。那是被害的人的声音，他们逼迫他供出把他们的肉扔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说，扔到糕点里去了。他们立刻命令他把肉一块块找出来，不管被谁吃到了胃里。小鬼们问他是否愿意接受审判，他回答说愿意，任凭上帝处治。他的第一条罪状是以假充真，什么羊呀、马呀、狗呀的骨和肉都用过。当他看到在自己的糕点里发现的动物比挪亚方舟^①里还多——因为方舟里没有老鼠和苍蝇，而糕点里却有——时，背过身去，哑口无言。

接着，对哲学家进行了审判。哲学家们处心积虑地宣传三段论，而这一点对他们解救自己的灵魂是不利的。诗人们呢，他们简直像疯子一样，千方百计地使上帝相信他本人就是朱庇特，他们的诗文全是为他而作的。维吉利奥^②手上拿着一本诗歌，说那上面预言基督将降生。可是，一个小鬼跳出来，不知说了梅塞纳斯^③和奥克达维娅^④的一大堆什么话，并称他们对他们的一些饰物十分喜爱，今天是大庆日子，他带了来。最后来的是俄耳甫斯^⑤，他的资格最老，为所有人讲话说情。小鬼们让他们再试验一次，先下到地狱，然后再出来，并且叫其他人陪同前往，这样可以认识一下路。

① 太古时候，上帝降洪水以除灭世界上的一切生灵。义人挪亚奉神谕，造了一条大船。因船呈长方形，故称方舟。洪水泛滥时，挪亚带全家人和用来留种的各类动物躲进方舟，才得以幸免灭顶之灾。

② 维吉利奥(公元前70—公元前19)，拉丁诗人，著有《牧歌》。

③ 梅塞纳斯(公元前60—公元前8)，罗马帝国的绅士。

④ 奥克达维娅(公元前70—公元前11)，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妹妹。

⑤ 俄耳甫斯系色雷斯的诗人和歌手，善弹竖琴。他的琴声可使猛兽俯首，顽石点头。他曾随伊阿宋航海去觅取金羊毛，一路上借助音乐战胜了不少困难。妻子死后，他追到阴间，冥后珀耳塞福涅被他的琴声感动，答应他把妻子带回人间，条件是他在路上不能回顾。当他将走到地面时，想回过头去看看妻子是否跟在身后，结果他的妻子又回到了阴间。俄耳甫斯后来被宙斯用雷击死。

在他们之后，一个吝啬鬼走到门口，小鬼问他有什么事，并且告诉他十诫在把守着那道大门，那是因为他没有遵守十诫。吝啬鬼说，既然有十诫把守着，那儿就不可能有人犯下罪恶。他先读了第一诫：“热爱上帝胜过任何东西”，又说他一直把上帝摆在所有东西之上，真诚地爱着他。“不要妄称上帝的名字”，对于这一诫他说，他可能对他发过假誓，不过那是为了获得巨大利益，因而不能说是妄称。对于“敬候各种节日”，他说所有圣日乃至劳动日，他都敬候，并且严格按照要求去做。在遵守“孝敬父母”这一诫上，他说他一向对二位老人彬彬有礼，毕恭毕敬。“不杀”，他为了做到这一点，常常不吃饭，吃饭只是为了充饥。“不淫”，对这类花钱的事，他早就说过了。还有一诫，就是“不作假证”。

“这可是关键的一诫，吝啬鬼，”小鬼补充说。“你如果供认作过假证，非被判下地狱不可；而如果不供认，那就是在法官面前为自己作假证。”

吝啬鬼大怒，说：

“别浪费时间了，反正我不进去。”

也是的，他对时间也是那么吝啬。

他用过去的表现证明自己是清白的，于是被带到了应该被带到的地方。

这当口儿，又进来好些盗贼，除了几个得救外，其余的全部处以绞刑。

书记员们站在穆罕默德^①、马丁·路德^②和犹太人的身边，

① 穆罕默德(570—632)，伊斯兰教创始人。

② 马丁·路德(1483—1546)，德国人，宗教改革领袖。

看到进来受审的盗贼有的得了救，心中有些兴奋。小鬼们看到此情此景，大笑起来。

保护神开始行动起来，把做律师的福音书作者^①叫了来。小鬼们列举了书记员的罪状，他们对这些人的过错不是按照程序提出指控，而是强调其以前审判过其他人。小鬼们说：

“这些人呀，最大的过错是当过书记员。”

书记员们想掩盖罪过，大声回答说他们只不过是秘书而已。保护神一律师开始进行辩护。一个人说：

“这位做过洗礼，拥护、支持教会。”

好几个保护神一律师没有什么可说的。最后，有两三个书记员得了救，小鬼们对其他人说：

“你们懂了吧。”

小鬼们使眼色说，他们必须留在那里，因为审判别人时可能用得上他们。书记员看到当基督徒倒比异教徒更受煎熬，便辩护说，他们成了基督徒，并不是他们的过错，是小时候受的洗礼，所以应该是教父的过错。

说句老实话，那时我看见犹太蠢蠢欲动，想参与进来。穆罕默德和路德看到有个书记员得了救，顿时振作起来。不过，我担心他们不会真的那样做。但是，我说过的那个医生打断了他们。看守把医生同一个药店老板和理发师一起推了进来。一个小鬼拿着材料说：

“这个医生在药店老板和理发师的帮助下，让许多人死了

① 指圣马可、圣路加和圣约翰。

好几次。应该说，今天的最后审判是专门为他们举行的。一个保护神——律师为药店老板辩护，说他为穷人免费提供药品。但是，一个小鬼说，他曾经发现该老板的店铺有两包药造成了那么大伤亡，比战争中成千上万只长矛造成的伤亡还大，因为他卖的全是假药，再加上鼠疫蔓延；结果是，有两个地方人烟绝迹。医生把责任推到他身上。最后，药店老板被判了刑。医生和理发师呢，由于圣科斯梅和圣达米安^①的介入，得了救。

一个律师也被判了刑，因为他滥用职权。这时，小鬼们发现这个律师后面有个人趴着，那是怕人看见。有人问他是什么人，他回答说滑稽演员。但是，一个小鬼气鼓鼓地说：

“笑剧演员！既然知道今天的事，本来可以不来的嘛。”

那人答应立刻走开。

这时，又来了好些酒店老板，被指控把白水当做好酒出售，许多人上当受骗。但他们认为应该得到宽恕，原因是曾经为一家医院赠送过纯正的弥撒用酒。不过，他们的话一无所获，正如裁缝说给圣婴做过衣服而毫无用处一样。这样，正如预料的那样，所有人都被处治了。

又来了三四个热那亚大富翁，要求给他们让出几个位子来。一个小鬼说：

“你们还想把持位子赚大钱呀，不要命了！你们这次辜负了众人的信任，没有位子啦。你们的信誉板凳^②坏了。”

① 这两个人被称为外科大夫的保护神。

② 在西班牙文中，“板凳”和“银行”是同一个词；“信誉”和“信贷”也是一个词。因而，“信誉板凳”应理解为“信贷银行”。

◆

另一个小鬼转过身去，对上帝说：

“主哟，其他人都供出了自己的事，而这些人只说别人。”

对他们宣布判决时，我没有听清楚，只发现他们失去了踪影。

又来了位绅士，他昂首挺胸，那架势好像对审判毫无所惧。他向所有在场的人鞠了躬，手放在胸前，那样子像从水坑舀水喝。他的脖子又粗又长，几乎辨认不出他是否长着脑袋。门房以上帝的名义问他是不是人，他彬彬有礼地回答说是，并且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的姓氏，是个名副其实的绅士。一个小鬼笑起来，说：

“干脆打到地狱去。”

问他有什么要求，他回答说：

“请求宽恕。”

他被送去受刑，脖子保不住了。

在他之后，一个人大喊着走进来，说：

“我虽然可以供认，但决不会打输官司。天上有那么多圣神，我都给他们清除过灰尘。”

说到清除灰尘这事，谁都想见到迪奥克利斯亚诺^① 或内隆^②。原来，他是一个打扫祭坛的教堂执事。小鬼如果不插话的话，他就不会被判刑了；然而，小鬼们说他偷喝油灯里的油；但是，他说那是猫头鹰干的，正因为这事猫头鹰声誉扫地地“死去”了。他还说，他常常拿祭坛的饰物穿在自己身上；生前

① 迪奥克利斯亚诺(245—313)，罗马帝国皇帝。

② 内隆(37—68)，罗马帝国皇帝。

养成了在做弥撒之前饮用圣酒的习惯，各种仪式都做得十分简单。我不知道他还说了些什么，只看见小鬼们指给他走左侧的那条路^①。

几个女人看见小鬼一个个青面獠牙，都不敢大声出气。一个天使对圣母说，那几个女人都是她的虔诚信徒，请高抬贵手。一个小鬼驳斥说，她们同时又是圣洁之敌。

“对，是这样，”一个对丈夫不忠的女人说。

那个小鬼指控她除了丈夫之外，还和另外七个男人勾勾搭搭，一人之妻，百人情妇。她请求下地狱，一边走一边说：

“早就知道下地狱，何必天天去听弥撒！”

此刻，一切都结束了。犹大、穆罕默德和路德出现了。一位牧师问他们三个谁是犹大；路德和穆罕默德都说“他是”。犹大急促地大声说道：

“先生，我是犹大。你们知道得很清楚，我要比他们两个人好得多，虽说我出卖了你们，但是我拯救了世界；而这两个人既出卖了自己，也出卖了你们，一切都毁在了他们的手里。”

他们被押了下去。一个天使拿着材料，发现还没有审判法警和狱吏。这两种人被叫了来，看得出，他们一个个表情凄怆。他们说：

“审判结束了，没有什么事可做了。”

他们刚说完，一个占星师拿着星盘和气球走了进来，喊着说，你们大错特错了，那天不该是审判的日子，因为土星还没

① 意为“不是美好的康庄之路”。

◆

有转完，天宇本身还在颤动。一个小鬼转过身来，看见他拿着木板和纸，便说：

“你们是送烧柴的吧！你们管理那么多星体，如果缺了一个，非被判犯罪下地狱不可。”

“我可不下地狱，”他说。

“押下去。”

审判结束了。黑影退到了它的原来驻留处，空气变得清新了。大地布满鲜花，天空露出笑脸。基督仍然带着忧伤心情去休息。我留在谷地里，向下走去，不时听到大地传来声响和抱怨。我往前跑去，想看看出了什么事，结果发现一个山洞——地狱的咽喉——里有很多人在忍受着各种折磨。一个学者模样的人把法律大典当做菜汤那样搅动着；一个书记员把生前不想读到的文字全部吃到肚子里。在地狱里，判刑人员的全部家具、衣服和日常用品，不是用钉子和饰钉而是用法警固定在墙上。一个吝啬鬼像数钱一样数着自己忍受的折磨。一个医生倒在便壶里呻吟。一个药店老板被关在药柜里面。看到这些情景，我不禁笑起来，随即被笑声惊醒。这虽然是一场梦，但留给我的与其说是恐惧，毋宁说是欢乐。

梦就是这样的。陛下睡觉时做梦，一定会看到——如果想看到我看到的那些东西——您希望看到的我讲述的那些东西。

魔鬼法警



致莱莫斯伯爵

我知道，在陛下的眼里，作者本人要比作者写的书更为讨厌。如果他发表的议论也是这样的话，我还是奉献出了人们希望从我那少得可怜的作品中得到的东西。这些文字东西像它们的主人一样，在陛下的精心保护下是无所恐惧的。现在，我把《魔鬼法警》这篇作品献给您——当然罗，送给地狱的小鬼们更好，更合适些——，请陛下给以厚爱，收下它，这将使我终生受惠。但愿能看到这篇作品在陛下宅第里完好地保存下去；只是贵族之家德高望重的人能做到这一点。

请陛下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巫师巫婆讲的六类魔鬼和六类凶恶法警是一样的。第一类是“莱留利奥”，意思是“火鬼”。第二类是飞鬼。第三类是地鬼。第四类是水鬼。第五类是地下鬼。第六类是畏光鬼，时时躲避光线。火鬼十分凶恶，惨无人道地迫害人类。飞鬼其实是风鬼。水鬼专门看管水流，注意水是否溢出，但并不告诉你何时突然“泛滥”；当然，水鬼又几乎都是酒鬼。地鬼大肆破坏土地，以此赚占钱财。畏光鬼夜间

行动，害怕亮光；其实，亮光应该躲避它们。地下鬼躲在地下，窥视人们的行为，检查人们的举止，常常作出假证，从地下找到控告材料，把死人挖掘出来，将活人埋在地下。

致虔诚的读者

假如你凶而不善，就请原谅我。我认为，你的这个头衔和禽鸟^①有很大关系，是从埃涅阿斯^②那儿继承下来的。我没有彬彬有礼地把你称为仁慈读者，由此，你应该注意到世界上有三种人。第一种人由于无知，不可能写出东西来，他们默不作声是可以原谅的；他们有自知之明，又应该得到赞扬。第二种人不将自己知道的东西说出来，应该怜悯他们的处境，仰慕他们的智慧。应该请求上帝原谅他们过去的闪失，补救将来的过错。最后一种人由于害怕别人议论而不写东西，他们应该受到斥责，因为学者拿到某某的作品，是决不会说任何人坏话的。如果是愚昧无知之辈拿到作品，哪能说一个不字呢，既然知道说别人坏话就等于说他们自己；而说好话，也没有人听他们的，因为谁都知道他们一无所知。正是这个道理鼓励我创作了《最后审判之梦》，并且大胆地公开这篇东西；你如果愿意阅读，那就读读吧；如果不愿意，干脆扔掉它，不读也无所失。如果开始读起来就感到怒不可遏，那就在使你生气的地方中止

① 在西班牙文中，“虔诚”这个形容词和禽鸟的“啾啾”声是同一个词，故称二者有很大关系。

② 埃涅阿斯是特洛伊英雄。特洛伊失落时，他身背父亲冒着大火逃出来。

阅读好了。我在这一页文字里提醒你，那是对一些不称职的司法官员的斥责，同时表达了对众多优秀而高尚、值得称颂的官员的敬意。我把一切和盘托出，供罗马宗教和杰出使臣评说。

我走进圣彼得教堂去找卡拉布里亚硕士。他是位神职人员，头上的三角帽足有半个塞雷敏^①那样大，腰间系着布带但不是很紧。他衣服袖口是科林托式的，从领口可以看到里面穿的衬衣；手上拿着念珠，教鞭别在腰间，鞋子大而粗笨；耳聋，讲话时半似忏悔半似遵纪守法的良民；脖子搭在肩上，犹如神枪手在瞄准射击一样；眼睛低垂，总是盯着地面，恰似贪财之徒寻找金币。他的思想尖锐，肤色灰暗；做弥撒时迟到，在餐桌上节食少饮。他是一个与魔鬼打交道的能手，完全是幽灵支撑着自己的身体。人们都认为他用巫术治病，祝福时画的十字要比夫妻关系不正的男人背上背的十字大得多。他的斗篷补丁摞补丁，视邋遢为神圣不可更改。他在讲述神的启示时，如果有谁不相信，他便显灵惩罚。

“太累了吧？先生，这是基督称做的美丽圣墓，从外部看，白洁而规整；从内部看，尸骨腐烂，蛆虫蠕动。这个人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而骨子里堕落到了极点，灵魂肮脏不堪。一句话，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十足的骗子，口蜜腹剑。”

在圣器室里，我只看见他一个人守着另外一个人，此人双手被捆绑着，长衫已经破烂，一边发疯似地挣扎着一边喊着。

“怎么回事？”我惊讶地问。

^① 容量单位，1塞雷敏相当4625升。

他回答说：

“这个人变成魔鬼了。”

这时，那个人的幽灵战胜了上帝，从而这样答道：

“不是人，而是法警。你们看看，你们是在怎样讲话呀！从你的问话和他的答话中，可以看出你们知之甚少。应该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这些魔鬼留在法警身上，都是不得已呀。所以，你们如果想掌握正确称谓的话，就应该把我称做法警魔鬼，而把这个人称做魔鬼法警。你们人类和我们之间的关系要比你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和睦得多；你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要多坏有多坏，因为我们把十字架当做敌人，而他们却把十字架当做工具，干尽了罪恶勾当。我们魔鬼和法警的职业是相同的，谁能否认这一点呢？只要你仔细看一看，就会发现，我们是想尽一切办法多判人，法警也是一样。我们希望世界上存在恶习和罪恶，法警不但希望这样，而且更甚于我们，因为他们需要恶习和罪恶是为了生计，而我们只是为了得到伴侣。决不该把这个职业的一切过错都推到我们身上，而应该推到法警身上，因为他们伤害和他们一样的人，伤害所有人，而我们则不这样。我们是天使，尽管是不受欢迎的天使。除此之外，我们魔鬼曾经想比上帝更万能，而法警只是法警而已，因为他们想成为比所有人都渺小的人。神父，你太劳累了，一直往这个人身上压圣物。如果把圣物都压在他身上，圣神就没有圣物了。你应该相信，法警和我们魔鬼都是同类，只不过法警是穿着鞋子的魔鬼，而我们只是隐蔽的法警，在地狱里过着艰辛的生活。”

这个小鬼真是妙语连珠，令我惊叹不已。而卡拉布里亚硕

士却勃然大怒，念起符咒来。他是想让小鬼变成哑巴。他往小鬼身上喷洒圣水时，后者立刻逃掉，边跑边喊：

“神父，法警并不是因为那是圣水，而只因为是水才如此恐惧的。没有比这更令人厌恶的了。之所以把他们叫做法警，是因为法警这个字多了个！^①字母。为了使你们最终认识到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其基督徒的品格低劣到什么程度，我要提醒你们一句，摩尔人时代在西班牙留下的屈指可数的名字中，他们本来叫做‘梅里诺’^②，而现在则把‘梅里诺’改称为‘阿尔瓜希尔’^③。这就是说，阿尔瓜希尔是摩尔人使用的名字。这样也好，名字与生活相符，生活与事实相符。”

“听你讲出这种话来，好像被打了一记耳光，”我的那位硕士气鼓鼓地说。“我们再对这个搬弄是非的家伙让步，不知他会去司法机关讲出多少脏话、坏话来，因为司法机关用恐怖手段和办法从他手中将其控制的灵魂夺过去。”

“我并不是因为那一点才这样做的，”小鬼反驳说，“而是因为那个家伙是你的敌人，是你职业的敌人。你可怜可怜我，把我从这个法警身上解脱出来吧。我是一个高尚、具有美德的魔鬼，到地狱以后，我会因为和坏人在一起而失去很多东西的。”

“我今天不能把你放出去，”卡拉布里亚硕士说，“我是可怜被你拷打、虐待的那个人呀。你作恶多端，不配得到怜悯。你

① 在西班牙文中，把“法警”这个词中的字母l去掉，意为“水”。

② 意为“法官”。

③ 意为“法警”。

怎么说,都得不到宽恕。”

“你如果把我解脱出来,”魔鬼说,“我将给你一大笔赏钱。你应该知道,我之所以打他,拷打他,是因为我和他的灵魂在争斗,决定谁应该占有舒适的位置。说老实话,他比我这个魔鬼还魔鬼。”

他说着大笑起来。我的那位善良的恳求者涨红了脸,他想让那个人沉默下来。我对魔鬼的那些话已经产生了兴趣。那儿只有我们两个人,他作为我的忏悔牧师,知道我的秘密。我作为朋友,也知道他的秘密,便请求他让魔鬼讲下去,只要他不对法警的肉体动刑。结果按照我的意愿办了,他立刻说:

“只要有诗人在,就等于我们魔鬼在法庭上有了靠山。我们让你们在地狱里受了苦,就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好了。你们诗人都是互相诋毁,把整个地狱都压在身上。地狱在不断地扩大。有那么多诗人和书记员在竞争选票呀。没有比诗人第一年起步更受煎熬、更有趣的事了,因为他们当中有人从这里拿上措词不当的推荐信去见使臣,去见拉达曼堤斯^①;但是必须经过刻耳柏洛斯^② 和阿刻戎^③ 那里,可是他们避而不见。”

“你们对诗人施用什么刑呀?”我问。

“多了,都是适合他们罪行的,”他说。“让一些诗人听夸耀别人的作品,使他们心中痛苦万分。对大多数诗人施用的酷刑,就是铲除他们。有的诗人在地狱里度过了上千年,但仍然

① 据希腊神话称,拉达曼堤斯是地狱的三大判官之一。

② 据希腊神话称,刻耳柏洛斯是看守地狱大门的恶狗。

③ 据希腊神话称,阿刻戎是在地狱的冥河里摆渡亡灵的船夫。

没有唱完嫉妒的哀歌。在别的地方,你也会看到他们互相厮打,挥棒舞剑,以一决雌雄。为了找到知音,地狱里什么地方没有去过呀!不过,最受煎熬、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应该是创作喜剧的诗人们了,他们戏弄了那么多的王后,玷污了那么多布列塔尼公主,制造了那么多畸形婚姻,打击了那么多忠厚的男人,这一切只是为了增加喜剧效果。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喜剧诗人并不混杂在其他中间,而是被送到代诉人、代理人之中,因为他们干尽了搬弄是非、欺诌诈骗勾当,而代诉人、代理人正是处理这类事的。”

在地狱里,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住处。一天,有位炮手下到地狱来,想混在军人中间,但由于问他生前职业时他回答说是打枪放炮的,便被发配到书记员的大本营里,因为这些人活着时干尽了坏事^①。一个裁缝由于说给人做衣服,结果让他和背后说三道四的人^②住在一起。一个盲人想和诗人呆在一起,但是被带到了热恋中的情人中间,因为他们都是感情丰富的人。有个人说自己是埋死人的人,立刻被送到糕点师那里。从疯人那条路走过来的人,最后被赶到星卜家中间;而从傻子那条路走来的人,要同炼丹术士住在一起。一个人来找死神,却被赶到了医生堆里。商人们因为做买卖,被判刑以后同犹太在一起。贪官污吏因为巧取豪夺,要同盗贼住在同一间屋子里。呆子同刽子手关押在一起。一个自称卖凉水的人,同酒店老板

① 这是双关语。在西班牙文中,“打枪放炮”和“干坏事”使用的是同一个词组。

② 这是双关语。在西班牙文中,“做衣服”和“背后说三道四”使用的是同一个词组。

步

一起被带走了。过了三天，来了几个骗子，该是出卖假冒伪劣商品的，从而被判了刑；我们把他们同客栈主人放在了一起，因为这些人也是以骗人为生的。总之，地狱里划分成了几大部分，各处关押着不同的人群。

“我刚才听你说到热恋中的情人，此事和我关系甚大，所以我很想知道这种人多不多。”

“黑压压的一大片，”他回答说。“他们什么都拿，把东西占为己有。有的占有金钱，有的占有许诺，有的占有房舍，有的占有女人。这最后一种人，人间要比地狱少。女人都是那种人，卑鄙，凶狠，以德报怨，每天都使男人感到后悔。我说过，如果那里有热恋中的情人的话，也不会很多；他们是好人，还是有理智的。有的人热情，对未来充满希望，死时怀着热望疾步朝着地狱奔跑，但不知道怎样去，什么时候去。有的情人饰着男友赠送的彩带，有的情人饰着女友赠送的长发，像彗星一样。有的人拿着妻子的金钱，一心想给家里省出20年的木炭钱来，好像手上捧着钱就不冷了似的。修女的情人呢，张开嘴巴，伸出双手，看着她们的包头，望而不及，只能在栅栏的铁条中间伸进、抽出指头，不知道何日是婚期，到头来只能落得个基督仇敌之友的头衔，遭他人嘲弄。在这些人身边，是些追求少女的人，他们因接吻而被惩罚，像犹大那样，总想得到感官的满足而又不被他人发现。”

在这些人身后有座地牢，里面关着好多通奸犯，他们生活快乐，可日子过得并不踏实。别人养马，他们骑用。

“这种人呀，”我说，“有苦也有乐。”



下面有一片脏土，堆满了牲口的犄角。关在那里的人，在我们这儿称做有角的人^①。他们呆在地狱里，仍然那样逆来顺受，好像他们的耐心被不忠的妻子磨练得越来越大了，对什么都无所谓。

还有些人专门同老太婆勾勾搭搭，他们戴着脚镣和手铐。对于这些人，我们魔鬼一点儿放心不下。如果不把他们牢牢关在监狱里，巴拉巴^②还不能把他们的屁股保护起来呢；我们在他们看来，是白人，头发金黄。对这种人首先要做的，就是以淫乱罪判处终身监禁。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们感到非常遗憾，你们把我们弄得不成样子，用长爪——虽然不是老鹰——把我们画得凶相毕露。有的魔鬼长着尾巴；有的虽然没有结婚，但头上已经长了角；有的青面獠牙，尽管我们有些魔鬼完全可以成为修士和官员。请你们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吧，不久前赫罗希莫·博斯克^③去了那里，我们问他为什么在梦中把我们画成那种样子，他说：

“因为我以为从来没有真正的魔鬼。”

另外一点——也是最使我们感到遗憾的一点——，是你们常常这样说：“看那个鬼裁缝！”或者“那个小裁缝比魔鬼还坏！”就是说，把我们同裁缝相提并论！在地狱里，我们严刑拷

① 即妻子有外遇的人。这个词语和“牲口犄角”相对应。这里是双关语。

② 据《圣经·新约》称，巴拉巴因作乱而被判死刑。耶稣受审时，他正待处决。此时正值逾越节，总督彼拉多决定释放一名囚犯，众人要求释放他，而处决耶稣。

③ 赫罗希莫·博斯克(1450—1516)，荷兰画家、雕塑家。

打他们，用鄙夷的目光看待他们。如果不是付了 500 块钱的印花，我永远不理睬他们。那样也好，我们不会染上恶习，他们也别争夺财产。常言说得好：习惯是第一法律。他们偷抢庆典礼物，而我们不给他们洞开大门，就不断制造麻烦。

我们抱怨的另一件事是，你们把所有东西，包括最破最坏的东西，都给了魔鬼。你们稍一生气，就会说：“让魔鬼把你带走吧！”你们想想看，去那里的人要比我们带到这里的人多，我们并不是对什么都理会的。你们给魔鬼一点小钱，可是魔鬼不要，有的魔鬼就是不要小钱。你们给魔鬼送去个意大利人，可是魔鬼不收留，有的魔鬼很害怕意大利人。你们应该知道，大多数情况下，你们给魔鬼的东西他都有，我是说，我们都有。

“地狱里有国王吗？”我问他。

他这样回答说：

“整个地狱都有，而且很多，因为权力、自由和职位使一些人表现出高尚品德，而使另外一些人恶习登峰造极。国王备受臣属尊敬，他们是大人物，与圣神欲比高低，但力图掩饰着，给人以假象。他们有好多路下到地狱来，而且有许多人把他们引到那里。有的国王下地狱是由于残暴不仁，罪恶滔天，臣民受尽杀戮和流放之苦，这对他们的国家来说如同遭受鼠疫的洗劫。还有的国王贪得无厌，大兴土木，营建王宫和皇城，干尽劳民伤财的事，人民得不到生息。还有的国王对奸臣偏听偏信，滥用权力。看到他们在地狱里受苦受难，真是大快人心；他们像黑奴一样被迫去做苦役，随便一种活都会弄得他们腰酸背疼。为人忠厚的国王，命运要好些，他们从不孤身吊影地来到

那里，而是有两三个亲朋陪伴着，有时甚至是前簇后拥，整个王国的人都陪同而来，好不热闹。你们西班牙人真有福气，给一位虔诚的、尽职尽责的国王当臣民，受宠若惊。你们学习这位国王的样子，到天堂去。你们如果真的建立起宏伟工程（请不要把工程这个词理解为金碧辉煌的宫殿，因为上帝很讨厌搞这种东西。应该知道，上帝是生在贝伦的一座破门洞里的）的话，是能够去天堂的。说到暴君，他们径直被打发到地狱里。商人们呢，则是从白银之路下到地狱里的。”

“是谁把你赶到商人这里来的？”卡拉布里亚硕士说。

“我们魔鬼都吃厌了，肚子难受得很，甚至恶心呕吐。数以千计的商人来这里，争呀，吵呀，闹得不可开交。你们应该知道，在西班牙，热内亚人到底有多少钱，一直是个谜，许多人认为和他们相比，从西印度群岛运回的价值百万的财产都相形见绌。他们的笔杆子就是攻克钱包的火炮。大笔一挥，没有钱不可捞到自己手里的。总之，我们对帐目这个词拿不准呀，因为帐目还有后臀^①之意，我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是谈生意，什么时候是谈兽奸。有个商人下到地狱里，他看到用那么多干柴烧火，便想搞一家供火商店；还有个商人想开一家刑具出租店，企图赚大钱。这些人都被我们送到法官那儿去了。”

“还有法官呢？”

“当然罗，”魔鬼说，“法官是我们的上等菜肴，价廉物美，我们小鬼把他们当种子种下去，会获得大丰收的。我们每种下

^① 在西班牙文中，“帐目”和“后臀”是同义词，但用在不同地方其意思大相径庭。

一个法官,能得到六个代诉人、两个文书、四个书记员、五个学者和五千商人,而且每天都如此。从每个书记员,又可以得到二十个警官;每个警官,三十个法警;每个法警,十个巡捕。如果收成好,地狱里就没有地方盛装卑劣大臣这种果子了。”

“你这是说人世间没有公正可言了?”

“怎么没有公正!你不知道时序女神^①呀?她就是公正的象征,最后从人间到了天堂。你也许不知道,我讲给你听听吧。”

真理和公正来到人间。真理由于是赤裸裸的,没有遇到顺心的事。公正由于十分严肃,也没有事事如愿。它们两个走了很长时间,最后真理不得已,只好同哑巴相依为命。

公正心里很不是滋味,走遍了人间的各个角落,央求大家。它看到谁也不理睬它,更为严重的是有的人盗用它的名义给暴君脸上贴金,于是决定返回天堂。后来,它离开大城市来到村庄,有好几天躲藏起来,装成穷苦人;于是很受冷落,直至邪恶下令传讯它。这样,它立刻逃出来,从这家到那家,请求收留。人们都问它是什么人,它不会说谎,便说是公正。人们又问它:

“公正,怎么跑到我家来呀?快到别处躲一躲吧。”

这样,没有一家人收留它。它又跑到天堂,在人间几乎没有留下脚印。

人们看到这些情况,使用它的名义命名了一些权杖。那

^① 这位女神一手执天平,一手执宝剑,双眼用布蒙着,象征公正无私、执法如山。

边,除了十字架外,有些权杖被当做干柴烧;这边呢,权杖和拥有权杖的人都是公正的代名词。在许多人身上,权杖意味着撬锁器、假钥匙或翻墙盗窃,能够窃得比盗贼更多的东西。

你们应该看到,人们是那样贪婪,都把它变成了一种工具,用它去扒窃上帝赐予他们的肉体、感官和才能;肉体是维持生命的,才能是为了生活得美好些。小伙子不想扒窃女友的贞节?歪曲、篡改法律的文人不想扒窃?教团首领不想扒窃?权贵不想扒窃?谁不善于利用自己所长,谁就发不成财。胆子大的用拳头;音乐家用指头;吉卜赛人和守财奴用爪子;医生用死神;药剂师用健康;星卜家不是用天空吗?!一句话,每个人都用身体的这部分或那部分去扒窃。只有法警用全身扒窃,因为他们用眼睛监视,用双脚跟踪,用双手抓捕,用嘴巴作证。最后,罗马教皇亲自出面保护人们,以防法警和我们的侵扰。

“我发现你没有把女人,把家庭妇女放在盗贼中间,这很是令人惊异。”

“别在我面前提她们啦,”魔鬼回答说。“她们把我们气死了,太讨厌了。如果那儿的女人不那么多,地狱还不致于这么乱糟糟的呢。我们都快变成鳏夫了。她们到处制造是非,又由于墨杜萨^①死后就不谈论别的话题了;我很担心没有一个有胆量的女人想同我们当中的人比试高低,看哪一方知道得多一些。这些该死的女人,只有一样好东西,即她们是那样绝望,对什么都无所求,因此还可以和她们打交道。”

^① 希腊神话称,墨杜萨原来是美女,因触犯雅典娜,头发变成毒蛇,面貌也变得奇丑无比,谁看她一眼就会变成石头。

◆

“哪种女人下地狱的多，丑陋的还是漂亮的女人？”

“丑陋的女人，”魔鬼立刻说。“七比一的样子吧。要想了解、憎恶罪恶，没有必要亲自去干和做。漂亮女人可以找到那么多男人，完全能够满足肉欲，尽情地求欢，最后悔恨而自责。可是丑陋女人呢，由于找不到男人，整天像没吃饭似的，带着饥饿面孔去求助男人。黑眼睛、长脸、鹰钩鼻子的白种女人和金发女郎充斥着地狱，当然也有老太婆，不过她们因为嫉妒年轻姑娘而忧闷死去。有一天，我带来一个70多岁的老妪，她吃黏土^①，运动锻炼，治愈闭经，同时对牙痛叫苦不迭，目的是向别人表明她还有牙齿。她双鬓已经染上白霜，前额纹沟纵横，不小心，会成为老鼠的好去处；她穿上盛装来取悦我们。为了施刑，我们把她放在一个美男子身边；这类男子都穿着精心制作的皮鞋，因为他们早就得到消息，那儿是干硬土地，没有沼泽。”

“我已经很满意了，”我对他说。“不过，我还想知道，地狱里是否有很多令人可怜的人？”

“什么令人可怜的人？”他说。

“男人呗，”我说。“世界上的东西那么多，而他们一无所有。”

“我本想把这个话题留到明天讲呢！”魔鬼说。“如果说能够判决男人的只能是他们在人世间拥有的东西的话，那他们一无所有，怎能判决他们呢？在这里，书籍不能给予我们任何

① 这里取“黏土和石灰可以掩盖墙壁的污点和孔洞”之意。

东西。你们不要害怕，因为这些可怜人仍然需要魔鬼。有时，对别人来说，你们比我们魔鬼还魔鬼。难道有哪个魔鬼会谄媚，会嫉妒，会装假，会骗人？但是，可怜人没有这一切，没有人谄媚他，没有人嫉妒他；他没有朋友，好朋友和坏朋友都没有，没有人陪伴他。这些人是此生生活真正幸福、来世生活更美满的人。你们当中如果有谁知道过去的一切属于死神的话，那么他还能像其他人那样给时间标上价码，掌握现时，恭候未来吗？”

“魔鬼讲道，世界末日到，”卡拉布里亚硕士说。“你作为谎言之父，怎能说出令石头改变模样的事情来呢？”

“什么？”他回答说，“那是为了加害于你们，不让你们说没有人对你们说出那种话来。有一点应该注意，我看见你们眼睛里充满着悲凄的泪水，但很少有悔恨的泪花。你们的悲凄泪水，应该是令你们厌倦的罪恶，而不是讨厌罪恶的意志造成的。”

“你在说谎，”卡拉布里亚硕士说。“当今，虔诚的男人和女人都很多。此刻，我发现你说的一切都是谎言。今天，你从这个男人身上跑出来，是要受罪的。”

他动用了驱邪术，我拿他没办法，便不准他讲话。如果说魔鬼很坏，那么哑巴比魔鬼更坏。

陛下，请您看看这一点，不管它是谁说的。希律预言过，石蛇嘴里会流出水来，雄狮的颌骨里有蜜蜂存在。圣诗称，我们常常从敌人那里和令我们生厌的那些人手里得到健康。

地狱之梦

致友人

继《最后审判之梦》和《魔鬼法警》之后，我再送给陛下这篇小文。在这篇文章里，可以说我用尽了我有限的、但是全部的智慧，我不知这是否是件乐事。如果说我的创作不配赞颂的话，但愿我的愿望能够得到某种报偿，这样我将会获得平民百姓以微薄之力设置的奖励。我并不是那样高傲，以致狂妄地拉拢一些羡慕者；而如果真的拥有羡慕者的话，我将把无愧拥有他们视做又一大光荣。陛下，请您在萨拉戈萨宣传宣传这篇文章，使之像我的所有东西一样受到欢迎。我在这里要做出最大努力，耐心地对待邪恶的诽谤。我的作品还没有分娩出来——但愿是流产——，我的仇敌便说三道四了。愿上帝保佑您健康长寿，平安无事。

1608年5月3日于佛列斯诺

堂佛朗西斯科·克维多·维列加斯

致背信弃义的陌生读者

你是那样邪恶，我在前几部作品中没有给你戴上慈善或温良的桂冠，虽然把你称做虔诚的读者，这主要为了避免你的迫害。现在，我已经醒悟，想和你谈得清楚些。我在这篇文章里谈的是地狱。你不要左引右证，说我是个诅咒狂，说我诅咒地狱里的人。说句老实话，地狱里不可能有好人。你如果认为此文冗长，随便处理好了。就是说，只要保留地狱的核心部分，然后保持沉默就行了。如果有什么地方不妥，请你这个好心人弥补一下，或者运用你的博学知识修订修订。人犯了错，不是打上畜生就是奴隶的烙印。如果说昏暗，要知道地狱从来不是明亮的；如果说凄凉、悲哀，那是因为我并没有允诺让地狱笑声朗朗。读者，我对你只提一个要求——我恳求你做到这一点——，请不要歪曲我的话，不要用恶意解释我的好意。首先，我维护人们的声誉，谴责他们的恶习。我咒骂某些官员渎职和滥用权力，但并没有对他们所从事的纯洁而高尚的职业说一个不字。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但愿从中找到乐趣。如果不喜欢，那也没有有什么关系；不管其原因在于你还是在于文章本身，都无关紧要。就此止笔。

我之所思

我在《最后审判之梦》中看到那么多东西，随后在《魔鬼法警》里又听到了一些我过去没有见过的东西。我知道，在大多

数情况下，梦是对幻想的嘲讽，又是灵魂的消遣。那个魔鬼从来没有讲真话，因为他没有真真切切地认识到上帝对我们隐藏起来的東西。我在我的保护神的引导下，看到了下面这些将要讲述的情况。上帝特别开恩，他在我恐惧之时送来了真正的安宁。

我置身于一处自然风光秀丽、幽静优美的地方，那儿宁静无声，没有嘈杂的人声，令人赏心悦目，卵石间跳动的泉水和叶片沙沙作响的树木正在轻轻地交谈；小鸟在啾啾鸣啼，我不知道小鸟是在同泉水、树木比试高低，还是感谢它们与其共同吟唱。你们看看，我们的愿望该是多么奇异呀！我在那里根本找不到幽静。我贪婪地睁大眼睛，环顾四周，想看到路，想听到旋律。太令人兴奋了！我发现有个地方分出两条小路来；两条路的距离渐去渐远，仿佛不愿意相伴而行似的。

左侧的那条路是那样狭窄，狭窄得不能再狭窄了，蒺藜丛生，沟壑纵横。我还看到，有几个人在沿着那条路行走，他们一个个光着脚板，裸着身体，一边走一边剥掉皮肤，而且有的扔掉胳膊，有的扔掉脑袋，有的扔掉的是双脚。每个人都面色蜡黄，骨瘦如柴。不过，我发现行人中没有一个回首走过的道路，而是径直向前。如果有人问是否可以骑马前进，谁也不会理睬他。我问其中一个人，能否骑马通过那片荒凉之地，他说：

“圣保罗把马让给了您，是让您在这条路上迈出第一步。”

我看了看，没有发现牲口的足迹。太让人惊叹了，没有马车印迹，也没有行人留下的足迹。我惊恐地走过去，询问一个在路旁喘气休息的乞丐，那路上是否有客栈、旅店，有没有供

人落脚的地方。他回答说：

“先生，您还想找客栈、旅店呀？这是道德之路，怎能有客栈、旅店呀？”他又补充说，“在生命之路上，出发就是出生，生活就是行走；客栈则是人间，每次离开客栈，便开始短暂的一天；人间可以通过苦难之所，也可以通到光荣之地。”

他说完便立起身来，又接着说：

“但愿上帝保佑你们！在道德之路上，一个人停下来意味着浪费时间；回答那种为了猎奇、不是为了长进而提出的问题，是有很危险的。”

他开始走起来，叹着气，脚下不时有东西缠绊着。我觉得他眼睛里含着泪水，泪珠好像能把脚下的石块和蒺藜变得面团一样柔软。

“去他的！”我自言自语地说，“那条路十分难走，行人又是那样干瘦；有什么乐趣，真没意思！”

我向后退了一步，离开道德之路。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离开道德之路——它有许多地方要走回头路——，也没有想到休息。我向左侧拐过去，看到一大群人，到处停着马车，车上坐着丽人，在阳光下争奇斗妍；马匹膘肥体壮；许多人穿着黑色斗篷，还有不少绅士。我总听见有人说：“观友知人。”这句谚语告诉人们要注意选择好的伙伴。我踏上那条路，不知不觉地滑倒了，就像在冰上行走时滑倒一样。这时，我看清了路上的一切。到处是盛大的舞会，一片欢度节日的场面，充满娱乐和狂欢气氛。这一切和另外一条路截然不同，那儿由于没有裁缝，人们赤身裸体，有的甚至缺头少臂。而这儿商贾和首饰老

◆

板比比皆是，一步一家客栈，饭馆、酒店不计其数。有好多忠厚人士相伴，我说不出心中多么高兴，尽管路上不大好走，与其说医生的骡子，毋宁说学者的胡须拦路；一大群学者在几位法官前面行走着。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医生——他们被称为剧毒之物——的人数少些，谁都知道他们在那种大学里研究如何制造毒物。我看到这条路上有那么多人，而且每个人都挂着一张笑脸，越发想走下去。不时有人从另一条路归到我们这条路上来，从我们这条路也有人转到那一条路上去，这两种人都是从秘密小路“归”和“转”的。有些人觉得走不稳，因为有一大群酒店老板踩在别人洒在路上的泪水上而滑倒，摔了大交。这也不奇怪，眼泪也是水嘛，踩在上面当然不稳了。在我们这条路上，一些人摔在另一些人身上。

在道德之路上，行人急促促地奔走着。我们不时向他们投去嘲弄目光，讥讽地叫他们是人间垃圾、弃物。他们有的人边走边捂住耳朵，也有些人停下来听我们讲话。听到我们的嘈杂声，感到头昏脑胀；听到我们的话有道理，便点点头；听到嘲弄的话，便羞红了脸。他们不是跌交倒下，便弯腰弓背。

我看见一条小路上有许多人走路的姿态像善良人，从远处看上去仿佛在和他们自己行走着；但是走近一看，原来在和我们一道同行。这些人告诉我，他们是伪君子，本来在其他人身上海称为天堂商品的忏悔、斋戒、折磨，对这些人来说则是地狱的考验。许多女人跟在他们的身后，吻他们的衣服；这些人吻得还不如犹大呢，因为后者尽管是叛徒，但吻的是公正、上帝之子和真正上帝的脸膛，而她们吻的只是像犹大一样阴险

的人的衣服。我认为，有些女人与其说虔诚，毋宁说把亲吻当做乐趣。还有的女人拉着那些人的斗篷，想做自己的圣物。另外一些女人竟然用剪子剪起来，这不禁使人生起疑来，她们那样做更多的是让那些人赤裸裸地光着身子，并不表示虔诚。当然，也有一些女人在做祈祷，请求他们的保护，这如同通过第三者向魔鬼求救。我看见有的女人向他们请求早得贵子，对于这一点我也十分疑心，一是丈夫不会同意自己的妻子向别的男人求这种事，二是生了孩子他也不会表示半点谢意。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看到女人向圣彼得、圣保罗、圣约翰、圣奥古斯汀、圣多明戈、圣弗朗西斯科和其他圣神——我们都知道，他们可以与上帝齐名——祈祷，会变得谦恭起来，慢慢步入天堂。最后，我发现这些圣神把脸盖得严严实实的，不让我们看见，然而，对于永恒的眼睛，盯着所有人的、可以洞察心灵最阴暗角落的永恒的眼睛来说，什么样的面具都无济于事。虽然善良的圣灵很多很多——我们应该像向上帝和圣神祈祷那样，求得他们惠赐——，但他们和上帝、圣神不同，在这些人身上首先看到的不是面孔，而是戒律，他们把获得人们的掌声视为最大的幸福；而无视真理的伪君子们是世界上最坏的人，他们罪大恶极，应该把他们称做驴子。他们单独聚在一起，尊敬他们的人更多的是傻子，而不是摩尔人；是野人，而不是蛮子。那些人既然不知道存在着永生，也就不会享用，他们只知道当今的生活，从而沉湎于其中。但是，伪君子既不知道存在着永生，也不知道有当今的生活，所以在当今的生活中受着折磨，在永生中受着刑拷。一句话，对于这些人肯定可以这样说，他们很

参

难闯过地狱这道关口。

我们大家走着，你说我的坏话，我说你的坏话。富人追逐财产，穷人向富人索要上帝夺去的东西。谨小慎微的人在一条路上行走，为的是不被他人统治；傻子呆子在另一条路上行走，脚步急促，为的是不听见统治他们的人的话。公正把商人带在身后，感情把糟踏得不成样子的公正带在身边，狂妄、野心勃勃的国王把共和国拴在自己身上。

路上，神职人员也不少。我看到许多神学家；也有士兵，不过不多，他们得到宽恕以后排得整整齐齐地向前行进，用热血去换取胜利。但是，把我们拉到这边的人都是十分有名的，他们做什么事情都想到上帝，为了他不惜牺牲生命。他们一个个光着身子，这种人之所以那样生活，是因为犯有过错；他们身体健壮，有的人的衣服上布满饰物。他们一边走着一边在心里计数着互相见过几次面，经历过多少周折（他们从来没有顺利过）；我们根本不相信他们的话，因为他们都是说谎大王。有的人只是在称颂自己的功绩时，才告诉别人我这样说过：“同志们，我们经历了多么危险的时刻呀，喝得太多啦！”说喝得太多，这话是可信的，因为有一堆堆苍蝇扎在他们的嘴边，如饥似渴地寻找着渗流出来的葡萄酒汁。许多尉官、校官、将官——他们在右侧那条路上行走着，心情非常激动——看着他们这几个人。这时，我听见一个人说受不了了，这些瞎子身披盔甲，里面揣着破烂证明。我说：

“士兵们，你们在这儿呀！勇士们，可不能因为害怕就离开这条路！过来吧，到这边来，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只有真正搏斗

的人才能得到桂冠。是怎样渺茫的希望拖着你们呀？国王的允诺呢，在什么地方？出卖了灵魂，耳边回响着这样吓人的话并不是什么好事：‘要么杀，要么被杀。’你们不要追求奖赏，好男儿只能以美德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只有贪得无厌的人，才两眼盯着奖赏呢。一个人追求美德只是为了获得实惠和恩赐，那他就不是个德高望重的人，而是彻头彻尾的商人，因为他那样做是想以廉价牟取暴利。美德是美德自己的美德，你们还是还它本来面目吧——他又提高声音说：你们看看，人的生活就是同他本人搏斗；我们的一生，心灵的敌人总是使我们处于战斗状态，处于危险之中，并且扬言杀伤我们，战胜我们。你们看看，亲王欠下了我们多少血债，我们是为他们而牺牲生命的。但很多人说我们在偿还他们的债务，而不是在为他们服务。回来吧！回来吧！”

他们聚精会神地听着那番话，感到又羞愧又愤怒，于是像凶狮一样钻进酒店。

女人跟在男人的金钱后面，向地狱走去；男人们，则追逐她们和自己的金钱；这些男人和那些男人互相碰撞着。好人之路的尽头，似乎有人在尔虞我诈，从而转到了堕落之路上。他们知道上天之路十分狭窄，地狱之路很宽很宽；他们走到尽头之后，发现自己的那条路变宽了，而我们的路变窄了，从而以为走错了路，也许两条路互相转换了位置；有的人知道我们的路到了尽头，便转到这边来，又从这边转到那边去。我看见一个女人徒步而行；我害怕她去地狱坐不上轿子或车子，便去寻找书记员问个究竟。在地狱之路上，一个书记员也找不到，连

参

个法警也没有。整条路上看不到他们的影子，我便推断出那条是上天之路，这条才是地狱之路。我的心得到了点安慰，因为先前听到人们一边艰难地行走一边忏悔时，心里一直很疑惑，而现在我发现所有人都在悠闲地走着……当一大群已婚男人手拉手跟他们的妻子走过来时，我的疑团完全消失了。丈夫有了妻子，就意味着节食，把石鸡和飞禽让出来，自己什么都不吃；丈夫有了妻子，就意味着赤身裸体，让妻子穿红披绿，饰金戴银，自己什么都不穿。最后，我看见一个与妻子不和的男人，他把殉教者受刑用的一切器具都压在妻子身上。这样的男人和女人常常成为手提式的地狱。看到此情此景，我又一次确信我们走的是正路。不过，我的这种信念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因为身后传来了说话声：

“让药店老板过去。”

“让药店老板过去？”我自言自语地说。“我们这是在向地狱走呀。”

情况正是如此，因为我们立刻走进一扇门里；好像鼠洞一样，进去容易，可出来就困难了。一路上，没有一个人说“我们是去地狱”。现在，所有人都惊住了，说：“我们已经置身于地狱之中了。”

“置身于地狱之中了？”我十分痛苦地说。“不可能吧！”

我想上诉。我把那么多东西丢在人间了，真有些可惜呀，那里有朋友、亲戚、熟人、贵妇。这太让人伤心了！于是，我向人间转过身去，看见从同一条路上有许多人连滚带爬地跑过来，他们都是我在人间认识的人，只有几个人没有来。看到这

种情况，我才感到有些安慰，因为他们那样急火火地向地狱奔来，是想和我呆在一起。这时，我们的住处变得杂乱起来，前厅几乎无法让人久留。

我随着几个裁缝往里面走去，裁缝被魔鬼吓得魂不附体。在第一道入口处，在我们往里面走时，有七个魔鬼一一记下我们的名字。他们也问了我的名字，我通报之后便走了进去。等问到与我同行的那些人时，他们回答说是裁缝；这时，有个小鬼说：

“裁缝在人间就应该知道，地狱是专为他们造的。越往里面走，越应该知道这一点。”

另一个小鬼问他们一共多少人，裁缝回答说是一百。一个胡须花白而蓬乱的小鬼说：

“一百个，裁缝？不可能这样少呀。我们接待的最少的一批还一千八百呢。不能接待他们。”

裁缝们表情痛苦，但是，最后还是进了去。你们看看，裁缝的命运多么糟糕呀，连地狱都不让他们进去。第一个进去的是黑人，小个子，头发发黄，蓬乱不堪。他一进去，一边跳着一边说：

“我们到齐了！”

一个官衔较大的魔鬼从住处钻出来，腰弯腿瘸。他把所有裁缝推到大坑里，说：

“又来了一批干柴！”

我好奇地向他走过去，问他是怎样变成罗锅、瘸子的；这个不善言语的小鬼对我说：

“我是赶裁缝的，到人间去抓他们。把他们‘背回来’，腰累弯了，腿累瘸了。我发现他们自己走倒比我带着他们走更快些。”

这当口儿，又从人间送来一批裁缝。我不得不向里面走去，不然，就没有我的落脚之地了。地狱魔鬼使劲铲起来，他们说地狱烧的最好的干柴就是裁缝。

有人叫我的名字。于是，我沿着一条黑洞般的过道向前走去。我惊恐地向传来声音的地方望过去，那边有个人在对我讲话。那人所在的地方黑乎乎的，只看见熊熊的火焰在烧烤着他。

“不认识我啦？”他对我说。

“哎呀呀！”我正要下去，他便向我通报了名字。随后，又接着说：“……书商。我就是……书商。谁能想到呀！”

上帝哟，我纳起闷来，因为他经营的是书籍妓院，他所拥有的每一个肉体都是写皮肉生活的。一块牌子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此店销售文体流畅、装帧精美的书籍”。有欲望的人就是应该受到惩处。

“您有事吗？”他对我说。他看见我一副惊愕表情，便想和我谈谈这些事。“我太不幸了，所有人都因为自己做了坏事而被打到地狱里，而我和书商则因为别人做了坏事被打到地狱来。下地狱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廉价出售罗马语书籍和拉丁语译著，就是傻子也能知道学者们颂扬什么东西；连仆从都能用拉丁语写东西，在马厩里也能看到奥拉西欧^①的西班牙语著作。”

① 奥拉西欧(公元前65—公元前8)，拉丁诗人。



他还要说点什么，这时一个魔鬼用他的书籍烧红的铁丝折磨他，另一个魔鬼给他阅读另外一些书。我看见他不说话了，便向前走去；我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如果一个人因为别人做了坏事而被打到地狱来，那么自己做了坏事的人该是怎样呢？”

我正在这样思索着，看见一大群幽灵一边呻吟着一边在一处比猪圈还肮脏的地方行走着，许多魔鬼拿着皮鞭和棍棒抽打他们。我问他们是什么人，回答说是车夫。有一个满身泥巴、塌鼻、秃头的小鬼说，想同这些奴仆搏斗一番，用搏斗代替争辩，因为他们当中有的人为被拷打而要求赔款，而且控告小鬼不称职，鞭子还不如他们抽得响。

“他们为什么在这里受刑？”

一个老车夫立刻站起来，他满脸黑胡子，形容可憎。他说：

“先生，我们因为是流氓才跑到地狱来。”

这时，一个小鬼反驳说：

“你们为什么对在人间隐瞒的东西避而不谈，对犯下的罪过避而不谈，对在从事的卑鄙职业中说的谎言避而不谈？”

一个车夫说，他曾给一位大臣驾过车，因而对被救出地狱抱有希望。他补充说：

“从十年前开始，人间已经没有如此体面的职业了，我们被迫穿上了短袖白衫和宽大的外衣，教士服长得拖地，领口宽敞。一句话，我们装扮得好像忏悔牧师。说到罪恶，我们知道许多他们不知道的东西。裁缝的妻子如果不是因为傲慢地坐在马车上，怎能知道会被打到地狱来呢？有的裁缝的妻子打着

◆

贞节的招牌，像寻找圣水盆那样寻找美德，她们因为拉了一下马车的门帘，坐在正位上，就要把灵魂送给魔鬼。我认为，女人用处女膜换取了才能，所以所有的女人都才能有才能，但没有一个有处女膜。”

“是这样，”小鬼说，“小车夫说起话来不能自控，就是说上十年八年也不会没有话说。”

“你们如果这样对待我们，我还能沉默不语呀？你们本应该热情款待我们才是。我们可不会把病病恹恹、骨瘦如柴、缺腿少蹄的牲口拖到地狱来，而是用车把健壮、洁净、有力的牛马送到这儿来。别人知道怎样感谢我们，他们如果不让我们说话，我们也许听一听。只是因为我送过疯子去做弥撒，送过病人去接受圣餐，送过修女回修道院，就说我应该得到酬谢？谁也不能证实乘我车子的人都不怀好意。有的人结婚前想知道对方是不是处女，就想打听姑娘是不是坐过我的马车，因为坐过马车就说明失去了贞操。说到这里，你该付我钱了吧？”

“滚开！”一个左撇子混血魔鬼说。

他挥舞起棍棒，人们不说话了。车夫在那儿走动，散发出一种臭味来，我不得不向前走。

我来到门廊下，冻得全身颤抖，两排牙齿扣得山响，好像冻僵了。我想看看地狱里的寒冷到底是什么东西，便问了一句。一个满身冻疮和伤疤、膝盖内翻的小鬼说：

“先生，这里的寒冷是躲到此处的小丑、流浪汉和下流行吟诗人产生出来的。在人间，他们这种人到处都有。他们今天躲到这里来，也是件好事；如果让他们在地狱里随便走动，就

会产生更为强烈的寒流来，从而减缓烈火造成的疼痛。”

我请求他允许我过去看看，他答应了。我打着寒战走到那里，看见一大群人世间品德最卑鄙的人。还有一件事，谁也不会相信：他们用在人间说过的嘲讽语互相攻击着。在小丑中间，我看见有不少正派男人，以前我还以为他们是不三不四的人呢。我问那些人有什么罪状，一个小鬼回答说他们是通奸犯，所以是皮肉小丑。我问他们是怎样犯了下地狱的罪过的，回答说别人下地狱是因为平庸无奇，而他们是因为做了或想做出奇事来。

“他们到这里来也不事先通知一声，可谓是饭菜摆好，不请自到，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还是喜欢他们的，因为他们对自己和别人来说都是魔鬼。这样，我们倒省了力气，他们自己审判就行了。生前，他们的大部分岁月都打上了地狱的烙印。有人为了省钱，不愿意拔掉牙齿，而宁愿让人在屁股上砍几斧子或拔光眉毛而死去。我们在这里给他们受刑时，许多人只掏出一点点钱来。你看见那个人没有？”他对我说，“是个不称职的法官；他之所以呆在小丑中间，是因为一味取悦于人，办事不公；对于正直的人，他不让他们变成独眼龙，也得把眼睛弄斜了。那边的那个男人呢，是个粗心的丈夫，也和小丑在一起；他为了让所有人高兴，把与自己妻子的欢乐卖出去，甘愿忍受煎熬。那个女人虽然是贵妇，生前也是个行吟诗人；她之所以和流浪汉关在一起，是因为她为了讨取男人的欢心而把自己当做佳肴卖出去。”

总之，小丑里面什么人都有，所以人数很多。仔细观察一

下,就会知道你们在人间全是小丑,你们嘲弄别人,别人嘲弄你们,正如我说的,这是所有人的天性,只有少数人才是职业决定的。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散串小丑和成串小丑。散串小丑就是一个一个或者两个两个地走进主人家里;成串小丑就是可鄙的喜剧演员。对于这些人我要对你们说明的是,他们如果不到这里来,我们决不会去抓他们。

这时,里面传来吵架声,小鬼急忙跑过去看发生了什么事。我呢,由于没有人监视了,便钻进一座院落里,向前走去,一股难闻的气味扑鼻而来。

“太刺鼻子啦!”我说。“这里一定住着鞋匠。”

果然不出所料,过了一会儿就听见鞋槌子声音,并且看到有削刀。我捂住鼻子,往鞋匠所在的肮脏不堪的圈棚探进头去,人多得难以计数。看守对我说:

“他们都是跟随自己来的,我是说,光着腚来的。别人到地狱来是迈动自己的双脚,而他们不仅迈动自己双脚,还迈动别人双脚,所以走得很轻盈。”

我要证实一点,即整个地狱没有一棵树,大树小树都没有;维吉利奥宣称情人花园里有小鸟飞翔、啼鸣,那是骗人的,因为我没有看见树林,除了我说的鞋匠所在的大本营有木制鞋槌以外,别处根本看不到木料。

几乎所有鞋匠都在呕吐,他们一看到站在门口的糕点师——多得一个地方都呆不下——就恶心;一千多个小鬼正在折磨着糕点师的灵魂,但还是显得人手不足。

“我们真可怜呀!”一个糕点师说。“我们是因为肉欲才被



打到地狱来的，可连个女人都不认识，我们接触的不是肉体，更多的是骨头！”

他连声哀叹；这时，一个小鬼说道：

“狗强盗，你们让人吃头皮屑，而自己用纸币当手帕擤鼻子，擦鼻涕，还不应该被打到地狱来呀？你们如果让他们吃掉的家犬能够复活的话，他们的胃还不吠叫^①得更厉害呀？贪食的苍蝇多少次被当成葡萄干，糕点师多少次大口大口地吃肉呀？你们给骑手安上了怎样的牙齿，装上了怎样的胃，使他们得以吞进整匹瘦马？你们生下之前就注定下地狱，生下以后又如此从事自己职业，还有怨言呀？我不喜欢插手别人的事。你们在这种不适宜的时候，还是默默地忍受折磨吧。我们折磨你们的要比你们忍受的多得多。往前走吧——他对我说——，我和这些人还要做事呢。”

我离开那里，从一道斜坡登上山顶；山顶及其四周，有几个人被熊熊烈火燎烤着；那火是魔鬼点燃的，鼓风不用风箱而是用小法警，他们更会吹风；法警在地狱里还干这种活呀；倒霉的法警一边吹风一边发出可怕的呼喊声。

一个法警说：

“只因为我出卖了敬教守戒的人，就这么迫害我呀！”

我自言自语地说：

“你出卖了敬教守戒的人？那不就是犹大了吗！”

我急忙赶过去，想看看那个人长着黑胡子还是黄胡子。原

^① 意为饿得胃肠咕咕叫起来。

◆

来，我认识他，他是商人，刚刚死亡。

“你们在这儿？”我说，“感觉怎么样？是不是不如钱少一点儿而不呆在这儿的好？”

这时，一个行刑小鬼说道：

“这些狗盗贼认为不该再强辩了，想用丈量木杆去做摩西用上帝权杖做的事情，从石头里掏出水来。这些人像杰出的骑士那样一指头一指头地占领地狱，真的，他们就是一指头一指头地走到这里来的。不过，他们为什么住在黑洞般的帐篷里呀？这些人呀，”他气鼓鼓地说，“想和上帝一样，比天还高远。对于这一点，上帝看得一清二楚。把这些蒙住眼睛的人抓到这里来，用烈火折磨。你如果想知道这些人——他们同金银匠和小贩一起在那边为人们的疯狂举动加油打气——是怎样的人的话，就应该注意到，假如上帝有一天让世界理智起来的话，他们一定会变成穷光蛋，因为那时我们会看到在买钻石、珍珠、黄金和丝绸时花了不少冤枉钱。你们现在看一看，在人间卖给你们最贵的东西，正是最不值钱的东西，而这东西就是你们身上的虚荣。这些商人助长了你们放纵，打开了你们的胃口。”

一阵大笑声把我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此刻，我如果不走开的话，他还要滔滔不绝地讲下去。我急忙奔过去，地狱里竟然有笑声，太奇怪了！

“怎么回事？”我说。

有两个男人站在高处大喊大叫。他们穿着裤袜，整整齐齐。第一个披着斗篷，戴着帽子，袖口像领子，领子像袜子。第

二个穿着肥腿裤，手上拿着贵族证书。他们每说出一个字，七八千个魔鬼便笑得前仰后合；于是，他们更加气愤起来。我走近些，想听清楚说的什么。那个拿着贵族证书的人，一看就知道出身高贵。他说：

“我父亲如果姓这个姓、那个姓的话，我就是这些姓或那些姓的孙子了。我们家族曾经出现过十三位猛将，就我母亲堂娜罗得里加那个族系来讲，我则是世界上五个最博学的教授的后代，怎能下地狱呢？我有贵族头衔，我是完全自由的，不应该支付‘贝其奥’^①。”

“那就支付‘埃斯帕尔达’^②吧！”一个小鬼说。

小鬼立刻在他背部打了四棍子，使他从山坡上滚下去。过了一会儿，又对他说：

“你应该明白，熙德、贝尔纳多和戈弗雷多的后代并不能与他们相提并论，而和你一样是不肖子弟，给家族的脸上抹黑。我的小绅士，谁的血都是红的。你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表现出绅士的样子来；那样，我才会认为你是学者的后代。就是说，你要么是真正学者的后代，要么努力成为学者后代一样的人。不然，你的贵族身份就是假的，不能伴你一生；在地狱法院里，你的贵族证书只是一纸空文，不值半个钱。人间德高望重的人，才是真正的绅士，美德才是我们这里承认和尊重的贵族证书；一个人即使出身卑贱、低下，但只要具有圣神一样的品

①② 这是文字游戏。在西班牙文中，“贝其奥”意为“胸部”，而“埃斯帕尔达”则意为“背部”。综合在一起，意思是“不把胸部献出来，那就把背部献出来吧”，即让小鬼抽打背部。

格,就会成为他人的楷模,就会成为真正的贵族。我们看到你们虐待平民、摩尔人和犹太人,都感到荒唐可笑,仿佛他们身上没有一样好东西,什么都受到你们的鄙视似的。

有三样东西把人类弄得十分滑稽可笑。第一样是贵族称谓,第二样是声誉,第三样是勇敢精神。你们为自己父辈有过美好的高尚道德而感到自豪,因为这样你们可以对他人宣称你们也具有美好的高尚道德,尽管那是人间最不足挂齿的。农夫的儿子可以成为大学者,潜心学习的平民可以成为红衣主教,恺撒^①的后代——他不像恺撒那样把精力和生命献给战争和胜利,而是都用在赌博和色欲上——说,不应该把主教之冠送给出身不洁的人,仿佛一切职位都得由他们掌握似的。你们看看,他们的眼睛太瞎了,他们本是腐败透顶的人,却想借助早已被遗忘了的三千年前的他人美德往上爬,而不让穷人以自己的美德获得赞誉。”

绅士听完这番话,心中很不是滋味,站在他身边的骑士也露出一副悲哀表情,不时地摸摸衣领和裤袜。

“那么,我对人间的声誉将怎样评说呢?在人间,它统治着一切,造成的损害非常严重,带来极大的不快。一位穷困潦倒的骑士,饿得死去活来,没有衣服穿,有时甚至想去当盗贼,但决不伸手乞讨,他说自己有声誉;他也不愿意当仆人,说干那种事不光彩。人们说,他们想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声誉。噢,声誉的价码多么高呀!事情一清二楚,人间声誉是什么东西,

① 恺撒(公元前 110—公元前 40),罗马帝国统治者。



它不值分文。为了声誉，饿汉不能在开心的地方吃饭。为了声誉，寡妇死守空房。为了声誉，处女与自己过着三十年之久的‘婚姻’生活，不知道男人是什么味道，也不知道什么是快感。为了声誉，已婚女人过着禁欲生活。为了声誉，男人忍受煎熬。为了声誉，你我互相残杀。为了声誉，人人的花销多于所有。这就是说，人间声誉是对灵与肉的愚弄，它剥夺人的乐趣，抹杀人的荣光。不幸的人们，你们是一些怎样的人哟！你们把最为珍爱的东西置于了多么危险的境地哟！应该看一看，你们身上最珍贵的东西就是声誉、生命和财富。声誉在女人的屁股上；生命掌握在医生手里；财富悬挂在书记员的笔尖上。人类哟，声誉蒙住了你们的眼睛！”

我自言自语地说：

“地狱这个地方是惩罚人的，怎么还有人道出这种真情来？”

他又继续说道：

“这就需要勇敢精神啦！还有更值得嘲弄的事情吗？除了慈善——用慈善战胜野蛮，自身的野蛮和受难者的野蛮——之外，人间不会再有任何值得嘲弄的东西，而所有人都变成勇士了。实际上，人们做的一切，那么多将士在战斗中做的一切，不是果敢而是恐惧促使他们完成的。在旷野搏斗以保护耕田的人，搏斗时是十分恐惧的，他们害怕更大的灾祸落在自己的头上，害怕被俘，害怕战死。一个人去应战占领他家园的人，也是常常怀着害怕心理奔赴战场的，害怕对方出来反击。没有这种想法的人，一定贪心很重——你们看看，他们多么勇敢

呀！——，偷盗黄金白银，骚扰偏僻村庄，而上帝为了防范我们的野心，在中间布置了大海和高山。如果一个人去杀另一个人，开始时一定是气炸了肺，怒不可遏；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是害怕那个人杀他。你们这些人把什么都理解成它的反面，把安分守己的人、不捣乱不搬弄是非的人称做傻瓜蛋；把性情暴躁、制造混乱、动辄撒泼的人称做圣人；把打破平静的人称做勇士；把品德高尚、不抛头露面、不允许任何人对其失礼的人称做胆小鬼。”

“噢，去他的！”我说。“听这小鬼讲话，我什么都忘了。”

这时，穿裤袜的男人拉长了脸，说：

“这些东西同那个看守能说得清楚。而我以骑士的名义对你说，和我说不清楚。”他停了好长时间又继续说，“真卑鄙，没有礼貌，一定以为我们都是傻瓜呢！”

魔鬼们哈哈大笑起来。过了一会儿，一个小鬼走到他跟前，劝他息怒，何必生气呢；要想一想什么是更急需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使他如此不快；说到底，他们还是愿意把他当成重要人物来看待的。他立刻说：

“吻吻你们的双手吧，如同反复熨烫衣服领子那样。”

魔鬼们又笑了起来。他重新拉长了脸。

我什么都想看一看，但是，我觉得在那儿停留的时间太长了，便立刻离开那里。我刚走出几步，就看见一片和海一样宽阔的池塘，水很脏，噪声弄得我头脑发胀。我问那是什么，有人给我解释说，在人间当过管家的女人正在那里受罪。他们这样一说，我便明白了：人间的女管家来到地狱以后变成了青蛙，

浑身湿漉漉的，到处是泥巴，讲话和青蛙一样，谁也听不懂，真讨厌！在地狱里，女管家没有了原来模样，变成了四不象。我看见她们变成那种小动物，禁不住笑起来；它们把双腿分得那么宽，只能从中间往下吃，和女管家一样满脸皱纹，面容令人生厌。

我离开左侧的池塘，向一片草地走去。那儿有很多人大喊大叫，互相抓挠着；人多得数不清，一共有六个房间。我问其中一个人，那么多老年人都是些什么人。

“有些父亲把财产留给儿女，从而被打发到地狱来。这里是他们的房间，也叫傻子房间。”

“我太不幸啦！”这时，一个人插话说。“我前世没有过一天安宁日子。为了给大儿子留下财产，我不吃不喝，不穿不戴，总想给他多留点东西呀。等财产攒得差不多了，我也病入膏肓，不治而死了。舍不得花钱呀！我还没有完全咽气，儿子就擦干了眼泪，把钱都揣到腰包里了。他看到我积攒那么多钱，认为我一定下地狱，连葬礼都没有给我举行，也没有给我举行弥撒，把我的遗嘱忘在了一边。上帝让我在这儿受罪，不但眼睁睁地看着儿子把我苦心积攒的钱大把大把地花掉，还要听他讲这样的话：

‘既然我父亲下了地狱，我为什么不再多拿点，让他多受点罪。’”

“这是实情，”一个小鬼说。“有句谚语用在这些卑鄙家伙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你想知道吗？‘老爸下地狱，儿子享清福。’”

他们听到这句话，都嚎叫起来，并且互相抽打嘴巴子。我非常可怜他们，实在不忍心看下去，便又向前走去。

我看到一座阴暗的监狱，里面不停地响着脚镣声、手铐声、皮鞭声、喊叫声。我问一个人那儿是什么地方，他回答说：“那是只会喊‘噢，谁……！’的人的住处。”

“我听不懂你的话，”我说。“哪些人喊‘噢，谁……！’呀？”他马上说：

“固执己见的人。他们在人间生活很苦，不知为什么被打到地狱来了。如今，他们在这儿总是喊叫：噢，谁听弥撒呀！噢，谁沉默不语呀！噢，谁为穷人做过好事呀！噢，谁做过忏悔呀！”

我害怕了，马上离开那些卑鄙而固执的人。没走多远，又看到几座院落，那儿的人更是不堪入目。不过，我惊叹的是他们的住处有个好名称。我问一个小鬼，他这样答道：

“这些是喊‘上帝怜悯’的人，仁慈的上帝把他们打发到地狱来了。”

“但愿上帝保佑我！”我说。“上帝是仁慈的，因而也是公正的，不会干那种事吧？你们这样讲话，和魔鬼一个腔调！”

“你们太愚昧无知了，”小鬼说。“你们不知道，这儿的一多半人是被仁慈的上帝打发到地狱来的。你如果不相信，就好好看看吧：有多少人因为做了错事而受到责难呀；可是他们说：‘上帝是仁慈的，不关注那些鸡毛蒜皮的事。上帝多么仁慈呀！’这样，他们做错了事，把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可我们早就在这儿恭候他们了。”

“那么，难道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寄托在他的

仁慈上？”我说。

“你还不懂呀？”他们对我回答说，“上帝仁慈，帮助好人，鼓励乐施好善。不过，并不是每次都出于自愿。谁要以为上帝的仁慈会掩饰罪恶，那他就嘲弄了自己的灵魂，他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希望得到本人需要的那种仁慈，而不是本来意义上的仁慈，即纯洁的、无限的、圣徒身上表现出来的仁慈，因为最相信上帝仁慈的圣徒，偏偏不施用那么多仁慈，不大力去做解困救危的事。一个人如果知道上帝的仁慈是巨大的，但滥用这种仁慈而不把它变成精神财富，那他就不配得到上帝的仁慈。有许多人不配得到上帝的仁慈，但上帝对他们还是很仁慈的。大部分情况都是这样的，不能从上帝手里夺走仁慈，而是要做出功绩来去换取上帝的仁慈。谁做出的功绩大，谁就在努力得到上帝的仁慈。你们不要再昏昏然了，应该知道，你们总是把第一天就该做的事放到最后一天去做，而大多数情况下，你越害怕发生什么，就越发生什么。”

“在地狱里还能听到这样的话呀？噢，这些在地狱里受苦受难的人，在人间就应该听从这样的劝告！”

说话间，我来到一间马厩，里面全是染匠。不用问就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因为魔鬼像染匠，染匠像魔鬼。我问一个赤身裸体、前额像大乳房的混血儿，蠢蛋、老妪、戴绿帽子的男人在什么地方。他说：

“地狱里这种人到处都是，他们生前是削发魔鬼，头戴骨冠。说到蠢蛋和老妪，我们不但不知道他们的事，也不想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事。我们的屁股长在他们身上很危险。因此，我

们这些魔鬼都长着尾巴。他们在这儿，我们必须甩尾巴。老姬吗，太让我们生气、生悲了，她们对生活不感到厌倦，有的还恋着我们。她们当中有许多人来这里时就皱纹纵横，白发苍苍，牙床光秃，但是没有一个人说活得很累。还有一件事，更是有趣。你如果想知道的话，我现在就告诉你，地狱里一个老姬也没有，这是因为她们本来秃头，无牙，满脸皱纹，糊着眼屎，上了年纪，老得不成样子了，但却说头发是因病脱落的，牙齿是因吃甜食掉光的，腰背是突然弯弓的。她决不会说是年龄大的缘故，也许想在变得年轻以后再承认这一点吧。”

有几个人大声呼喊起来，哀叹自己不幸。

“他们是些什么人？”我问。

其中一个回答说：

“是遭厄运、暴死的人。”

“你在说谎，”一个小鬼说。“任何一个人都不会突然而死。要说粗心大意，过度娱乐而死，还有可能。一个人生下来就一直看着死神和他生命同行，他走到哪儿，死神就跟着到哪儿，哪能突然死去呢？在人间，你们除了葬礼、死人和埋葬以外，还能看到什么呀？你们在讲道台还能听到什么，在书本上还能读到什么呢？你们为什么回过头去，难道那不是为了记起死神吗？你们的衣服，倒塌的房屋，倾斜的墙壁，以至每天的睡梦，都使你们记起死神。死神无时不露出面目来。有那么多东西告之一个人死神无处不在，人间怎能有人突然而死呢？你们不能称做是突然而死的人，不能称做这样的人，而应该称做不怀疑可能这样死亡的人，因为你们知道死神有那么多双秘密的

脚，可以出入任何地方；死神就是亲娘和后妈，她们常常给你带来福与祸。”

我向一侧转过头去，看见一个大洞穴里挤满了灵魂，一股难闻的气味迎面扑来。

“这是怎么回事？”我说。

一位黄肤判官正在那儿给那些人上刑，他回答说：

“是药店老板，把地狱挤得水泄不通。别的人寻找援助是为了解脱，而这些人是为了下地狱。他们和著有《神圣艺术》的德莫格利托·阿布德利塔^①、阿维森纳^②、贾比尔^③、莱伊蒙多·路尔^④不一样，是彻头彻尾的炼丹术士，因为这几位人士在他们撰写的著作中论述的是如何从矿石中炼出黄金来，而不是他们自己动手制造。如果他们当时造出来了，我们后代人就不会从矿石中炼出黄金了。可是，这些药店老板先生，不是清水而是混水摸鱼，不但是自己炼造黄金，而且是把树棍变成黄金，把苍蝇变成黄金，把垃圾变成黄金，把蜘蛛、蝎子和蛤蟆变成黄金，甚至把废纸变成黄金，因为他们卖药膏时，也把包装纸卖给了你。所以，对于这些人来说，上帝给予青草、石块和语言一些特殊功能，不管青草多么有害有毒，如大麻和毒芹，没有不值钱的。石块，哪怕是打磨石，也能给他们生出金钱来。语言也是如此，朝他们要什么东西，从来没有说过没有的时候，尽管手头上没有，那是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钱。也是的，他

① 德莫格利托·阿布德利塔，公元前5世纪希腊哲学家。

② 阿维森纳(980—1036)，阿拉伯哲学家、医生。

③ 贾比尔，生活在公元10世纪，著有许多有关化学的著作。

④ 莱伊蒙多·路尔(1235—1315)，西班牙卡塔卢尼亚神学家、哲学家。

们能把鲸鱼油当做马蒂贝齐油卖给你。朝他们买东西，只能买到空话。他们的名字不应该叫药店老板，而应该是军火商人。他们的店铺不应该叫药店，而应该是医生的武器库，医生在里面可以随时找到镇咳匕首、糖浆短剑、泻药长枪，还有其它种种东西，随你开在药方上。那里还有药膏大炮、便秘火枪。他们当中很多人能够逃脱罪责，但是死了以后，不知道用什么掩埋尸骨。”

“你们如果想高兴高兴的话，可以看看后面的理发师在如何受罪；上去两个台阶就能看见，他们在山岗上。”

我走过去。太让人惊叹了，应该那样惩罚他们！理发师被捆绑着，双手松开，头上顶着吉他，大腿中间的棋盘上还摆放着棋子。每每弹奏吉他舞曲时，吉他不听使唤，到处舞动。低下头给棋子喂东西，棋盘便钻到地里。这是一种刑罚。我不懂是怎么回事，笑着离开了那里。

后面有一堆人，不断发出抱怨声，什么没有人理睬了，甚至没有人惩罚他们了。有个小鬼说，这些人比魔鬼还魔鬼，专门给别人上刑。

“他们是些什么人？”我问。

小鬼说：

“我说了，你可得原谅我。他们是左撇子，不能‘正直’^①做事情；他们抱怨没有和其他下地狱的人呆在一起。这样，我们就产生了一个疑问：他们是人，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他们在人

^① 在西班牙文中，“正直”这个词含有“右”的意思。从此引伸出，“左撇子”就是“不正直”。这是双关语。

间臭不可闻，是丧门星。一个人外出谈生意，如果遇上左撇子，就好像看见了乌鸦或者听见夜猫子嚎叫。你们应该知道，埃斯塞沃拉^① 烧掉右臂是因为没有最后杀死波塞纳^②；所以说，他那样做不是为了变成独臂英雄，而是想惩罚自己。他说：

“我没有击中他，我应该变成‘左撇子’，惩罚自己。”

当执法机关命令砍掉某个叛乱分子的右手时，就是让他变成左撇子，而不对他施以棍刑。这是最重的惩罚。如果一个人想用难听、侮辱语言咒骂别人，就这样说：

“让左撇子的摩尔人^③ 射你一箭，穿透心脏。”

审判那天，所有被打到地狱里来的人都必须站在左侧，以示是重刑犯。一句话，他们不是正常人，甚至怀疑他们是不是人。

这时，一个小鬼使眼色，叫我不要出声。我走过去，把脑袋探进一扇窗户里。小鬼说：

“你看看那些丑婆子在做什么呢？”

那儿有一大群女人，有的在脸上仔细地修饰着，有的在重新打扮。她们出生时是另一副样子，而现在高跟鞋加高了身长，颜料描黑了眼眉，头发染了别种颜色，身上饰着花衣，手上抹了油膏，面部化了妆，双唇涂了红色。有几个女人用头发盖住秃头，那头发是她们从店里买来的。还有的女人手上托着半颗脑袋，正在涂油上色。

“女人什么都会发明创造，”一个小鬼说。“她们虽然不是

①② 埃斯塞沃拉，公元六七世纪的罗马贵族。他在波塞纳率领埃特卢里亚人包围罗马时，因没有杀死波塞纳而烧掉自己的右臂。

③ 在基督徒中，如果说某某是“摩尔人”，就是侮辱他；如果说是“左撇子摩尔人”，则是双倍的侮辱。

太阳，不是星斗，但拥有光芒。好多女人躺下时是一副面孔，起来时是另外一副；睡下时是一种头发，起来时是另一种。你们一定不止一次地想过占有他人的妻子，但又不承受通奸之嫌。你们看看，她们是在怎样对照镜子反复端详自己呀！这些女人是坏女人，只是想变好才被打到地狱来的。”

那些女人是因为这种缘故才被打到地狱里，竟然有这种事，真让人不寒而栗。我往前走了几步，看见一个男人独自坐着，没有火，没有冰，没有魔鬼，没有刑罚；我在地狱里还没有听说过如此绝望的嚎叫呢，他把心都哭碎了，身体被打得血肉横飞。

“让上帝保佑我吧！”我在心里说。“这个人没有被上刑，还叫什么苦呀？”

他越发嚎叫厉害了。

“告诉我，”我说，“你是什么人？没有人打扰，没有烈火烧身，没有冰块围着，还叫什么苦呀？”

“哎呀呀！”他扯着嗓子说，“地狱里数我受的刑罚最严重！你是不是认为我还得受刽子手的惩罚呀？我真不幸，我的灵魂忍受不了如此残酷的折磨！你没看见呀？”

他啃咬起椅子来，同时呻吟着在周围转动。

“看呀，我是有错，但也不至于永远受这种罪呀！唉，你这个可怕的魔鬼呀，我本应该做好事，但不听别人劝告，铸成了大错！我这不是在演出连轴戏吗！为什么上帝如此惩罚我！放开我吧，我本来可以享尽人间荣光，却受到这般折磨，而别人不用付出我这种代价就能享受到！噢，理智哟，你把天堂描绘

得那么美，不是有意气死我吗！让我安静一会儿吧。难道我的意志不让我安静一会儿？哎呀呀，我的贵宾，你看看，地府的隐而不见的火焰和许许多多无形的行刑手在怎样摧残着我的理解力、记忆力和意志力呀！它们累了以后，良心的蛆虫又钻了出来，饿狼似的啃咬我的灵魂。我真可怜呀，成了它们的永恒食物。”

说到这里，他提高了声音：

“在这座死人宫殿里，是不是有人出卖了自己的灵魂，让我遭受无尽的苦？他妈的，生前有学问、有计谋、有思想、举止谨慎的人，注定要付出代价的；他们是自己的地狱，是折磨自己的刑具。”

他有气无力地给自己上刑，面孔更加痛苦。我害怕了，赶快离开，一边走一边说：

“你们看看，那么一大堆理由、学说和学问，有什么用呀！他一个人独自哭泣，地狱装在他的灵魂里！”

说话间，我来到一群人身旁，他们在受刑。许多灵魂挤在几辆马车上接受钳肉刑。马车前面，有人高声喊着：

“这些人行为不轨，声名狼藉，上帝命令惩罚他们！”

我看了看受刑的人，每个人都把别人拉到自己的刑具下面。这样，所有人便领受了每一种刑具，这是罪有应得。他们在人间传授恶习，上帝说他们还不如不出生呢。

有几个酒店老板在地狱里大摇大摆地行走着；看到他们，我忍不住笑出声来。他们还挺自由的，地狱里所有人都关在牢房里，而他们却不然。我问一个小鬼为什么把他们放出来，他

说：

“我们给他们打开了门。他们为了到地狱来而做了那么多事情，没有理由害怕他们逃离这里。酒店老板转移到这里，不出三个月就变成和我们一样的魔鬼了。我们只防备他们一点，就是不让他们走近别人的火堆旁，不然他们会用水把火浇灭的。”

不过，你如果想看看更吸引人的东西，就到那边栅栏去，那是地狱的最底层，犹大和那伙可恨的施舍发放人都在那儿。

我按照他指的方向走去，一眼就看见了犹大。我很高兴见到他，他的许多继承人围在他的周围。他到底有一张怎样的面孔，我可说不清楚，我只能说我消除了一个大问号：他既不像西班牙人画的那样一脸红胡子——那是让人们把他看成外国人——，也不像外国人画的那样一脸黑胡子——那是让人们把他看成西班牙人——，而是一个“阉人”。如此卑劣品格和表里不一的作风，只能在这种既不是男人又不是女人的人的身上找到。除了“阉人”，还能有谁那样不要脸，表面上亲吻耶稣，心里却想着出卖他？除了“阉人”，还能有谁只是因为提着袋子^①，就被打到地狱里来呢？除了“阉人”，还能有谁那样怯懦，连想都不敢想上帝是无限怜悯的，就上吊自缢呢？我知道，那是罗马教会命令做的。不过，在地狱里，我觉得犹大像个“阉人”。如果让我说魔鬼怎么样，我也用这个词。所有魔鬼都是阉过的，没有胡须，而且满脸皱纹。在地狱里所有人都要受火

^① 这是双关语。一指犹大出卖耶稣以后，把所得的钱装在袋子里；二指阴囊，因为阉人不可能有阴囊。

刑，所以我怀疑魔鬼之所以没有胡须是火焰燎烤的缘故，皱纹是受热造成的。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我没看见谁长着眼眉和睫毛，所有魔鬼都是光秃秃的。

犹大看到有那么多施舍发放人来给他献殷勤，同他一起消磨时间，高兴极了。只有几个人告诉我，他们已经不模仿他的样子了。我注意观察了一下，随后走到犹大身边，看到施舍发放人正在受刑。犹如秃鹰吃掉悌悌欧^①的内脏那样，有两只被称为大鸨的鸟儿在掏他们的五腑六脏。一个小鬼不时大声说道：

“大鸨就是施舍发放人，施舍发放人就是大鸨。”

听到这喊声，大家都抖动起来。犹大拿着那 30 枚银币^②，正在受刑。我想对他说点什么，心里十分难受。于是，我凑过去，对他说：

“叛徒，天字第一号不要脸的人，你怎能为几个臭钱就出卖师长、主和上帝呢？”

他听了以后，回答说：

“你们为什么对那事一直抱怨不止呢？那事对你们可是好处大大的。对于你们的健康来说，我是良药，我是补剂。倒是我应该抱怨，我给自己闯了祸。有些异教徒对我极为崇敬，因为我是第一个给你们送药、治病的人。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唯一一个犹大，基督死了以后，又出现了好几个比我还坏、还忘恩负义的犹大呢，他们不仅出卖他，而且把他出卖以后又买了回

① 悌悌欧，希腊神话中的人物。

② 犹大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他出卖耶稣后得到 30 枚银币。

来,鞭笞,钉在十字架上。更有甚者,我在他死亡以前是以信徒和施舍发放人的名义做事的,而那些人则是以他子孙的名义做的,生前对他不忠,在他受难、死亡和复活时又不义,虐待他,迫害他。这个罐子就是证明,它本来是玛戈达莱娜^①的;我有点贪心,想卖掉它,救济穷人。现在,它倒成了我的最大苦痛之一了,卖掉它是可以救济穷人的呀(什么都是可以卖的)。后来,我还是坚持我的想法,把油膏卖掉,最后把拿着油膏的主也卖掉了。这样,我才得以搭救更多的穷人。”

“盗贼!”我这样说,实在克制不住了。“你看看玛戈达莱娜跪在基督的脚下,贪婪之心大增,恨不得让她的泪珠变成珍珠,揪下的一绺绺头发变成金条,而不是要她的药膏去治病。我想知道一件事,你为什么把你的画像都穿上靴子,而且‘犹太的靴子’已经成了人们经常使用的典故?”

“这并不是因为我那时穿着靴子,”他回答说。“不过,他们把我画成那个样子,是想说我一直在往地狱走着,永远做施舍发放人。所有像我这样的人,都应该画成这个样子。这是原因之所在,而不是像某些人推测的那样,我一直穿着靴子。人们还说我是葡萄牙人,那不对;我是……”

我记不清他对我说是什么地方的人了,也许是卡拉布里亚,也许是另外一个地方。

“你应该知道,我只是施舍发放人,因为出卖东西才被打到地狱来。除了个别人,其他人被打到地狱来是因为买东西。

① 玛戈达莱娜本是个有罪过的女人,后来被耶稣教诲成为圣徒。



至于你说我是叛徒，坏透了，把基督低价出卖，这话说得很对。我只能那样做，我太轻信犹太人那类卑鄙的人了，我如果多要钱，他们是不会给的。你现在如此恐惧，又说我是有史以来最坏的人，那么请你到下面去，还会看到比我更坏的人呢。去看看吧，你和犹大说得够多的了。”

“你说的是实情。”

我朝着他指的方向走去。一路上，我看到好多魔鬼，拿着木棒和长矛，把许多漂亮女人赶出地狱，还有不少邪恶的忏悔牧师和学者。我问一个小鬼，为什么要把他们赶出地狱；他说这些人对人间地狱的居民很有用途：女人有漂亮面孔，骗人的容貌和动人的姿色；忏悔牧师有“标价的赦免”，学者有潇洒面容和邪恶风度。之所以把他们赶走，是因为他们挑拨离间。

我在地狱里看到的最复杂的官司和最困难的案子，是一个女人呈送的。她同另外许多当过妓女的女人被打到地狱来。她站在几个盗贼面前，说：

“先生，你说说看，这件事得好好议论议论：盗贼是因为偷别人东西才被打到地狱来的，而女人献出自己的东西，为什么也被打到地狱来。上帝作证，有人说做妓女是正义的，那么向大家献出自己东西也是正义的了。我们就是这样做的，这有什么过错？”

我没有继续听她讲下去。我听到她提到了盗贼，便问道：

“书记员在什么地方？我一路上一个也没有碰到，地狱是不可能一个也没有呀？”

一个小鬼说：

“我看你在地狱里一个也碰不到。”

“那么，他们在什么地方呀？莫非全都得到拯救啦？”

“没有，”他说。“不过，他们不再用脚走路，而是长了羽毛，学会飞翔^①了。在堕落之路上没有书记员，并不是因为坏人多得容不下他们，而是因为他们的行动敏捷，起飞、到达和进入地狱只是眨眼工夫。他们是自己生出来的。就是因为这些，在堕落之路上看不到他们的影子。”

“为什么这里一个也没有呀？”我又问。

“有，”他回答说。“不过，他们不用书记员的名称了。在这里，人们都把他们叫做猫儿^②，你只要看看地狱这座古老、庞大、破烂和肮脏的建筑物里连一只老鼠都没有，就知道他们的人数多得到了什么程度。老鼠都被他们逮光了。”

“可恨的法警，地狱里也没有呀？”

“他们不在地狱里，”小鬼说。

“地狱里好人倒比坏人多了，这怎么可能呢？”

“我说他们不在地狱里，是因为每个可恨的法警身上都有一座地狱。”

我在胸前画了个十字，说：

“你们这些小鬼那么憎恨法警！”

“可恨的法警比魔鬼还魔鬼，我们害怕呀，他们一来，我们不就成了多余的了么！这样，审判灵魂的差事将完全被他们壅

① 这是双关语。在西班牙文中，“羽毛”有“笔”之意，而书记员又是以笔为职业的。

② 在西班牙文中，“猫”这个词又有“小偷”、“扒手”之意。

断去了。到时候，魔鬼裁减魔鬼，我们必将被辞退。你说，我们怎能不恨他们呀？”

我不想听下去了，于是又向前走去。我看见一个大网子里圈了不少灵魂，有的默然无语，有的流着眼泪，一个个唉声叹气。有人告诉我，那是恋人聚集之地。我看到他们死后仍然不停地叹息，心中十分悲痛。有的在思念自己的爱情，但因为没把握得到它而极为痛苦。噢！多少人被打到地狱来都是因为爱情罪过呀，爱情的力量或者爱情的画笔把容貌夸大了，从而欺骗了他们。一个小鬼说，大多数是被“本塞盖”^①毁灭了。

“谁是本塞盖？”我说，“也许本塞盖是一种什么罪行？”

他笑了笑，说：

“他们是自毁，被漂亮的面孔迷住了，说什么‘我以为’不会一见钟情呢，‘我以为’不爱上呢，‘我以为’她会给予我而不会剥夺我呢，‘我以为’我没有情敌呢，‘我以为’她只爱我一个人呢，‘我以为’她只钟情我呢。在地狱里，所有情人都把‘我以为’挂在嘴边。他们这些人呀，总吃后悔药，对自己一无所知。他们的爱情简直长满了疥疮。有块牌子这样说：

这种爱情没有谁不能征服

当然以正当手段，要把道理讲述

这种爱情是疥疮，而不是热情

能够传染，也能清除。”

① “本塞盖”是“我以为”的音译。

参

“有民歌手吗？”我说，“诗人就在附近呀。”

我向一侧转过身去，看见一群民歌手，足有上千人，关在笼子里。他们在地狱里被称为疯子。我从上到下仔细地打量了他们一番，其中一个人指着我说的那些女人，说：

“这些漂亮的夫人呀，是男人床上的半个女仆，给他们脱衣服，但不给穿上。”

“你们在这儿还如此大胆呀？好大的胆量呀！”我说。

这时，一个戴着镣铐、比谁受刑都重的人说：

“兄弟，向上帝祈祷吧，看看是谁发明让诗押韵的！下面是我的一首诗：

一位夫人很专断
她比路戈莱西娅^① 要廉洁
为了押韵起见
我在三行诗中给她个妓女头衔。”

为了押韵
我不得不把天才、杰出放在一边
把这样女人称做傻蛋
韵律法则多么凶残。

① 路戈莱西娅，是罗马帝国女英雄。

三行诗中也是这么乱
我只好得罪一位大臣，很抱歉
因为最后一句诗
要用犹太这个词跟在后边。

我不是说希律太天真
说苦而不能说甜
硬把温顺
称做傲慢。

也是为了押韵
我把丑恶案子挑在肩
管起来
审讯又长又难。

在八行诗中间
我用的词是盾牌一面
还把妻子正派的七个丈夫
变成戴绿帽的王八蛋。

你好好看看
韵律管得多严
噢，不幸的诗人

◆

变质了，纯洁诗篇！”

“竟有这种妙趣横生的疯癫事！”我说。“你们在这儿做这种事，不累呀！”

噢，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些什么东西呀！

一个小鬼说：

“这些人歌颂他们的罪过，如同别人为自己的罪过痛哭一样。他们这些人姘居，不成为牧师便成为不接受洗礼的人。把他们写进诗里示众。他们如果爱自己的夫人，最好送给她们一首十四行诗或八行诗，如果讨厌或想抛弃她们，那就把她们写进讽刺诗里。他们有绿宝石草地，金黄头发，明亮珍珠，清澈泉水和闪光的才华，但就是找不到钱买件衬衣！他们是怎样的人，几乎无人所知。他们有着基督徒的声名，异教徒的灵魂，野蛮人的思想，温文尔雅之士的语言。”

“我如果再在那儿停留一会儿，”我自言自语地说，“还会听到令人痛心的东西。”

我又向前走去，把他们丢在一边，想走到不知道如何向上帝祈祷的人的身边。噢，他们的表情多么痛苦呀！噢，哭得多么伤心呀！他们的舌头已被判处终身“监禁”，一个个默然无语，小鬼粗声粗气地训斥他们：

“噢，你们的灵魂扭曲了，都倾斜到地面了！你们竟然胆敢用唯利是图的祷词和商人的囤积居奇的欲望去惹怒上帝，向上帝索求在别人听起来都感到羞怯的东西，等待机会自己去拿宗教组画，去祈求满足自己的奢望！可是，你们为什么对上


帝不像对百姓那样尊敬？上帝看见你们躲在角落里，说话怕人家听见，低声细语，让话语从牙齿中间挤出来：

‘主哟，快让我父亲死去，让我快些继承家产；把我的大哥带到你的极乐世界，保证我得到长子继承权；让我在脚下找到金矿，让国王多多关照我，得到他的恩惠！’”

“你看，你们无耻到了怎样的地步，”他说，“竟然说出这种话来：‘快快干吧，如果做到这一点，我答应你让孤女结婚，让穷人穿上新衣服，把祭坛装饰一新。’”

“简直瞎了眼；对别人允诺赠送礼品以换取巨大财富！向上帝求要他常常在惩罚之后才馈赠的东西；如果上帝给了你们，你们离开人间时会因为得到了那些东西而感到内疚的；如果不给，你们活着时将忍受疾痛。你们这些蠢人，总是怨声载道。你们如果因为许了愿会成为大富翁的话，那么请告诉我：你们还了哪些愿？哪位圣神没有得到过铺天盖地的许愿？许愿之后，是不是把他们忘得一干二净，甚至不给他们衣服穿？面孔吓人的无赖，在祭坛摆上了怎样的蜡烛？是不是人走茶凉？你们许愿，是为了私利，而不是出自心愿。你们是否向上帝祈求过心灵的安宁、恩典、关照和启迪？没有，这是肯定的。你们甚至不知道这些东西有什么用途，也不知道它们到底是什么东西。你们不知道上帝从你们那里得到祭祀、杀生和供品完全是纯洁心灵、谦恭精神和炽热善心的象征。这些东西伴着眼泪就成了钱币，如果说上帝贪婪的话，他只渴望从你们身上得到这些。听我说，上帝希望你们记住他，那是为你们好。你们在他受难的时候没有记起他，他让你们受难，是为了不忘记

他。愚蠢的祈求者哟，请想一想，你们鲁莽地向上帝求要的东西，不是会很快消耗完吗！到头来，你们还不是仍然处于窘境，孤零零地度过余生！你们看到了吧，你们的儿女没有从你们的财产中取走一文钱，花在慈善事业上；他们说你们不可能捐助慈善事业，因为你们如果有这种意愿，生前会好施乐善的！你们向上帝求要的东西，在许多情况下他是为了惩罚你们不知廉耻才给予你们的。上帝无所不知，他知道你们向他求要东西时是冒一定危险的，所以在《天主经》中首先教给你们的是如何祈祷和求要。不过，没有多少人懂得上帝教授的与他交往时所用的语言。”

他们还想说下去。但是，不知道怎的嘴巴里塞满了东西而说不出话来。

我看见他们无话可说，便向前走去。那儿，一大群巫师正在接受火刑，那是惩罚他们的诈骗行为。一个小鬼说：

“你看看这些画十字、作法的巫医，他们简直是十字贩子，不知道骗了多少人。他们宣称，有三寸不烂之舌就可以得到想得到的东西。如果病治好了，病人当然要重谢；如果治死了，病人又怎能抱怨他们呀！人们总是感谢他们，病人康复了，要送礼；病人死了，继承人要酬谢他们的劳动。如果用水和布治好了伤口——这是大自然的恩惠——，他们则说是犹太人教给的咒语显了灵。你看看，这咒语出自何人之口呀！如果病情恶化、加重或病人死亡，他们就说病人大限到了，用花言巧语愚弄你。他们说这个人的五脏在手掌上，那个人被肋骨刺伤，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的谎言呀！我最为关心他们的活动范围，都在

步

方圆四五十莱瓜^① 以外——就是那儿，有位先生被他们治死十三年了——，因为这样，很少有人认真探询他们的所作所为。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用清水治病，那些人因饮酒过度生病。一句话，人们这样评论他们：‘扒窃——祝福’。就是说，他们用祝福一类的话进行扒窃。其实，这些巫师一无所知。我注意到，几乎所有巫术用语语法不通。我不知道，这些病句怎能变成灵丹妙药。总之，不管怎么说，他们都在那儿。有些还是好人的，他们是上帝的友人，把从上帝那儿获取的健康赐予病人；友人的影子常常带来生机。不过，要想成为好人，你应该注意观察江湖医生，他们也说自己有灵丹妙药。”

他们大怒，说确实有灵丹妙药。一个小鬼听了以后，答道：“每条路上都有那么多人边走边发功作法，为什么看不到灵丹妙药呀？”

“好了，”一个小鬼说，“我都气坏了。你们干脆到江湖医生的大本营看看，他们也是那样生活的。”

大家去了那里。我又下了道台阶，想看看犹太对我说的比他还坏的人。一间大房子里，挤满了疯疯癫癫的人。魔鬼们说，他们既听不懂这些人的话，又无法向他们询问什么。他们是星卜专家和炼丹术士，身边摆着炉子、坩锅、泥土、矿石、渣土、皮革、垃圾、人血、尘埃和蒸馏器。这儿加热，那儿清洗；这儿分拣，那儿提纯。把水银固定在铁锤上，将黏稠物质加以稀释，除去杂质，用高温冶炼。有人在争论着是否点燃火绳，莱依蒙多

① 西班牙里程单位。1 莱瓜约合 5.5 公里。

的火取自石灰还是火光。托赫尔墨斯^①的福，他们已经开始进行这项伟大工程。在另一个地方，已经有浅黑色的物质出现了，不久将变成红色。这里还有个自然常识问题：“自然当然喜欢自然，自然求助自然。”他们还有别的神谕，都是有关原料转换方面的。结果呢，自己的鲜血变成了脓肿、垃圾、头发、人血、兽角，残渣不是变成黄金，而是黄金变成垃圾，成为乌有。噢，那是怎样的声音哟！天父死去，复活，又被杀害！那些声音多么凶狠呀！化学家的声音被压得都听不见了。

“噢，感谢上帝！他让世界上最卑劣的东西转变成最有益的东西。”

大家激烈地争论起来，到底什么东西最卑劣。一个人说他已经找到了那东西；如果点金石是最卑劣的东西做成的，那么这最卑劣的东西就应该是小官吏。如果不是有人说他们有很多气体^②的话，早就把他们蒸煮、蒸馏了，因为冶炼点金石不需要气体特别多的物质。这样，得出的结论是：世界上最卑劣的东西应该是裁缝，他们留下的每一个针脚都是一桩罪行，他们又是世界上最骨瘦如柴的人。

争论快结束时，一个小鬼插话说：

“你们想知道什么东西最卑劣？应该是炼丹术士。他们最卑劣，冶炼点金石，必须把他们都焚烧了。”

于是，在炼丹术士身上点起了火。顿时，火苗熊熊，只等炼出点金石来。

① 赫尔墨斯是古埃及人崇拜的“托特”神的别称。

② 这是双关语。在西班牙文中，“气体”又有“派头”、“架势”之意。



另外一边也有一堆人，人也不少，他们是星卜家和搬神弄鬼的人。一个手相家一边走一边拉起被打到地狱来的人的手，看着说：

“这不是很清楚吗，你们手上都有土星纹，当然被打到地狱来了！”

另外一个人也有节奏地爬行着，身边摆着星历表和教历表，一边测量高度一边纪录星座位置。他突然站起来，大声说：

“我的上帝，我母亲如果早生我半分钟，我就解脱了，因为土星在那个方位上，和原来不一样了；火星向生命之家移动，天蝎座不那么邪恶了。命运只让我捞到代理人职位，当然成了个可悲的乞丐了。”

在他之后，又有个人对折磨他的小鬼们说，好好看看，他是否真的死了。他认为他不可能真的死去，因为木星正在升起，金星仍然在生命之家，没有任何不祥之兆；所以，他能活90岁。

他一个劲儿地讲述着，谁也撵不走他。

又一个手相家跑出来，炫耀自己的知识多么多么渊博。他一边念诵符咒，一边在手上画出天宫“十二宿”。然后，掐着指头计算起来；过了一会儿，向法官提了几个问题，以证明他是最优秀的星卜家。他如果说对了，说中了，那也是数学问题，如同穿大号的鞋子一样，没有什么奥秘，尽管佩得罗·德·阿巴诺^①在场陪着科尔内利略·阿格里帕^②。后者是个有名的巫

① 佩得罗·德·阿巴诺，生于1250年，著有《调和者说》。——原注

② 科尔内利略·阿格里帕(1486—1535)，德国哲学家、炼丹术士。

参

师,那时他的灵魂正被他的邪恶著作点燃的大火烧烤着。

在这个人之后,我看见特里德米欧神父^①,他手里拿着他的《密码术》和《速记学》;他非常讨厌魔鬼,生前就对他们恨之入骨。他对站在面前的卡尔达诺^②极为气愤,因为后者说了不少他的坏话,其著作中充斥着从巫婆那里搜集来的谎言。

胡里奥·塞萨尔·斯卡里赫罗^③在另一边,在“静修”中忍受着煎熬,同时为对荷马写的侮辱性的不实之词和诽谤而在涤罪。他写那些东西是为了把崇拜马隆^④的维吉利奥捧上天。

阿尔特菲奥^⑤咧着嘴巴笑个不停,用巫术研究鸟类语言。米扎尔多^⑥表情阴郁地刮着胡子;他做过许多荒唐的试验,可再也找不到可笑的东西写了。

特奥弗拉斯托·帕拉塞尔索^⑦哀叹自己把时间都花在了炼丹术上;不过,他高兴的是写出了医学和巫术著作——尽管谁也看不懂——,给印刷厂送去了许多粗鄙的、近似下流的东西。

在这些人之后是乌贝格尔^⑧,一副叫花子模样,好像所有以写谎言、谬论、巫术和鬼神的人的破衣服都穿在了他的身上;他的著作是摩尔人、异教徒和基督徒的大杂烩。

① 特里德米欧(1462—1516),还著有《占卜的自然哲学》一书。——原注

② 卡尔达诺(1501—1576),意大利学者、数学家、哲学家。

③ 胡里奥·塞萨尔·斯卡里赫罗(1484—1558),意大利语言学家、医生。

④⑧ 原著注释称,无法确认他们的身份,只能推测是哲学家或数学家。

⑤ 阿尔特菲奥生活于12世纪,是赫尔墨斯派哲学家。

⑥ 米扎尔多,1520—1578年间在世。——原注

⑦ 特奥弗拉斯托·帕拉塞尔索(1493—1541),瑞士医生、炼丹术士。



《萨洛蒙^① 释读》的秘密作者和打断他梦境的那个人也在那里。噢，创作《抗击世界一切危难》的异教徒嘲弄华而不实、荒唐可笑的祷词，他在忍受着怎样的烈火的烧烤呀！

卡丹^② 不是也在被烈火烧烤着吗！拉塞斯^③的著作不是正被烧成灰烬吗！泰斯内里奥^④同他的看相著作一起遭受煎熬，因为他用他的胡言乱语使许多人变得疯疯癫癫，尽管这位奸滑的家伙明明知道某些人并不能从相貌上看出什么来，原因是他们或由于恐惧或由于有困难而不能把自己的倾向表露在外，或者控制着不外露，而只有王孙公子的面孔和表情才能真正反映自己的倾向，因为他们对任何东西都毫不顾及。

再后是埃依拉多·鲁宾^⑤，他的仁慈和粗鄙人一样，在面孔上道出了他们有着相似的习俗。

对于意大利人司各特^⑥，我并不把他看做巫师，而视做骗子。

还有一大群相似的人。看来还有许多人要来这里，因为那儿的旷地空荡荡的。除了几位漂亮女人——她们在人间是最迷人^⑦ 的——之外，谁也不能公正地对待这些巫术的鼓吹者。其他人都是生命的毒药：破坏人的能力，破坏人的肌体，迫使人偏爱被侮辱的东西。看到这一点，我不由地自言自语地

① 萨洛蒙，生活于公元前 970—公元前 921 年间，著有《谚语集》等。

②③④ 原著注释称，无法确认他们的身份，只能推测他们可能是哲学家或数学家。

⑤ 埃依拉多·鲁宾(1565—1621)，语言学家。——原注

⑥ 司各特(1175—1232)，他被称为意大利人，是因为他在该国为费德里克二世皇帝效劳多年。

⑦ 在西班牙文中，“迷人”与“巫师”两词词根相同。

说：

“我现在才意识到正在走近比犹大还坏的人的大本营。”

我急忙走过去，探头向里张望。如果没有上天的特别帮助，我真无法说出那是什么地方。上帝的正义把守着大门，十分威严；第二道门是厚颜无耻，高傲，背信弃义，无知的邪恶，盲目的怀疑，野蛮而疯狂的反抗。还有无耻、专断、充满血腥味的亵渎神明，这个怪物用上百张大嘴吠叫着，喷吐毒液，眼睛冒出熊熊的火焰。我在门槛那儿停下来，害怕极了。最后，我走进去，看见门口有不少耶稣出生以前就是异教徒的人。还有“奥菲特欧”们，希腊文就是这样命名蛇的；蛇欺骗了夏娃，毒害了夏娃，让她偷吃了知善树上的果子。该隐们颂扬该隐^①，他们说他是罪恶之子，处心积虑地与亚伯作对。塞特们，即塞特^②的后代，也在那儿。“多希特欧”被扔到了锅炉里，他认为只要有肉体就能活在人间，不相信复活，从而使自己（他比野兽还无知）失去了一大赐福。如果这些都是事实的话，我们可就像其他人一样了，和牲畜差不多了。为了“死而瞑目”，必须把自己想象成永恒的。于是，路卡诺用别人的嘴巴把相信灵魂永存的人称做：“本来错了，还喜滋滋的。”^③ 如果事情果真如此，就是说灵魂同可恶的肉体一起死去的话——我说——，就应该得出下面的结论：上帝把可怜思维能力给予了人，他们盼

① 该隐是亚当和夏娃的长子，亚伯的哥哥。该隐种地，亚伯牧羊。因耶和華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而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他为此大为嫉妒，把弟弟杀死。

② 塞特是亚当和夏娃的第三个儿子，生于亚伯死后，是挪亚的祖先。

③ 路卡诺(3—65)，拉丁诗人。这里指有人不相信灵魂永生，认为还会复活。

望永恒,但把什么都颠倒了过来,把重要的东西看得不屑一顾。但是,我们认为,是大自然而不是上帝创造了最高尚的动物,让他们在人间遭受最大的苦难。谁同意这种看法,谁就不相信人是永恒的。

撒都该教义^①的作者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教的信徒在恭候着基督,但不是把他作为上帝,而是作为普通人恭候的。

诺斯替拜日教教徒也在;但是,最为有趣的人是那些毒死青蛙的人,青蛙是上帝的工具,法老的灾难。

“穆索利达”分子也在,他们像金老鼠啃咬着,方舟都快漏水了。

崇拜“阿克卡罗那”苍蝇的信徒也在;奥其亚斯^②企图向苍蝇而不是上帝祈求健康,由此受到以利亚^③的惩罚。

还有穴居人,无福受益者,巴力神^④的崇拜者,阿斯塔罗特神^⑤的信徒,摩洛神^⑥和托菲特神坑^⑦的供奉者;“普特欧尔”则是埋在深渊的异教徒,被铜蛇^⑧救活的人。

许多犹太女人在洞穴里又哭又吵,那是对杜米兹^⑨表示哀悼。还有“帕哈尔”教徒,再就是卷起袖筒的太阳神女祭司,

① 系犹太教的一派,否认灵魂不死和肉体再生。
 ② 奥其亚斯(公元前 781—公元前 740),犹太王。死于麻风病。
 ③ 以利亚,犹太先知。
 ④ 巴力神,迦南教的丰产神。
 ⑤ 阿斯塔罗特神,是闪米特人对天神的称谓。
 ⑥ 摩洛神,是腓尼基宗教对重要男性大神的称谓。
 ⑦ 原指耶路撒冷以南的希农山谷,被称为神坑,犹太教用做地狱的象征。
 ⑧ 据《圣经·旧约》称,迦南人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得胜向红海进发,因道路难行而抱怨耶和华。于是,耶和华使火蛇咬他们。以色列人死亡惨重。这时,摩西出面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命摩西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说凡是被火蛇咬的人,一看这蛇就能复活。摩西立刻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被火蛇咬的人看了这蛇,真的复活了。
 ⑨ 杜米兹,是苏米尔宗教的农业和春天之神。

随后是信仰各保护神的闪米特人，等候希律的人被称为希律分子。我把他们统统看做疯子和笨蛋。

过了一会儿，我又来到基督出生以后的异教徒集中地。（噢，多么美好的场合呀！）我看见了特尔图利亚诺^①，他是个大学问家，在奥利吉内斯^②之前曾与十二使徒相处十四年之久后变成了叛教者，他在走上歧途时仍然坚信自己是正确的。我继续往前走，发现他前面还有好多人，如梅南德罗^③和他的师长西蒙·马戈^④。另外，沙图尼诺^⑤在那儿大放厥词；臭名昭著的非天主教徒巴西勒^⑥也在；安提阿学派的尼古拉斯^⑦，卡皮格拉特斯^⑧和塞林图^⑨，卑鄙无耻的伊便尼^⑩。后来是瓦伦廷^⑪，他宣称一切源于大海和寂静。

梅南德罗是撒马利亚^⑫人，自称是救世主，是天神下凡。为了效仿他，弗里吉亚人孟他努^⑬自诩圣灵。可怜的马西弥拉和柏利西拉跟在他的身后。孟他努的追随者是些宗教狂，声称圣灵是随他们而不是使徒来到人间的。

① 特尔图利亚诺(155—222)，一生为基督教的传播而奔走。

② 奥利吉内斯(185—254)，《圣经》注释家、神学家。

③ 梅南德罗(公元前342—公元前292)，古希腊诗人。

④ 西蒙·马戈，犹太宗教狂，拜日教的创造人之一。

⑤ 沙图尼诺，卒于251年，法国托罗斯首任大主教。

⑥ 巴西勒(?—363)，古代基督教神学家。

⑦ 尼古拉斯，生活于1世纪，始奉犹太教，后皈依基督教。

⑧ 卡皮格拉特斯，诺斯替教亚历山大派教徒。诺斯替教产生早于基督教，被后者视为异端。

⑨ 塞林图，公元1世纪在世，是早期基督教内一个异端派别的创始人。

⑩ 伊便尼一词源出希伯来文，意为“穷苦人”，故又称“穷人派”。早期为基督教派之一，后其大多数信徒成为该教的诺斯替派成员。

⑪ 瓦伦廷(?—161)，基督教诺斯替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被基督教正派视为异端。

⑫ 撒马利亚，是巴勒斯坦的一座古城。

⑬ 孟他努，公元2世纪人。约172年，入基督教不久宣称得到了圣灵的直接启示。时有两位女人，马西弥拉和柏利西拉，弃家追随孟他努四处传教。

内波斯主教不戴法冠而戴高筒帽，他说圣神应该同基督统治人人追求色欲和安逸的世间千百年。

再后是萨比诺大主教，他是阿里乌^①派异端，在尼西亚公会议^②上大骂不追随阿里乌的人不是白痴就是傻子。

之后，在一处肮脏不堪的地方，圣殿骑士团^③成员被格列门特^④——他继承了贝内迪托^⑤的教皇职位——判处火刑；圣殿骑士团成员开始在耶路撒冷被称为圣神，后来成了大富豪，彻头彻尾的偶像崇拜者，落得不光彩下场。

安特卫普的伪君子吉列尔莫是那副样子，简直成了妓女之父。他喜欢妓女而不喜欢贞洁淑女，和通奸女人勾勾搭搭，而对端庄女性视而不见。在他的脚下，躺着塞希斯蒙多^⑥皇帝的妻子芭芭拉，芭芭拉把许多妙龄女郎称做无知而愚蠢之辈。她像她的名字说的那样野蛮、凶残^⑦，给魔鬼当皇后。此刻，她对自己的罪行不但不感到厌恶，不感到可恨，反而要在这方面胜过梅莎利娜^⑧一筹，并且宣称灵魂、肉体和其它与她名字般配的东西都将逝去。

我从这些人中间走过去，又来到一个地方，只有一个人关在那里，全身肮脏不堪，一只脚失去了后跟，脸上挂着刀伤，身

① 阿里乌(约 250—336)，古代基督教神学家。反对三位一体教义。

② 尼西亚公会议于 325 年由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召集，会上制定了强制性的信条，确认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

③ 圣殿骑士团为中世纪天主教军事宗教修会，总部设在耶路撒冷犹太教圣殿，故名。

④ 格列门特，应为格列门特二世，1045—1046 年在位。

⑤ 贝内迪托，应为贝内迪托九世，1032—1045 年在位。

⑥ 塞希斯蒙多(1368—1437)，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⑦ 在西班牙文中，“芭芭拉”有“野蛮女人”的意思。

⑧ 梅莎利娜(25—48)，罗马皇帝的公主。

上缀着许多小铃。他在烈火中烧烤着，嘴里不停地说出亵渎神明的话。

“你是谁？”我问他。

“我是穆罕默德。”

身材、头伤和小铃都证明他是穆罕默德。

我向另一侧转过身去，看到当代的异教徒都在场。他们都是穆罕默德称为忠厚的人。我第一眼就看到摩尼^①。加尔文分子正在摧毁加尔文^②，太残忍了！在这些人当中，约瑟夫·斯卡里赫罗^③是主要分子，一个激进的无神论者，亵渎神明，出言不逊，虚荣心盛；一句话，是个失去理智的人。

最后是心肠邪恶的路德^④，披着斗篷，和他的几个妻子在一起；他气鼓得像只癞蛤蟆，对神明大放厥词。梅兰齐顿^⑤发表他的异端演说之后，不得不过着忍饥挨饿的日子。

叛徒伯撒^⑥坐在臭味熏天的讲台上，朗诵着他的教义；看到大学者恩利克·斯特凡诺^⑦时，我哭了起来。我问他希腊语的情况，他是那种状态，只能用吼声回答我。

“上帝哟！”我走到路德身边说，“一个坏人，我暂且不说他是坏神父，怎敢说不要崇拜神像？而这些神像，依我看来，代表

① 摩尼(215—273)，摩尼教创始人，自称是上帝选派的最后一位“先知”。

② 加尔文(1509—1564)，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家，为基督徒加尔文宗的创始人。

③ 约瑟夫·斯卡里赫罗(1540—1609)，胡里奥·塞萨尔·斯卡里赫罗的儿子，意大利哲学家。

④ 路德(1483—1546)，即马丁·路德，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发难者。

⑤ 梅兰齐顿(1497—1560)，德国哲学家。

⑥ 伯撒(1519—1605)，加尔文在日内瓦的继位人。

⑦ 恩利克·斯特凡诺，1528—1598在世。——原注

着伟大精神。你如果说，记住上帝并不需要神像，那倒是事实。把神像送给你，并不是为了这一点，而是为了让你对我们崇拜的神明和我们热爱的主的神像产生感情。犹如恋人情况一样，人们把他妻子的照片给他送来，不是为了让他记起她——虽然希望他挂出来——，不是为了看到一部分远在天边的身影而感到安慰。你还说，基督为所有人付出了代价，我们只有好好生活着就是了，因为创造了没有我的我，拯救了没有我的我。对，创造了没有我的我，好极了，他感到遗憾的是我葬送了他的功绩，玷污了他的画像，抹掉了他的形象。如果他像你坦白的那样在第一个人身上感到了自己的罪恶，那么他用死表达了他的爱。如果说基督忍受苦难甚至死去，是为了告诉我们一桩罪恶的代价，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避免罪恶的话，那么你从什么地方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死是为了让我们随意作恶吗？他让所有人满意，这是事实；但是，我们不应该做出努力吗？你在说谎！我们应该做出努力，不再坠入新的罪恶深渊之中，不再为犯下的罪恶付出代价。当我们只是因为上帝创造了我们而有负于他，他因为某桩罪恶大怒特怒，他为拯救我们而付出高昂代价时，我们难道不为我们的过错而感到遗憾吗？路德，你什么也不知道，对此，我感到惊讶。你的学识，你的敏锐，给你带来有什么好处？”

我如果不是看到著名诗人——与梅兰齐顿齐名的埃利奥·埃奥法诺·伊索^① 吊在那里呻吟着，露出一副惨不忍睹的面容的话，还想说点什么。噢，他全身都是刀伤、棍伤，变了形的眼睛放射着火光；我看到此情此景，痛苦地哭了起来！我

① 埃利奥·埃奥法诺·伊索，1488—1540 年在世。

不停地叹息着。

我赶快离开那里，向一条长廊走去。魔王在那儿，一群小鬼围着他，有男有女。我没有进去，我不敢看见他那副凶恶面目。我只能说，这条长廊里是那样井井有条，在人间也是很难见到的。长廊里，从头到尾都吊挂着皇帝和国王，活着的，死了的。长廊里人满为患，不过都是罗马人。我想看看有没有西班牙人，但没有看见一顶西班牙王冠；我高兴极了，高兴得说不出话来。

我看见几个人很有趣：萨达纳帕罗^①在纺车上受刑，埃利奥戈瓦洛^②被恶狗大口大口地啃咬着，萨波尔^③与太阳、星辰待在一起。维利亚托^④一边走一边挨罗马人的棍子，亚蒂拉^⑤横扫世界，双目失明的贝利略萨^⑥控诉雅典人，恺撒把布鲁托^⑦和卡西奥^⑧称为叛徒。噢，不称职的堂欧巴斯^⑨和堂胡里安伯爵^⑩在蹂躏着自己的祖国，身上沾满了基督徒的鲜血！在那儿，我还看见吊着许多别国的皇帝和国王。这时，门房走到我跟前，说：

“魔王说，你回到人间一定想多讲一点这里的事，现在请

-
- ① 萨达纳帕罗，神话人物，以骄奢淫逸著称。
 - ② 埃利奥戈瓦洛，罗马帝国皇帝，204—222年间在位，以疯狂、凶残著称。
 - ③ 萨波尔，公元3至5世纪，波斯有三位国王都叫萨波尔。此处难以确认是哪一位。
 - ④ 维利亚托，传说是葡萄牙卢西塔尼亚人的首领。公元前139年被罗马人杀害。
 - ⑤ 亚蒂拉，匈奴人首领，432—453年间在位。
 - ⑥ 贝利略萨(500—565)，拜占庭将军。
 - ⑦ 布鲁托(?—公元前508)，罗马帝国最高执行官。
 - ⑧ 卡西奥(?—公元前42)，杀害恺撒的凶手之一。
 - ⑨ 堂欧巴斯，生活于7世纪，西班牙高级神职人员。
 - ⑩ 堂胡里安伯爵，生活于8世纪，西班牙卡塔卢尼亚省长。曾与摩尔人结盟，为女儿报仇。

去看看他的密室。”

我走了进去。真是一处不多见的宝地，里面全是金银首饰。那儿还有六七千头上长角的男人，臭名昭著的法警也不少。

“你们都在这儿呀？”我说。“你们不是在地狱里吗，怎么又跑到这儿来啦？”

后来，我又看见不少医用小桶、许多记者、漂亮的用品、彻头彻尾的谄媚者。在四个角落里，各有一名检察官被烈火烧烤着。架子上，一个个处女脑袋朝下呆着，如同一只只杯子扣着放在那里一样。一个小鬼说：

“这些姑娘到地狱来时都是老处女，把处女膜当做宝贝保护着。”

她们的后面是募捐化缘人，身穿各式各样的衣服，许多是幽灵衣服，因为他们为幽灵化缘，举行弥撒。他们不是神父，给多少酒喝都剩不下。

周围还有好多女人，戴着面饰，装成母亲、姑娘、岳母的样子。

塞瓦斯蒂安·赫尔特坐在一道石阶上，他给德皇当保镖之后已经晋升为将军。这个在罗马开过酒店的远近闻名的人，曾为德皇进行过正义之战。

如果让我把在密室看到的東西都讲出来，三天三夜也不够。我走出来，一副惊恐表情；我自言自语地讲着看过的东西。我请求阅读此文的人，仔细些，认真些，从我写的这些真实事情上汲取教益，从而不必亲自到这种地方来。我要告诉读者，

参

我写这些东西并不想挑起事端，意在唤起人们对恶习的憎恶，因为谁身上有恶习都是要下地狱的。我说的地狱里的那些人，并不包括好人。我的话讲完了。1608年4月的最后一天，即我28岁生日这天于弗列斯诺。

此书经教会审查过。^①

^① 原文为拉丁文。

从内部看人间

致奥芬纳公爵堂佩得罗·希隆

这是我的作品。当然罗，您一定这样想，这些作品不可能把我送上天堂。不过，我写这些东西并无它求，只希望这个世界送给我一个适当的名称，而我最珍爱您仆人的这个名称了。我把我的作品寄送给您，是想请您以伟大亲王身份颂扬几句；这样，作品也会修改得更为完美些。让上帝保佑您福寿双全，把恩与德献给人间。

堂佛朗西斯科·克维多·维列加斯

1612年4月26日于本村

献给

上帝为我造就的

纯洁或显赫的、虔诚或

残忍的、善良或健康的读者

已经打听清楚了，许许多多的人，其中包括梅特罗多洛·齐奥^①，都意识到没有任何人知道那事，所有人都一无所知。事情知道得不很确切，就是说，模模糊糊地知道一点儿，而且还有不少疑点。医生兼哲学家弗朗西斯科·桑切斯^②在他的题名为 Nihil scifur^③ 中也是这样说的：一无所知。在人间，有的人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努力学习，力争掌握一些知识。他们的愿望是良好的，但做起来却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学习只能使他们认识到真理远未被找到。另外一些人什么也不知道，但又不学习，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无所不知。这些人当中，有许多是不可救药的，他们羡慕悠闲和顺利，心中十分苦恼。还有的人一无所知，但他们说自己什么也不知道是因为以为知道了一些真理，其实一无所知。我们尽管相信他们的话，但还是要惩罚他们，他们很虚伪。还有一种人——我就属于这种人——是最坏的，他们一无所知，不只不想知道什么，而且不认为有谁知道什么。他们说所有人都是一无所知的；所有人说他们也是一

① 梅特罗多洛·齐奥，公元4世纪的原子论者。

② 弗朗西斯科·桑切斯(1552—1632)，西班牙人，早年在法国学习医学和哲学。

③ 拉丁文，意为“一无所知”。

无所知的。大家说的都是实情。人们认为在文学和科学方面不会有所失，便把梦想的东西印制出来，公开出版发行。这些人给印刷工人创造了就业机会，养活了书商，浪费了猎奇读者的金钱和时间。最后，那些书本只能拿去当包装纸用。我作为这些人当中的一员，不是最糟糕的无知者中的一员，并不满足梦见“最后审判”，也不满足把法警描绘成魔鬼，于是最近又写就了《地狱》，现在又乱弹琴（不过，这没有什么关系，不是跳舞），无缘无故地把《从内部看人间》写了出来。如果你喜欢，又认为不错，那我应该感谢你知之甚少，因为你对这么糟糕的东西都还感到满意呢。你如果觉得不好，我看应该有两种原因，一是我写这类东西太力不从心了，二是我写的不是你所希望的。读者先生，好了，感谢上帝，恕我赘言，恕我词不达意。

对于人间的事物，我们总是怀有非常奇异的想法，所以整天忙忙碌碌，无所事事，不知道回家，不知道休息，追求变化，追求开心，追求欲望，追求在无知中产生出来的欲望。人们如果在贪婪而失望地寻找一些事物，并且真正了解那些事物时，就会像醒悟过来蔑视它们那样厌恶它们。应该认识到愿望的巨大力量，人们用那么多美好的东西去追求快慰和兴味；当然这些美好东西只有在追求快慰和兴味时才存在。不过，无论谁得到了快慰和兴味，都不会就此心满意足的。人们知晓我们愿望的特点，所以为了满足我们便在我们面前经常变换面孔，露出另一副模样来。对我们来说，变换面孔等于化妆；面孔变得好看，当然会引起我们的好感。他们安慰我们，把我们的愿望拖在他们的后面，愿望拖着我们。

我经历过许多事情，经验告诉我，我越想知道什么，就越感到脑袋像团浆糊。那是被虚荣心征服了。在世界众多的生灵中迷失了方向，一会儿用眼睛盯着美貌面孔，跟在后面奔跑；一会儿跟在朋友身后，倾听他们的讲话。我从一条街跑到另一条街，成了众人议论的靶子。我不想走出迷宫，而是宁愿被欺骗下去。一会儿在愤怒的大街上，慌慌张张地踏着鲜血和伤疤，听着吵架声；一会儿在大吃大喝的街道上，看着人们劝酒干杯。一条街接一条街，好像没有尽头似的。我迷迷糊糊地走着，恐怖的喊声使我失去了疲倦之感；这时，有人拉了一下我的披风，我回过头去。

原来是一位满头银发的可敬老人，形容憔悴，衣衫褴褛。但是，他并不因此而显得可笑。相反，看上去很庄重，令人敬仰。

“你是什么人？”我问，“为什么如此嫉妒我？你们老年人讨厌青年人的情趣和娱乐方式，这并不是因为你们丢弃了自己的意志，而是因为你们的时间不多了，不能像我们那样寻开心。你一步步走向坟墓，而我却一步步走向未来。让我尽情地享受吧，多见见世面吧！”

他笑着道出自己的心情，说：

“我不妨碍你，也不嫉妒你，你希望得到的也是我所希望得到的。我很同情你。你知道时间的价值吗？你知道一天值多少钱，一个小时值多少钱吗？依我看，实际上你并不知道，并不懂得，时间一分一秒地从你身边悄悄地流逝过去，偷去了你的宝贵东西，可是你还那么高兴。告诉我，你看见过时间的脚



步吗？失去的时间，当你需要时或者呼唤它时，还会回来吗？不会回来，永远不会回来。时间只会回过头来耻笑和嘲弄让它那样流逝的人。你应该知道，死神和时间由一条锁链连在了一起。当时间从你面前匆匆而过时，便向你射出一颗颗子弹，将你拖向死亡，也许死神在等候着你，也许死神已经来到你的身边。随着你生活岁月的增长，死神不是一天天软弱下去，而是一天天自信起来。我认为，一生生活在死神的恐怖之中，时时想到会死去的人，是彻头彻尾的蠢驴；对死神好像视而不见、无所畏惧的人，是百分之百的笨蛋。你感到死神存在，就会害怕它；你害怕它，就会认为生命不可挽救，并且在生命结束时，也得不到安慰。只有把生活在人间看做每时每刻都在走近死亡的人，才是有理智的。”

“善良的老叟，你说得很对。你把虚无希望带走的灵魂给我送了回来。你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来，在这儿做什么？”

“我的衣着说明我是一个好人，尽管我穿得又破又旧。我喜欢讲实话。你活到今天最为不幸的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我的面孔。我的名字叫‘醒悟’。我的衣服破成这个样子，都是那些在人间宣称爱我的人撕裂的；我脸上的这些伤疤、棍伤和踢伤，也是他们所为。他们这样做，就是想把我赶得远远的。在人间，你们都说喜欢醒悟，但是醒悟之后，有的人却很失望，有的人甚至辱骂使他醒悟的人；比较有礼貌的人，不相信有醒悟存在。孩子，你如果愿意见见世面的话，跟我来，我带你去那条长街看看，那儿什么人都有。在这儿，人以类居，而在那儿人都混杂在一起。你去看看，不会感到厌倦的。我将把世界原原

本本地指给你看，不然你一个人去，只能看到一些表面现象。”

“我们去那条人间长街，那么，它叫什么名字呀？”

“叫虚伪大街，”他回答说。“这条街从人间开始，到人间结束。在这条大街上，几乎没有人没有屋子或者住处，如果说没有房子的话。”

你没看见那个以裁缝为生、绅士打扮的人？他是个伪君子。每逢喜庆日子，他都穿绸着缎，戴珠饰宝，和平时相比判若两人，根本看不到裁缝的影子。真的！

你没看见和那个骑士模样的人呆在一起的绅士？他在生活上一定量入为出，并且孤身一人。他本来是个伪君子，但却装出另一副模样来，好像一个很有派头的绅士。他为了招来仆人，把话说得天花乱坠，但做起来，既言而无信，又不如期偿还债务。绅士身份和贵族称谓对他来说只是一张“通行证”，准许他与债务结亲；对，与其说他与妻子结亲，毋宁说与债务结婚。

那位骑士为了当上贵族，竭尽全力成为城之冠威尼斯那样的名人，但是他的美名如同空中楼阁，而不像威尼斯那样建立在水上。他为了表现得像个大老爷，跑到野外去捕老鹰；养活这些老鹰花销那样多，他都没钱吃饭了，就连驮运老鹰的马匹也不食而死；而老鹰充其量给他捕一两只乌鸦一类的小鸟。

没有一个人露出本来面目来，大老爷为了投身大人物的事业，常常债台高筑；而大人物呢，又去模仿国王的样子。

那么，那些谨小慎微的人呢？你没看见那个人脸色阴沉沉的？他本来是个糊涂虫，但为了表现得有理智又谨慎，有大人物风度，遂唉声叹气，说记忆力减退，心情压抑，生活不快，受

治于人。这整整是一套虚假之词。他表面上知书识礼，实则是个蠢驴。

你没有看见那些老者？他们是留着大胡子的伪君子，把头发染得乌黑，总想像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你没看见那些孩子？他们则想指手画脚，装出明智有理的样子。那也全是假的。

在事物的名称方面，不是也有好多美妙动听的别称吗？老鞋匠被称为“皮鞋安抚人”。酒囊工人，称做“葡萄酒裁缝”，因为裁缝就是做衣服的。骡夫，“道路绅士”。酒店，“封地”；酒店老板，“出纳员”。刽子手被称做“司法人员”。骗子，“精明之士”；客栈主人，“贵宾”；饭馆，“隐居之地”；妓院，“美女之家”；妓女，“贵妇”；拉皮条的女人，“老板娘”；头上长着角的男人，“老实厚道”。把姘居叫做“友情”；高利贷，“交际”；诈骗，“开玩笑”；谎言，“风趣”；邪恶，“俏皮”；漫不经心，“大意”；无耻，“勇敢”；流浪汉，“宫廷大臣”；黑色人种，“肤色黝黑”；木匠，“师傅先生”；医助，“大夫先生”。这就是说，他们既不是表面那种样子的人，也不是别称表述的那种人。一句话，他们在名义上和事实上都是伪君子。

可是，不是还有些总的称呼吗？所有风骚女人都被称做“绝代佳人”；所有穿长袍的教士，“硕士先生”；所有流浪汉，“士兵先生”；所有衣着笔挺的人，“绅士先生”；所有杂役僧侣或其他什么人，“尊敬的大人”，甚至“慈父”；所有书记员，“秘书”。

这样，如果一个人不是这样无知，从而相信表面现象的话，他一定会看到所有人都是骗子，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他

们。你没有看见过罪过吗？所有罪过都是虚伪。罪过从虚伪开始，以虚伪结束；罪过从虚伪中产生，虚伪又孕育着罪过：气怒，贪嘴，高傲，吝啬，淫荡，懒惰，残杀，等等，数不尽。

“可是，我们看到的罪过并不相同、相似呀，你怎么向我解释这一点呢？”

“你对这一点一无所知，我并不感到惊讶，因为知道的人就是很少嘛。你听听我说的，就会明白了，你也许认为与你的看法背道而驰，也许百分之百的吻合。所有罪过都是有害的，这一点你说得一清二楚。你不是还向哲学家和神学家表白过吗，意志薄弱会助长邪恶，排除善举；如果没有意志参与，一个人即使怒容满面，知晓淫荡，也不足以坠入罪恶深渊；一个人要是有了邪恶想法，就是没有付诸于行动，那他也是犯下了罪过，尽管这方面情况千差万别。只有这样观察和理解，才能明了每一桩罪恶都是意志默许、推波助澜的结果。就其罪过的性质而言，只有邪恶的想法而不是善良的想法可能助长它。那么，还有比打扮得道貌岸然，以欺骗手法达到杀人目的更为显而易见、彻头彻尾的虚伪吗？虚伪的希望在哪里？约伯^①说，他们没有任何希望，因为他们是那种人，是坏人，是伪装起来的人，不是真实的人。每个有罪过的人，都比虚伪者的胆量小，这是因为他们的罪过有悖于上帝，他们既不同上帝在一起，也不把心放在他身上。然而，虚伪者的罪过虽然违背上帝意愿，可他们始终打着上帝的旗号，因为他们犯罪时把上帝当做工

① 约伯，为乌斯人，极为富有，并且具有非凡的忍耐精神。

具。所以，如同知道这一切并且对此深恶痛绝的人一样，基督曾对他的使徒做过许多正面的训诫，他说：‘你们决不能做可鄙的虚伪者。’这就是说，基督用训诫和比较法教导他们举止言行应该像阳光，像食盐，像宾客，像天才，而不应该怎样怎样；一言以概之：‘你们决不能做可鄙的虚伪者。’告诫他们不做虚伪者，意思是不能做坏人，因为虚伪者无论怎么说都是坏人。”

这当口儿，我们来到那条长街上，我看到了老人对我说的这群人。我们找到一处合适的地方，开始观察起来，并且笔录下来。那可以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葬礼。有几个流氓穿着五颜六色的宽大衣服，打扮得像杂役一样。他们摇着小铃走过去以后，教义青年、死亡小伙和棺材仆人纷纷走过来，大声念着连祷；再后是教团成员，他们后面是教士，一个个快速念诵悼亡经，高唱哀歌；他们走得很快，担心大蜡烛烧完。后来，是十二个流浪汉，也就是可怜的虚伪者，每人拿着一枚蜡烛，伴着遗体，给抬运棺材的乞丐披上衣服。其后，是至友和亲属的长队，陪着极度悲伤的鳏夫，此人穿着呢子大衣，身子裹得紧紧的，宽檐礼帽把整个脸膛都盖住了，连眼睛也看不见；他拖着沉重的身子，缓慢而无力地走着。我看到这场景，怜悯之情油然而生：

“幸运的女人哟！”我说，“你虽然死了，但仍然是幸福的，因为你的丈夫带着信念和爱情伴着你生活一辈子，现在又为你举行隆重的葬礼。幸运的鳏夫哟！你有这么多朋友，他们不但感情上陪伴你，而且帮助你从悲哀中摆脱出来。你没有看见

他们的痛苦表情、缓慢脚步吗？”

老人摇摇头，笑着说：

“太不幸了！那一切都是表面现象。现在，你如果从内部观察，就会真真切切地看到和表面现象截然相反的东西。你没有看到那些烛光、铃铛、杂役，还有陪伴的一大群人？蜡烛只照亮一点点；那群人什么都不是，尽管陪着；那么多人陪着只有一个目的，给人以隆重的假象。他知道，在那儿行走着的人，什么都不是；他们活着时可能是点什么，死了以后便什么都不是了。死人也有虚荣心；死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很高傲。那儿的大地结果子甚少，但又比你脚下踩的大地可怕得多，不值得那么看重，也不值得耕耘。你没有看见那些举着蜡烛的老人？他们不剪掉烛花——剪掉烛花，能照得更亮些——，因为经常修剪烛花，会加速蜡烛的熔化；反之，他们节省下来蜡烛，可以偷偷地拿到别处去卖。这些人要在男人死人身上试尝一下坟墓的味道，就是说不等死人品尝和试吃，每个人都先吃一口；换句话说，先捞它一两个雷阿尔。你看见朋友们很悲伤吧？他们是去送葬的，是被邀去送葬的；他们不是情愿去的，他们觉得还不如去做生意、去散步呢。那个人同另外一个人边讲话边打手势，他说邀请送葬、听弥撒这类事决不能同别的朋友一起去做。送葬就是把死人送到土里，让大地吞食殆尽。鳏夫并不是为妻子的死去，为自己孤身一人而感到悲痛，他所悲痛的是怕别人看见他把亡妻埋在垃圾堆里，不花一文钱，不举行任何仪式，从而被置于万人嘲弄的境地；所以，他被迫举行隆重葬礼，多点几枚蜡烛。他自言自语地说，这一点倒和他关系不

大，既然妻子早晚要死去，而且如果不在医生和药剂师身上花钱，不买药膏，不买药片，她早就一命呜呼了。算上这个，他已经埋过了两个妻子。他很高兴当鳏夫。你看，妻子刚刚死去，他已在筹划着和以前的一位女友结婚了；管她身世、作风好不好呢，反正过不了多久她也会命归西天的。”

我看到那一切，心惊胆战起来，不由地这样说：

“世上的事情和我们看到的多么不同呀！从今以后我可得把眼睛擦亮些，决不相信表面上看到的東西。”

送葬队伍从我们身边走过去，队伍不应该那么短呀！那位死去的女人也没有向我们指出她要沿着哪条路走去，好像哑巴一样，连下面这样的话都没有说：

“我先走一步，到你们将来应该去的地方等候你们，去陪伴另外一些人，我以前也是冷冷地看着他们走过去的。”

这时，从身后一幢房子传来声音，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我们走进去看里面出了什么事。房子里的人听到我们的脚步声，立刻哭叫起来，原来是六七个女人陪着一个寡妇在嚎叫，声音凄凉悲苦，这对死去的男人没有任何益处。同时，有拍击手掌的声音传来，好像是些训练有素的人在拍击。哭声伴着叹息，有时急促有时缓慢。房子里空荡荡的，墙壁光秃。悲痛的女人躺在漆黑无光的屋子里，那儿堆着好多破烂衣服。那几个女人在黑暗里哭着。有的说：

“好姐姐，眼泪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有的说：

“上帝会保佑他的。”

大家鼓励她听从上帝的意志。过了一会儿，她又哭起来，眼泪簌簌而下，边哭边说：

“他不在了，我还活着干什么呀？我生下来就那么不幸，举目无亲！谁关心我这个孤老婆子呀！”

那几个女人和她一起哭着，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几个女人如此悲哀，如此痛苦，把心中的苦水从眼睛和鼻孔排解出去。我的心软了下来，说：

“应该同情、怜悯寡妇！不用说寡妇了，对任何一位无依无靠的人都应该这样对待。《圣经》把这些女人称做哑巴，没有舌头。这就是说，在希伯来语中，寡妇这个词意思是声音。说得明白些，没有任何人替寡妇讲话，也没有人敢替她们讲话。她一个人讲话，没有人帮腔，即使讲话也没有人听，这和哑巴没有什么两样，甚至还不如哑巴。《圣经·旧约》里，说上帝非常关心无依无靠的人。在《圣经·新约》中，圣保罗^①说：‘主多么关心无依无靠的人呀，从上帝关照所有贫困的人。’‘我不需要你们纪念安息日，举行礼仪。’接着，以赛亚^②说：‘我移开脸，不听你们的阿谀奉承，我讨厌你们的燔祭、你们的礼节和典礼。把全身洗洗干净，不要污脏，排除杂念；我看得一清二楚，千万不要干坏事，学会乐施好善，寻求正义，救助不幸，关照孤儿，保护寡妇。’要为善举，为最受人们欢迎的善举祈祷，让祈祷声越来越响亮，要把保护寡妇列为一大善举。遵从圣灵之

① 圣保罗，早期反对并迫害耶稣门徒，后信仰耶稣，并奉圣灵之命在外传道。

② 以赛亚，希伯来先知。

意，把‘保护寡妇’这一条写了进去，因为一个女人如果是寡妇，如同我们习惯说的那样，谁都迫害她。‘保护寡妇’是件受上帝欢迎的事。那位先知又补充说：‘你们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到我这儿来，向我诉说诉说。’上帝叫做好事的人向他诉说，不能干坏事，救助不幸，关心孤儿，保护寡妇，按照上帝的这个旨令，约伯当然可以向上帝诉说，同时也排除敌人因为他向上帝诉说而对他的攻击和诽谤，原来那些人把他叫做蛮子，不敬神明。他在第三十一章中这样说：‘我难道拒绝了穷苦人向我提出的要求？我难道让寡妇失望了？’寡妇是哑巴，不能用语言表达出自己的愿望，只能用眼睛说话。用希伯来语应该这样说：‘寡妇向我射出焦虑的目光。’寡妇看着他，向他求救，因为她不能讲话。”

“让我为这个不幸的人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吧！”我对老人说。“让我的眼泪同这些女人的眼泪流在一起吧！”

老人有些发怒了，说：

“你本应该表现得谨慎、谦虚些。你卖弄自己的学问，摆出学者和神学家的架势以后，现在倒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啦？你为什么不等我向你讲讲这些事，看看值不值得说？不过，谁有权利阻止别人讲话呀？这也不奇怪，你也就知道这么多。如果寡妇不露面，你的那堆学问还不得烂在肚子里呀！一个人知道珠宝在什么地方，并不是哲学家；只有肯于劳作，把珠宝挖掘出来，才是哲学家。就是这样的人，还不能称为百分之百的哲学家，只有得到珠宝又能充分利用的人，才能称为合格的哲学家。你如果不谨慎、谦虚，就是知道一两句风趣话，能说会道，

◆

又有什么用？喂，你看见这个寡妇了吧？从外部看，她身上写满了悼亡经；而从内部看，她的灵魂乐开了花，虽然戴着黑纱，但满脑子淫荡想法。屋子里那么黑，每个人又用毯子盖着面孔，你都看见了吧？谁也看不见她们，擤鼻子呀，吐痰呀，哭叫呀，都是装出来的；眼睛呢，像燃烧的火焰。你想安慰她们吗？那就让她们独守一处，没什么可干的就跳舞去吧；女友们，也干她们的事吧：

‘你成了妓女，这等于断送了自己！有些男人很喜欢你。你都知道某某男人是谁吧，他如果不取代那个永远安息了的男人……’

另一个女人：

‘你们应该大谢特谢堂佩得罗，他到这儿来正是干这事的。我不知他怀疑我什么。说句老实话，如果必须……你这么年轻……应该……’

这时，那个寡妇眯缝着眼睛，张着干巴巴的嘴巴说：

‘现在还不是时候，一切都听上帝的，上帝认为合适，才能做。’

你们看看，这些寡妇孀居的那天，吃得最多；为了让这个寡妇振作精神，谁走进来都要劝她喝杯酒，并且吃点什么。她边吃边说：

‘我觉得什么都又苦又酸。’

她嚼着食物，说：

‘这对悲痛欲绝的寡妇没有什么用，她以前养成了习惯，要在丈夫陪伴下吃饭，每样菜吃一点儿，而现在要全部吃掉，

而且还不能向任何人倾诉心中的苦楚。’

喂，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又呼又叫有什么用呀。”

老人刚说完，我们便听到喊叫声、嘈杂声、醉汉的呼唤声。我们急忙跑过去，看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是个法警，他手中只拿着一截木棍儿，鼻子塌陷，脖子扭曲，光着脑袋，赤着身子，跟在一个小偷后面，呼唤国王帮忙，呼喊司法官员相助。那个小偷正向一座教堂跑去，他肯定不是好人，逃窜如飞，丧魂落魄。

后面，一大群人围着个书记员，他浑身泥巴，左臂上挂着几个盒子，在膝盖上写着什么。我发现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没有什么东西比书记员的罪过“生长”得更快的了，他不大工夫就写完了一令纸。

我问为什么吵吵嚷嚷的。有人说逃跑的那个人是法警的朋友，他可能把自己作案的秘密告诉了法警，后者不让他去干那种勾当，想捉住他。那人打了他几拳，挣脱了出来。他看到有人走过来，立刻跪下去请求保护，最后向教堂跑去，大概要做忏悔。

法警和他的伙伴——这些刽子手的帮凶，像狗一样吼叫着，跟在法警后，怎么用力跑也追不上——追赶逃犯时，书记员还在撰写诉讼状子。那个小偷一定是个机灵鬼，不然那些人怎么像旋风一样追赶也追赶不上呀。

“共和国用什么奖励这位如此忠于职守的法警呀？我和另外一个人太珍惜自己的生命、荣誉和财产，而他却奋不顾身。他应该得到上帝的赐福，得到人们称颂。你看看，他浑身是伤，

◆

满脸鲜血，拼命追击罪犯，为的是为人民的安居乐业除去祸根。”

“够了，”老人说，“要打断你，你还不讲上一天一夜呀。你应该知道，那个法警并不是为了任何人的利益去追赶、捕捉小偷的，你不是都看见了，而是因为这儿的所有人都在注视着他，他为盗贼跑在前面而感到羞怯，所以拼命追赶。既然那个人是罪犯，不管是不是朋友，法警捉住他是没有过错的。法警不就是吃这碗饭的嘛。他做得对，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所有罪犯和坏人，不管是谁，都是法警的‘财产’，法警吃份‘财产’是合法的。他们有权拷打、判处劳役，有权执行绞刑。听我说，对这些人 and 地狱来说，美好岁月等于颗粒不收。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那么讨厌他们，把他们看做仇敌，不看做好人，说他们不饿死，也得悲痛而死。你们千万别干那种事，不然，也得到魔鬼领津贴的地方去领津贴。”

“你在这事情上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那么对依靠见证人起草诉讼状子的书记员该怎样评论呢？”

“真好笑，”他说，“你哪一天看见过法警不带书记员？没有，我看没有。他们出来是找吃食的（尽管会碰上清白无辜的人），没有诉讼状子就不能把人家抓到监狱里去。所以，他们总是带上书记员。这样，他们即使不提出诉讼，书记员也得出面，所有被抓起来的人都要经过起诉。你不要看有多少多少见证人，因为随便一件事都会找到墨水瓶水滴那样多的证人。对于邪恶的法警来说，大多数证人都是书记员大笔一挥编造出来的，供贪官考证。如果有的证人说了真情，书记员也只是把对

他有用的话写上去，或者重复他们的话。为了让世界按照正确方向发展，还有比誓言和保证更美好、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让证人对上帝发誓，对十字架讲老实话，要让书记员按照他们讲的写出来。许多书记员是好人，法警也是这样。但是，他们的职业是专门对付好人的，如同大海对付死人那样，不容不纳，不出三天就把他们推到岸边。我喜欢看到书记员骑马，法警披斗篷，戴帽子，像‘洗礼’那样跟在小偷后面抽鞭子。但是，小贩呼叫‘把这些人当做小偷！’时，我在法警的棍棒和书记员的笔尖上听到了回音。”

这时，一位大富翁乘坐豪华马车走过来，不然他还要说下去。那人是那样肥胖，好像要把马车压垮似的。他竭力表现得严肃些，对于这一点那四匹枣红大马也好像有所意识；你看，它们那副大摇大摆的样子。那富翁一直向前走去，始终一副严肃庄重表情，眼中无物，目中无人，和谁也不打招呼。他把脸藏在朝天开放的衣领里，活像一支用纸包着的蜡烛，一动不动；天知道他同人寒暄时怎样才能转动脑袋，也不知道怎样抬起胳膊摘下帽子。他的礼帽那样牢牢地戴在头上，都像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了。一大群仆人跟随在马车左右，他们是被空头允诺和可望不可即的希冀骗来的。还有不少债权人，他们的金钱养活着那个庞大的机器。马车上有个小丑模样的人，同他打趣说话。

“这世界是属于你的，”我看了看他说。“你生活超脱，安逸，富有。财富都用在刀刃上！使不完用不尽呀！财富代表一个人，不是富贵，便是贫贱！”

“你的这些想法，”老人说，“不是谎言就是胡话。你说了那么多，只有一句话是对的：世界是这个人的。这话一点儿也不错，因为世界意味着艰辛和虚荣；这个家伙呢，虚荣心盛，疯疯癫癫。看见那几匹马了吧？它们一边拉车一边吃料，这草料是富翁叮嘱仆人准备的；他本人之所以穿戴如此华贵，没有仆人也做不到的。他为了吃上饭，时时制造谎言和骗局，这比挖井挣饭吃更困难些。看见那个小丑了吧？你应该注意到，他把养活他的人看做小丑，送东西给他。这些富人一年到头忙着买谎言和谄媚，把钱花在作假证上，你还想让他们怎样穷下去呀？那个家伙多么高兴呀，那是因为小丑对他说过，世界上还没有他这样的王子呢，所有人都是他的仆从。好像事情真是这样的。人和人之间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来说是小丑，另外一个人对这个人来说也是小丑。这样，富人有小丑陪伴时笑容满面；小丑呢，则嘲弄富人，因为后者喜欢听甜言蜜语。”

这时，有个漂亮女人走过来，她那双美丽眼睛招来许多目光，同时在一颗颗心脏里留下了期望。她装出对什么都不在意的样子，谁看她她都把脸隐藏起来，但对漫不经心的男人却露出自己的面孔，当然，也许透过纱巾或头巾露出来。她一会儿抖动抖动头巾，一会儿偷偷露出一只眼睛，一会儿遮住半边脸，一会儿稍稍露出面颊。蓬乱的头发在两鬓打起卷来。那张面孔雪白、红润，两种颜色绝妙地交融在一起，同时也辐射到双唇和脖颈上。两排牙齿清澈透明，两只手不时伸到头巾那里；男人们看了心里感到热乎乎的。她那身段，她那步履，谁看

见了心里不痒痒呀。她委实是一个绝代佳丽，一个迷人的女郎，全身每一处都是价值连城的珠宝。我一看见她，立刻动了情，夹在其他男人中间跟在她的身后。如果不是看到老人那头白发，我会一直跟下去的。我转过身来，说：

“谁如果看到漂亮女人而不用全部感情去爱她，就是对大自然精美之作熟视无睹。遇到这种机会的人是幸福的，享受她的人是幸福的。哪有不把感情倾注在美女身上的男人呢！女人生下来就是让男人爱的吗！男人为了得到女人的爱，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忘在脑后；他们认为什么都没有女人的爱重要，什么都不屑一顾。那双眼睛多么美丽，多么钟情！如此细腻而温柔的目光还不能穿透一颗自由灵魂呀！任何一颗灵魂都是有疏漏领域的呀！她两道眼眉多么乌黑，和雪白的前额形成鲜明的对照！两侧的面颊，血和奶交融在一起，多么迷人的玫瑰红呀！柔软的双唇保护着一颗颗珍珠，端庄的微笑露出洁白的牙齿！还有那颈项！那双手！多么匀称的身条！这一切都足以使人迷醉！沉湎这样的女人是情有可原的呀！”

“我这么大岁数了，除了说说，还能对她有什么奢望呢？”老人说。“你每每看到一个女人，都这样想。你一生很凄凉。你生来是为了得到人们的敬慕；但是，今天以前，我一直认为你是个瞎子；而现在我又发现，你还是个疯子。我注意到，你一直不知道上帝赐予你两只眼睛是干什么的，也不知它们的功能；眼睛是看东西的，理智才是判断、除伪存真的。而你却反其道而行之，或者无所作为，这是最糟糕的了。你如果迷信眼睛，一定无力辨别任何东西，把远方山脉看成蓝色幕帐，把大的看成

小的。远的东西和近的东西都能欺骗眼睛。怎样丰沛的河流不嘲弄眼睛呀！要想知道它的流向，一根稻草、一根树枝就够了！有一种情况不知你看见过没有？一个女人睡下时像个丑八怪，第二天早晨却美如天仙，富贵无比！你应该知道，女人首要的是衣饰，醒来以后要涂抹面颊、颈项和双手，然后穿裙戴饰。你在她身上看到的一切都是假象，而不是自然面貌。你看见那头秀发了吧？那是从商店买来的，而不是天生的。眼眉，染色的多于原来黑色的；既然眼眉都能造假，鼻子当然也可以了，如果说没有鼻子的话。你看到的牙齿，也是这种情况，还有那张嘴巴像墨水瓶一样黑，抹上厚厚一层粉以后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耳屎转移到了嘴唇上，每片嘴唇就是一支蜡烛。那两只手呢？那白白的东西，原来是油膏。一个女人前一天出去是为了吸引众多目光，夜晚来临时还要再一次化妆。但是，躺下就变得葡萄干一样了。第二天一大早又要重新打扮得妖艳非凡。一个男人看到这样的女人，将有何想？看到一个丑婆子或老妪像那个众人钦佩的亡灵问卜师^①一样，也想步出困难的处境，又有何想？你不是注视过那些女人吗？她们是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洗了脸，你会认不出她们的！真的，世界没有什么东西像漂亮女人的皮肤那样修饰加工了，说不定比饰绣衣裙还用心。她们为了使别人的鼻子感到舒服，常常不相信自己，而求助于香片、香草或香水，有时甚至在鞋里喷些香素，除去双脚的汗臭。我要对你说，我的感官接触不到真正女人，品

① 这里指恩利克·德·维耶纳(1384—1434)，西班牙作家。——原注

尝不到真正女人滋味。你如果吻她，双唇会被玷污；你如果拥抱她，触觉感到的不是木头便是纸板；你如果同她睡觉，要把她身上的一大半缀饰扔到床下；你如果和她亲昵，一定厌恶和疲倦；你如果追赶她，会遇到重重障碍；你如果抚养她，早晚会变成穷光蛋；你如果抛弃她，她会缠着你不放；你如果喜爱她，她会离开你。请你告诉我，怎样才算得上一个好女人。你现在想一想，都是我们的弱点把这个动物变得如此高傲，我们的生理要求把它变得如此强大的，而那些要求与其说得到了满足，毋宁说受到了惩罚和虐待。你会发现，你的举动很荒唐。你想想看，每个月还要忍受她的月经之苦，抑制恶心和呕吐。她没有月经时，你也不要忘记她曾有过或者将要忍受那种麻烦。她给予你爱，也给你带来恐怖；你应该为迷恋比木雕像还恶心的东西而感到羞怯！”

死亡之梦



致堂娜米列娜·利盖莎

我拜访您之后，手头上还剩下来一篇文章，心里不是滋味。这文章之所以留了下来，想必它涉及的是死亡的事。我现在把它奉献给您，并不恳求您为我保存下来。我之所以带给您，完全出于我的无私。文章可能有写得不当之处或者缺乏想象，那就请您斧正修订了。我不敢贸然颂扬虚构的东西，因为我不善于说谎。我已经尽力润色过，想把文章写得有趣些。我就是大笑时也没有忘记教义。勤奋钻研使我受益匪浅。我把文章寄给您，请您审阅，如果值得审阅的话。我可以说，我很喜欢梦境。愿上帝保佑您；我借此机会向您祝福。

1622年4月6日于狱中

致读者

我曾经希望死神毁掉我的文章，就像毁掉其它东西一样。

但愿上帝让我走远。这是第五篇文章，前四篇是《最后审判之梦》、《魔鬼法警》、《地狱之梦》和《从内部看人间》。我现在只剩下睡梦了。如果死神来访时我还没有醒过来，那就不必等我。如果你认为我睡得太久，那就是患了昏睡症，请你稍稍原谅我。让我继续睡下去吧，我将在人生晚年大睡一场。好，说到这里。

卑鄙的想法、胆怯的绝望和悲哀的感情总是那样谨慎、警觉，等候机会偷偷捕获个把不幸的人，并且向他表示出兴高采烈的心情。这是胆小鬼所特有的，多么卑鄙和邪恶呀。这种事发生在好多人身上，我考虑了那样良久，以致在狱中也有了同感。或者因为爱抚我的感情，或者因为称颂我的悲伤，我阅读了路格莱西奥^①大胆写就的诗句以后，被他的想象力征服了。他的语言具有说服力，使我痛苦地醒悟了。我支撑不住，倒了下去；我不知道如此晕眩是因为受到警告，还是因为丑事张扬了出去。我道出自己弱点，希望得到宽恕。为此，我在这篇引言中写下那位天才诗人的声音，严厉而充满威胁的声音：

如果万物之灵突然呼唤
忽而抛弃我们，忽而走近我们，以致自遣
生灵，为什么痛苦如此撞击，又令人不快
为什么那样肆虐，又呻吟、悲怜？
昔日美妙之歌消失

^① 路格莱西奥(公元前 98—公元前 55)，拉丁诗人。

3

但仍有东西留在身边
那是为了永远完结
为什么不？随着生命飞上蓝天
高举祭祀的酒杯，心灵之声默默叨念。^①

这时，约伯大声呼叫着闯进我的脑际，他说：

孩子终于降生
女人瘦，家境穷
生命短暂如花朵
财富和安逸掌握在他人手中
那是一道阴影
晚上逃走，次日复生。

这首诗之后，又闪现出“我的生命”，诗名是《世界上，人的一生是不停搏斗的一生》：

只要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生活就是战争
人的时间，人的岁月
如同一天天干着计件工程。

① 这是路格莱西奥《万物之灵》中的诗句。


我醒悟了，脸色变得通红，带着悲伤、气恼的感情，从约伯嘴里又掏出下面这些诗句来；诗中流露出他的痛苦：

我来到地球的
第一天快快过去，
孩子孕育的
那个夜晚快快离开。

那黑暗中的
凄凉日子快快回归，
阳光别再照亮它
上帝也别理睬。

那个夜晚
阴森的旋风骤起，
不知是哪一年的哪一天
也不知哪一月更凶更怪。

不值得表扬
无伴，永远孤独，
诅咒吧
用高昂的声音诅咒指摘。

将要托起

✻

莱维亚坦^①的人，
已经准备停当
天空黑暗，星星失去光彩。

等候美丽太阳
但永远看不到光，
珍珠、早霞、玫瑰
在我的视野之外。

我的肚子不好
把房门快快打开，
我的第一个摇篮
并不是棺材。

我读过这些近似口语式的诗句，便精疲力竭（我怀疑，那是虔诚之梦，而不是自然之梦造成的）地睡过去了。灵魂获得自由之后，不再受外部感官的阻拦了，于是下面这幕喜剧在黑暗中演示了出来，我的幽灵的观众和喜剧舞台就是我自己。

几个医生骑着马走过来，马匹上挂着黑色马衣，酷似长着耳朵的坟墓。马步笨拙不齐，主人不时摇晃着，犹如正在拉锯木料。他们用眼睛扫视夜壶和厕所；嘴巴被胡子盖得严严实实，全身牧人装束；手套洒过香水，像医用手套一样洁净；指头

① 《约伯记》中的海魔。



上的宝石戒指,对摸脉和诊断也有很大帮助。医生很多,有人围着他们讲话;那些人都是仆役,与骡马打交道的的时间要比医生多得多。我一见到他们,就说:

“如果这些人变成这些另外的人,那么这些另外的人一定置我们于死地。”

又来了一大堆药剂师,一个个拿着打开的调药刀、注射器和药膏。他们出售的药品——不知放在药瓶里已经多少年,药上都挂满了蜘蛛网——都是自己胡乱配制的。危重病人的哀叹在药剂师的研钵里回荡,然后传到整容师那里,又在医生手套的沙沙声中飘绕,最后在教堂的哀钟声中结束。没有比药剂师更惨无人道的人了。他们是医生的“军火商人”,不断地向他们运送武器。他们手中的东西没有一种不散发着战争气味,不是杀伤武器。“哈拉贝”^①用来做“哈拉”^②,与其说“哈拉贝”多了几个字母,毋宁说少了几个。药罐就是长矛;调药刀就是舌头上的宝剑;药丸就是子弹;灌肠散和药物是大炮。他们的药店是炼狱,他们本人是地狱,病人是被打发到地狱的人,医生则是魔鬼。医生确实是魔鬼,因为医生和魔鬼都跟在“坏人”后面,对“好人”视而不见;对他们来说,“好人”就是“坏人”,“坏人”永远变不成“好人”。

所有医生都拿着处方单,字母 R 的右下方加了一撇,既代表处方,又象征金钱^③。医生好像在对药剂师讲话,说:

① 在西班牙文中,“哈拉贝”是“口服药剂”的音译。

② “哈拉”是“木棍”(做投掷武器用的)的音译。“哈拉贝”比“哈拉”多两个字母。

③ 在西班牙文中,“金钱”和“处方”两个词都以 R 开头。

步

“Recipe”^① 的意思就是“recibe”^②。行为不轨的母亲也这样对女儿说，贪婪对赃官亦然。这就是说，处方里包含别的东西，那是罪犯加进去的。“亚纳”^③和“亚纳”两个字加在一起，组成了“亚纳斯”^④ 这个名字，他判处了一个不幸的人！“盎司”、“盎司”^⑤，病羊不是被敲诈一空了吗！随后，单个的名词串连在一起，犹如魔鬼祈祷似的；胡萝卜呀，大萝卜呀，芹菜呀，还有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你们都听说过，买你的人都不了解你，原因是蔬菜被改头换面了，病人认不出来，糊里糊涂地买走。还有舔试呀，药丸呀，药片呀，坐药呀什么的。他们的处方上竟是这种用拉丁文写的名称，大部分药物腥臭难闻，真是骗人呀！

多么苦涩的悲哀呀！那种悲哀都深入到骨髓里；可不可这样，根本不使用纪廉·塞文的药膏嘛；大腿和小腿也成了残肢。看到残肢和医生，我立刻明白了。有句讨厌的谚语很难听，谚语说：“从C^⑥ ……到脉搏，许多东西难卜。”开始时，什么也没有，只有医生，他们很快从那里转到厕所和便池，向屎尿询问他们不知道的东西，是加利诺^⑦ 把屎尿打发到腹腔和膀胱里的。便池好像咬着耳朵对屎尿说，都满到耳朵根了，胡子快被温热了。那么能看见屎尿用手势同腹腔交谈，向便池阐述看法，向臭味宣讲格言？连魔鬼都不会盼望看到这一点。噢，邪

① 医生在处方单上写上“Recipe”，意思是可以去取药了。此字还有“不快”、“坏消息”之意。

② 意思是“领取”、“得到”。

③ “亚纳”是“ana”的音译。处方中重量相同的成分用这个符号标出。

④ 亚纳斯是对耶稣宣布判处的人。

⑤ 这是双关语。即表示药方各种成分的重量，又表示向医生付钱。

⑥ 西班牙文中的“臀部”一词的第一个字母。

⑦ 加利诺(公元前 201—公元前 131)，希腊医生。

恶的生命检察官呀，勒颈、砍头、抽打、流放，把灵魂从没有灵魂和知觉的肉体大地拉出来，赶得远远的。

在那之后，又来了些外科医生，他们拿着镊子、探针、烧灼器、剪子、刀子、锯子、锉子、钳子、刺子。从他们中间传来了痛苦的叫声：

“割、拉、开、锯、切、扎、刺、剃、剔、片、烧。”

顿时，我感到毛骨悚然。看到他们用火和针进行“惩罚”，更加恐怖和不安起来，甚至骨骼都快错位了。我瘫了。

此刻，一些小鬼拿着几副牙齿走过来，边走边围在脖子上。我一看就知道他们是专门拔牙的，这是世界上最坏的职业，因为他们干的勾当是使口腔变得荒凉，催人老化。他们看到谁的口腔里有牙齿，恨不得一下子拔下来，装在自己的项链上。现在，他们拿着别人的牙齿，还不满足，让牙龈当见证人，把每个人嘴里的牙齿都拔光，连牙齿保护神都感到害怕了。我从来没有目睹过那种可怕情景，他们用拔牙钳东凿西敲，拔掉牙齿，还要人家付钱，仿佛那是安牙似的。

“谁喜欢这些恶人陪伴呀？”我说。

我发现，魔鬼都无法对付如此邪恶的人。

这时，传来一声巨响，原来是吉他声。我立刻兴奋起来。好多人弹起了进行曲和牛步曲。

“他们如果不是理发师，就把我杀掉！”他们走进来。

猜到了并不说明你多么聪明。他们有的弹奏进行曲，有的弹奏吉他曲。我自言自语地说：

“嘴巴子不痛呀！那么使劲地跳，把胡子好好刮刮，胳膊应

参

~~~~~

该放点血；一会儿跳恰孔舞<sup>①</sup>，一会儿跳弗利亚舞<sup>②</sup>！”

我觉得施刑人员——也就是引导死亡的人——不会挣多少钱，充其量是几枚铁币或铜板，只有美容师才能挣到银币。我心不在焉地看着他们在别人脸上按摩、揉搓，有时把脖子按到脸盆里。

随后，又来了一大群人。首先进来的是几个演说家。他们仿佛有说不完的话，声音还不如破风琴好听。有的人的演说像一条没有尽头的线绳，有的像源源不断冒出来的气泡，有的像淌而不止的水流，有的像倾盆大雨。这些人不大放厥词就睡不着觉，仿佛喝了泻药永远止不住似的。他们告诉我，有的人是洪水演说家，昼夜上涨，梦中说话，早晨起来说话；有的人是干旱演说家，还有的人是河水、晨露、水泡演说家；另外一些人讲话酷似雹子和铅弹。不少人的话多得溢了出来，用车都装不下，讲起慷慨激昂。还有的人是游泳演说家，一边讲话一边游泳，不是伸胳膊就是打手势。有些演说家像猴子，一会儿做个鬼脸，一会儿露出怪相。这些演说家们互不服气。

这时，又来了好多惹事生非的人，一个个竖着耳朵，瞪着眼睛，满脸邪恶表情。他们对别人的生命来说，如同一只只利爪，谁也不放过。他们的后面是撒谎大王，一脸喜气，身体肥胖，笑咪咪的。他们衣着挺括，一副富翁打扮。这些人没有职业，但却是世界一大奇迹，只有傻瓜和流氓跟随他们。

再后面是爱管闲事的人，表情高傲，喜形于色，自命不凡；

---

① 恰孔舞，十八九世纪流行于西班牙的一种舞蹈。

② 这种舞流行于西班牙加纳利群岛。

在世界上，这是三个毁坏声誉的顽症。他们到处插手，削尖脑袋往别人的生意里钻。他们野心勃勃，一心想发财致富。他们好像是最后一批人，因为过了好长时间没有进来一个人。我问他们为什么那样不合群，几个演说家对我回答说——尽管我没有问他们——：

“这些好管闲事的人最讨人厌了，世界上没有比他们更坏的人了。”

我思考着这些人同前面那些人的巨大区别。我不知道还有谁会来我们这里。

这当口儿，进来一个像似女人的人，很风骚，她身上又是头冠，又是权杖、镰刀、凉鞋、软木鞋、高筒帽、尖帽、绸缎、兽皮、丝布、金银首饰、棍子、钻石、驮筐、珍珠和卵石；她睁着一只眼睛，闭着一只眼睛，既裸着身子，又穿着衣服，服装五颜六色。她身体的这一侧像姑娘，另一侧似老妪。脚步忽而缓慢，忽而急促。她好像离得很远，又像很近。我正在想着她是否进来时，她已经来到了我的床头。

我觉得好像有人问我话。一个人如此打扮，姿态如此奇异，脑海中不禁出现了一个难释的疑团。我并不惶恐，也不感到惊愕，而是露出笑容来，因为仔细端详一番以后，我发现她全然一副温文尔雅形象。我问她是谁，她说：

“死神！”

死神！我吓了一跳，心脏格登一下子，几乎喘不出气来。我的舌头都显得笨拙了，想更多知道一些情况，便问她：

“那么，你来这儿干什么？”

❦

---

“是为你来的，”她说。

“我的天！这么说，我已经死了。”

“你不能死，”她说。“你得活着，跟我一道去拜访死人。现在，有许多死人到活人那儿去，所以应该有个活人到死人那儿去，听听他们在讲些什么。你听说过没有，我给人判刑，但并不查封他们的财产？好了，跟我来。”

我害怕得要死，对她说：

“我穿上衣服，好吗？”

“没必要，”她回答说。“跟我走的人，谁也不穿衣服，我决不纠缠他们。所有人的东西都由我拿着；这样，你们走起路来轻便些。”

我跟在她的身后，惊恐万状，不知道是走在什么地方。路上，我问她：

“我还没有见过死神的模样呢，因为人们把死神描绘成几根骨头棒子，肉都被剔光了。”

她停下脚步，回答说：

“那不是死神，而是死人，或者说是活人死后剩下的东西。那几根骨头是图画，在上面可以把人的身体画出来。你们看不到死神，你们自己就是死神。死神长着你们每个人的面孔，你们是你们自己的死神。骷髅是死人，面孔是死神。你们说的死亡，其实是死得透透的了；你们说的出生，其实是开始死亡；你们说的生存，实际上是一边生存一边死亡。说到那几根骨头，那是你们死亡时留下的东西，是坟墓里多余的东西。你们如果这样理解的话，那就每天都能在自己身上看到死亡，在别人的



身上看到别人的死亡，也会看到你们的房子里到处是死亡；你们这个地方死神和人一样多，你们不是等候死神，而是陪伴着死神，迎接死神。你们以为几根骨头就是死神，只有看到骷髅和砍刀，才觉得死神来到身边，你们首先是骷髅和骨头，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告诉我，”我说，“有那么多人陪伴你，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你是死神，为什么那些讨人厌烦的人和演说家倒比医生更接近你呀？”

她回答说：

“有许多人是由于被人讨厌而不是由于中暑和发烧才病倒的，演说家和爱管闲事的人比医生杀的人还多。你应该知道，所有人都是因为脾气过盛或大怒才病倒的。然而，说到什么是死，人们都是死在为其治疗的医生手里的。所以，当有人问你们‘那个人死于什么病？’时，你们不应该说死于高烧、肋痛、中暑、鼠疫、重伤，而应该说死在某某医生手里。有一点必须引起注意，所有职业、技艺和阶层都注入了天才，包括绅士、百姓和神父。就是远离尘世的地方也是如此。我发现裁缝和泥瓦匠有天才，盗贼和划船囚犯亦然。那么，科学领域的情况是怎样的呢？神职人员，数以千计；神学家，很多；文学家，全部。只有医生，没有一个有天才，尽管他们多得数不清；所有医生只有杀人天才，他们所希望的是病人离去时付给很多钱，并且称呼他们时在名字前面加上“堂”<sup>①</sup>这个词。”

---

<sup>①</sup> 在西班牙文中，“天才”和“堂”是同一个词。“堂”字加在男性姓名之前，表示尊称。

此刻，我们，讲道的死神和醒悟的我，来到一个巨大的深渊旁。她一声不吭地跳了下去，犹如那是她的家；我以我的勇敢精神所给予的力量跟在她的身后。深渊入口处有三个武装到牙齿的东西，对面有个可怕的妖怪；它们不停地争斗着，三对一，一对三。死神停下脚步，对我说：

“你认识这些‘人’吗？”

“上帝可没给我机会认识它们呀，”我说。

“你生下以后就和它们在一起了，”她说。“你看看，你是怎样生活的，”她又说。“它们是灵魂的三大敌人：那个是人间，这个是魔鬼，这个是肉欲。”

明眼人一下子就能看出来，它们长得很相像，没有任何区别。死神对我说：

“它们是那样相像，你们在人间常常把它们混淆起来。所以，谁有了其中一个，也就有了三个。一个高傲的人以为占有了整个人间，但同时也把魔鬼带进了家门。一个淫乱的人以为满足了肉欲，其实那是魔鬼。事情就是这样。”

“那个站得远一些的是什么‘人’？”我说。“它三头六臂，正与那三个殊死搏斗。”

“那个是金钱，”死神说。“它对灵魂的三大敌人提出诉讼，说它不需要那么多敌人，只要有它在，那几个敌人就是多余的了，因为它一个能顶那三个。之所以说金钱是魔鬼，是因为你们常常这样说：‘这鬼钱’，‘金钱做不到的事，魔鬼能够做到’，‘金钱那鬼东西’。

金钱就是人间。金钱说你们说‘除了金钱，还有什么人间

可言’，‘谁没有金钱，谁就失去了人间’；你们对抢走别人金钱的人说：‘把他赶出人间’，‘为了金钱献出一切，有了金钱就有了一切’。

金钱就是肉欲，金钱这样说：‘让肉欲说说好了；妓女和坏女人，没有不贪财图利的。’”

“金钱从来不会败诉，”我说。

说完，我们继续走下去。在走进一道又小又黑的房门之前，她对我说：

“这两个将同我们一块儿离开这里，它们是二末<sup>①</sup>。”

门打开了，一边是地狱，另一边是审判，这是死神告诉我的。我全神贯注地观察地狱，觉得那东西很显要。死神对我说：

“你看什么呢？”

“看地狱，”我回答说，“我觉得看见过不下一千次。”

“在什么地方？”她问。

“什么地方？”我说，“在法官的贪婪中，在有权人的仇恨中，在诽谤者的舌尖上，在邪恶的企图，在复仇中，在淫乱人的肉欲中，在王子的虚荣心里。容下地狱的地方，容下全部地狱的地方，有不少出卖道德的人。这些人从斋戒和听弥撒中捞到好处。我最为高兴的是，看到了‘审判’，因为在这之前我一直被欺骗着。现在，我看到了真正的‘审判’，从而发觉人间中的那种审判并不是审判<sup>②</sup>，人间没有有头脑的人，那是太缺乏

---

① 教会把“死亡、审判、地狱、天堂”称为四末；这里的二末指的是“审判”和“地狱”。

② 在西班牙文中，“审判”和“理性、理智、正义”以及下文中有头脑的人中的“头脑”是同一个词。

头脑和理智了。他妈的！”我骂了一句。“如果人间有理性的话，我不是说很多，而是一点点，或者说哪怕只有理性的影子、表面的理性呢，人间也会是另外一种样子了。如果法官稍稍有点理性的话，他的审判也会正确无误了。这里是理智、公正的审判，活人那里的审判很少公正，缺乏理智。发现这一点，我都害怕回到上面去了。我需要的是带有理智的死，而不是没有理智的生。”

于是，我又往下走去，很快来到一块平地上，好像夜幕存放在那里似的。死神对我说：

“你得留在这里。这里是我的法院、法庭。”

在这里，墙壁上挂满了哀悼亡灵的挽联。一侧是讣告，真假兼而有之，有的是刚刚挂上去的。传来了女人的哭声，那是骗人的；情人的哭声是被欺骗的诉说；傻瓜的哭声悲痛欲绝；穷人的哭声可有可无。这些哭声不但不能减轻，反而加剧了痛苦。有些细心的人，全神贯注，百般警惕，为国王和王子的健康操心，但是他们靠高傲和野心填饱肚子。“嫉妒”穿着寡妇衣装，一副老板娘模样，我差一点儿把它看做阿尔瓦雷斯或冈萨雷斯两个望族之家的人了。它一无所知，靠自己过活，身体瘦成了葡萄干。它天天咀嚼上乘美食，牙齿已经变得焦黄，并且破损；咀嚼上乘美食，当然费牙了，而且它对好的东西，百吃不厌。“不和”在它的下方，好像是从它的肚子里生出来似的；因此，我说“不和”是“嫉妒”的合法女儿。“不和”从总是大声吵架的夫妻那里逃脱出来，走进学校，走进公共场所。它发现自己在这两种地方是多余的以后，便走到王宫和宫殿里，摇身一

变，成了魔鬼的代理人。“忘恩负义”在一座大火炉里，同一大堆“高傲”和“仇恨”炼成新的魔鬼。我很高兴看到“忘恩负义”在那儿，因为我一直认为“忘恩负义”就是魔鬼。我这时懂得了，天使为了变成魔鬼，首先要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在那里，谩骂声和诽谤声沸腾着。

“活见鬼！为什么这里谩骂和诽谤之声不绝于耳？”我说。  
我身边的一个死人说：

“你还想在媒婆和裁缝成堆的地方听不到谩骂声和诽谤声呀！这两种人是人间最坏的人。你们不是总说嘛：‘该死的，这婆子给我找了这么一个老婆！’‘该死的，把我和你撮合在一起！’更多的人甚至说：‘该死的，跑到这儿来给我做新婚礼服呀？’”

“那么，裁缝和媒婆与死神法庭有什么关系呀？”

“他妈的！”那个死人说，他是个急性子。“你疯了！如果没有媒婆，哪有那么多人死于婚姻悲剧，那么多人生活在绝望之中呀？我是第五任丈夫，如同保龄球一样<sup>①</sup>；我妻子留在了那边，还想陪我十个球呢！裁缝呢，裁缝和小偷谎话连篇，言而无信，不知害了多少人？他们是那样一些人，人们为了给不幸起个最坏的名字，便把它称做‘灾难’<sup>②</sup>，就是说，裁缝的不幸就是灾难。你们都看到了，不幸是这个法庭的主要成员。”

我抬起眼睛，看见死神坐在她的宝座上，两旁站着好多亡

---

① 在西班牙文中，“第五”和保龄球游戏中的“犯规”两个词拼写相似。

② 在西班牙文中，在“裁缝”这个词前面加上意为属于谁的前置词“de”，连在一起组成“灾难”这个词。

灵,有爱情亡灵、寒冷亡灵、饥饿亡灵、恐惧亡灵、微笑亡灵,每个亡灵都有不同的标志。爱情亡灵没有多少脑子。它不因为古老而变得腐烂,原因是拥有许多陪伴者,即涂着防腐剂的布利亚莫和梯丝维<sup>①</sup>,变成肉干的利安得和海洛<sup>②</sup>,变成马西亚斯<sup>③</sup>和心脏被情火融化了的葡萄牙人。我看见很多人等着在砍刀下结束生命。如果有谁能够复活的话,那可是奇迹了。

在寒冷亡灵那里,我看见了所有主教、高级神职人员和教士,他们没有妻儿和亲属保护,有的只是女仆,因而身体不佳,生活艰难,常常因寒冷而死去。

在饥饿亡灵那里,我看见所有富人都在。他们养尊处优,一有点小灾小病就严格控制饮食,害怕消化不良。这样,他们常常饿死。而穷人呢,则死于暴饮暴食,原因吗,正如他们自己说的,身体太弱了。不给点东西吃,谁进去呀!于是,他们就一直吃到撑破肚皮。

恐惧亡灵最为富有了,而且最讲究,陪伴它的人个个光彩照人,还有许多霸王和权贵。人们常常这样说他们:“亵渎神明的人逃之夭夭,谁也不敢追击。”他们都是死在自己手里的,他们的刽子手就是他们自己的良心;就是说,他们是他们自己的刽子手。他们在人间只做过一件好事,即因恐惧、猜疑和不信

① 他们是希腊神话中的一对恋人。一天,布利亚莫发现他的恋人梯丝维被一头母狮吃掉,把血迹斑斑的长衫扔在地上,便拔剑自刎,死在桑树下。从此,这棵树结的果实像鲜血一样红。梯丝维回来后看到恋人的尸体,用同一把剑自杀身亡。

② 海洛是女祭司。一个节日里,她与青年利安得相识并热恋。利安得每晚都游水过河与她相会,她在塔上擎火为他引路。一天夜里,大风吹灭火炬。利安得溺水而死,海洛大悲,坠塔身亡。

③ 马西亚斯,别称“多情郎”,是西班牙吟行诗人,生活于15世纪。

任而自杀，为无辜的人向自己报仇。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吝啬鬼，后者小心翼翼地锁好钱柜和箱子，关好窗子，堵好缝隙，他们是自己钱袋的坟墓，一有风吹草动就惊慌失措；他们困得睁不开眼睛，嘴巴抱怨双手，灵魂变成黄金和白银。

最后一位是微笑亡灵，它身边有一大堆先是轻信随之后悔的人。这些人活在人间仿佛没有任何正义，死后又没有一点怜悯。有人对他们说：“重新获得失去的东西吧！”他们自己则说：“真可笑！”“喂，你都老了，没有什么罪恶能够损害你了。快把你使之受孕的小娘们儿丢在一边吧！看你疲倦得都支撑不住了。喂，魔鬼蔑视你，过错厌恶你。”他们听了以后，则这样回答说：“真可笑！”他们从来没有感到舒服过。还有好多人生着病，应该为他们准备遗嘱，做忏悔。可是，他们却说现在感觉好好的，只是以前病过千百次。他们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不承认自己已经死亡。

看到这一切，我万分惊讶，痛苦而醒悟地说：

“上帝只给我们一次生命，但却给我们那么多死亡！人们以一种方式出生，却以那么多方式死去！我如果回到人间，一定设法重新生活下去。”

这时，有个声音说了三下：

“死人，死人，死人。”

大地开始摇晃起来，墙壁格格作响。随之，脑袋、胳膊和各种各样奇异东西跑了出来，一个个静悄悄地排好、站齐。

接着，有个人走出来，一副勃然大怒的样子，脚步飞快，径直向我面前走过来。我觉得他要打我。他说：

“撒旦一样的活人呀，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都死了，化成灰了，还不放过我呀？我什么都没有做，什么也没参与，可是你们却大肆诽谤我，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我的身上。”

“你是谁？”我胆怯地、不无礼貌地对他说，“我听不懂你的话。”

“我是不幸的胡安·德·恩希纳<sup>①</sup>，来这里已经好多年了。你们一直胡言乱语，一次次对我说，‘胡安·德·恩希纳不能再做什么事了’，‘把胡安·德·恩希纳的胡言乱语讲给我听听’。你们应该知道，一个人要想胡言乱语，就应该做胡安·德·恩希纳那样的人；但是，作为胡言乱语，恩希纳这个姓太长了。不过，我要问一下，我是否留下了那样的遗嘱，即允许你们让别人为了你们的灵魂而去做你们不想做的事情？我和权贵争斗过吗？我老，我脏，我说谎；但是，我把胡子染黑过，以图掩饰老态吗？我是否违反过我的金钱的意志去恋爱？我是否把向我索要我所拥有的东西和剥夺我没有的东西的这种事称为恩赐？一个人在我的规劝下，还卑鄙地对待另一个信任他的人，我能认为这个人是我的好人吗？我是否牺牲生命以图得到生活保障，而当我有了这种保障又没有生命供我继续生活下去？我相信过我所需要的人温顺而屈从吗？我结婚难道是为了向女友报仇吗？我是那样贫苦，都没有一个雷阿尔供我去找间破房子？我一贫如洗，那是为了让别人当大富翁，发财致富？我是否被财富这种表面现象蒙住了眼睛？有的人为了在王子

① 胡安·德·恩希纳(1459—1529)，被公认为西班牙戏剧之父。



身边呆上一个小时甚至献出一生，我把他们看成幸福的人了？我自称是异教徒，不受任何约束，对什么都不满足，难道是为了让人们把我看成无所不知的人？只是因为我勇敢出击，就说我厚颜无耻吗？如果说胡安·德·恩希纳这些事情什么也没有做过，那么这个可怜的胡安·德·恩希纳是不是做了别的什么蠢事？如果他说了什么蠢话，那就挖掉我的眼睛好了。狗强盗，你们把我的话说成胡言乱语，而把你们自己的话称做温言顺语？我要问一下，难道胡安·德·恩希纳说过‘你如果做好事，就应该看看为了谁’？这可有悖于圣灵之意呀！他说：Si benefeceris scito cui feceris, & erito gratia in bonis tuis multa. 就是说，‘你如果做好事，就应该看看是为了谁’。为了说一个人很坏，莫非胡安·德·恩希纳说过‘这个人既不害怕也不欠帐’？虽然应该说‘既不害怕也不付钱’？说句老实话，好人的最大特点是既不害怕也不欠帐，而坏人的最大特点是既不害怕也不付钱。胡安·德·恩希纳说过这样的话吗？‘鱼中鱼，石斑鱼；肉中肉，羔羊肉；鸟中鸟，石鸡鸟；美女中美女，贝雅特丽。’他没有说过，因为他只说过：‘肉中肉，女人肉；鱼中鱼，海豹第一；鸟中鸟，万福马利亚<sup>①</sup>；美女中美女，最便宜的数第一。’你看看，胡安·德·恩希纳是不是个疯子；他借出的是耐心，给予的是痛苦；他不把时间花在索取金钱的男人身上，也不花在要求结婚的女人身上。胡安·德·恩希纳能做出什么蠢事呀？他赤身裸体，那是因为不和裁缝打交道；家产让别人

---

① 在西班牙文中，“万福马利亚”中的“万福”和“鸟”是同一个词。

抢个精光,那是因为没有求助律师;他的死与其说是医治无效,毋宁说由于疾病加重,因为他为了省钱而不去看医生。他只做了一件蠢事,他是秃头,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摘过帽子。一个秃子这样做,不应该说不礼貌;因为不脱帽,用棍子把他打死要比用绰号——因为他是十四难<sup>①</sup>——更好些。我只说过一句蠢话,同意和一个扁鼻、黑肤、碧眼女人结婚。这样一来,做了蠢事又说了蠢话,于是,胡安·德·恩希纳做的除了蠢事还是蠢事,说的除了蠢话还是蠢话,把所有讲道台、课堂、修道院、政府大厦、‘大小参谋部’变成了圣栎树林<sup>②</sup>。对这些地方来说,他象征灾难!就是说,全世界都是山,所有人都是‘恩希纳’。”

这时,另一个表情高傲、脸色阴沉的死人跑到我跟前,说:

“你回过头去,不要想是在同胡安·德·恩希纳交谈。”

“您是谁?”我说,“说话这么傲气,在人人平等的地方,竟然把别人踩在脚下!”

“我是远古圣贤,”他说。“你如果不认识我,至少不应该忘记我;你们活人是那样邪恶,对谁都说记住远古圣贤吧。看到残垣断壁、破帽烂衣、廉价古董、老妪丑婆,你们就说记住远古圣贤吧。这位远古圣贤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帝王,因为人们只有看到破与旧、古老与怪诞的东西时才记起他。没有一个帝王像他那样声名狼藉,令人厌恶,腐朽不堪,毒虫蛀咬。人们都说我

① 在西班牙文中,“秃头”和“十四难”(耶稣蒙难)是词根相同的词。

② 在西班牙文中,胡安·德·恩希纳的姓“恩希纳”是“圣栎树”之意。



‘气急败坏’<sup>①</sup>；我敢对上帝发誓，他们那是在撒谎。人们都说我气急败坏，我有什么办法呀！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气急败坏’的帝王，根本没有那样的帝王，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我不知道为什么所有帝王都不生怒，他们可总是被嫉妒者和馋言者咬着耳朵的呀！”

在远古圣贤身边还有个死人，他说：

“您看看我的情况，也许会得到一点安慰。我是远古大帝，白天和黑夜都不得安宁。什么脏东西、乱东西、破东西、老东西、坏东西，都说是远古大帝时代的。但是，在我的那个时代，事情要比人们想象的好得多。为了让人们看看我是谁，我的时代怎么样，他们是何许人也，只需听听他们讲的话就足够了。在今天，母亲常常这样对女儿说：‘孩子，女人应该低下眼睛，看着地面，不要注视男人。’女儿回答说：‘远古大帝时代才那样呢；现在，男人应该看着地面，因为他们是泥土做的；女人可以看男人，因为女人是男人的一部分。’父亲对儿子说：‘不能骂人，不能赌博，每天早晨都要做祈祷，起床时要在胸前画十字，吃饭时要祝福。’儿子说：‘远古大帝时代才那样做呢。’是这样，现在如果谁画十字，人家会把他看做不正经；如果不骂人，不亵渎神明，人们会嘲弄他的。在我们当今时代，会骂人的人要比长胡须的老者更被看成男子汉。”

他刚讲完，又来了个个头矮小、样子机警的死人。他连招呼都不打就说：

---

① “远古圣贤”的原意是“暴怒的帝王”。

步

---

“你们说得够多的了。我们的人很多；这位活人有点疯癫，精神恍惚。”

我看见他放肆胡说，便说：

“别把马特奥·毕克<sup>①</sup>搬到这儿来。”

我还没有讲完，那个死人就抢着说：

“你的成语还真不少呀！你应该知道，我就是马特奥·毕克，我来这里没有别的事。你这个活傻蛋，马特奥·毕克说什么了？你们不要对他说三道四！你们怎么知道马特奥·毕克说这个说那个了？我要重新生活，但不是重新出生，因为我在女人肚子里感到不舒服，我付出的代价太高了；你们这些活人强盗，我是不是在胡说八道呀！你们如果看到自己做的坏事，自己横行霸道，自己厚颜无耻，自己偷盗抢劫，还说我是胡说八道吗？你们把成语搬了出来，说我是马特奥·毕克。我站在这儿，就是在胡说八道，请告诉那边的演说家吧。我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使用马特奥·毕克这个成语的。”

我没有想到面前这个人就是马特奥·毕克，不禁觉得有些茫然。他身材矮小，说话声音比呼叫还高亢，好像每个毛孔都有话语钻出来似的。他的眼睛内翻，双腿歪斜。我觉得在好多地方见过他，见过不止一千次。

他从我面前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玻璃盒子。我走近一看，原来有锅肉煮得滚开，肉块先是不停地跳动着，然后渐渐地结合在一起，变成一大块一大块的；后来组成胳膊、大

---

<sup>①</sup> “马特奥·毕克”是人名，代表“胡说八道”。

腿、小腿；最后出现一个人，直挺挺地站着。这时，我把过去看到的、经历过的往事全都忘记了，眼前的情景使我失去了理智，和死人差不多。

“我的天！”我说，“这是什么人呀，竟然从玻璃盒子和煮锅里生出来？”

这时，有个声音从锅里说：

“今年是什么年？”

“621年。”

“我一直等候这一年的到来。”

“你是什么人，从盒子里生出来，会说话，像活人一样？”

“你不认识我？”他说。“看见盒子和肉块，还不知道我是维列纳侯爵<sup>①</sup>？你没听人说过我把自己剁成肉末，想成仙变佛？”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回答说。“但是，我一直以为那是天方夜谭，是笑话。你就是维列纳侯爵呀？说句老实话，我怀疑你是炼丹术士，在盒子里受刑，你或者是什么药剂师。我这次亲眼见到了你，我认为我的怀疑是有道理的。”

“你应该知道，”他说，“我先前并不是维列纳侯爵，这个贵族称号是‘无知’给的。人们都叫我恩利克·德·维列纳，我是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太子，我研习并且写过许多书，我的书被焚烧了，学者们都很痛心。”

“我记起来了，”我说。“我听说过，你被葬在马德里圣佛朗西斯科公墓里。但是，我今天才恍然大悟。”

---

<sup>①</sup> 维列纳侯爵，1384—1434年在世。

“你既然来了这儿，”他说，“就把这个盒子打开吧！”

我用起力来，想把盒子玻璃上粘着的泥土剥掉。他拉住我，说：

“等等，请告诉我，在人间，是不是人人享受和平？”

“享受和平，”我回答说，“人人享受和平。当然罗，不和任何人打仗。”

“真的？那快把盒子盖好。和平年代，都是懒汉当政，坏人发财，无能儿受重用，暴君横行霸道，书生独裁专断、追逐名利。只有流氓喜欢和平。我对外面的事情毫无兴趣，我在盒子里呆得很舒服，还是变成肉末、肉块好一些。”

我非常沮丧，因为他已经开始“粉身碎骨”了；我对他说：

“等等，非正义战争赢得的和平是不牢固的。乞求来的、买来的、索要来的和平，是战争的调味品。和平已经失去了意义，天使不是说过吗，‘把和平送给心地善良的人们吧’；今天活着的人，没有多少人理会和平这两个大字。世界处在战争边缘！一切都将变得十分混乱！”

听完我的话，他平静了许多，站起身来，说：

“既然有望打仗，那我就离开这儿吧，因为形势要求太子和王子必须善于区别好人和貌似好人的人。战争打起来，笔杆子就不能行骗了，博士们的虚伪将被揭露，硕士们的嚣张气焰也会收敛。快把盒子打开。对了，还有一件事，请先告诉我：西班牙的金钱多不多？金钱有什么看法？金钱有多大力量？信誉呢？价值呢？”

我回答说：

“西印度群岛的船队还没有衰败，尽管热内亚人从西班牙弄了很多水蛭到波多希<sup>①</sup>，把矿脉<sup>②</sup>吸得无血可流，矿山枯竭。”

“热内亚人一个铜板也不放过吧？”他说。“我还是保留肉末、肉块形态吧。喂，热内亚人是金钱的淋巴结核，这种病是在与扒手打交道过程中生出来的。只有流入法国的金钱没有染上这种淋巴结核，原因是法王不允许热内亚人参与他们的商务活动。钱包像湿疹一样在大街上游荡，我能出去吗？我现在不是变成盒子里的肉末、肉块说这话的，我宁愿变成吸墨粉瓶的粉末，也不去看他们把什么都拿在自己手里。”

“巫术先生，”我反驳说，“尽管事情是这样的，人一有了钱就要得绅士病、大老爷病和王子病。这样，大把大把地花钱，花完了就借，生意当然要生出蛀虫来，焦虑和疯狂统治一切。魔鬼让妓女把他们的钱全捞到自己手里，让他们吃亏上当，让他们染上重病，让他们沉湎于色欲，让他们身无分文，让税务官无钱可收。真理减肥，不伤身体；热内亚人不是真理，因为他们减肥，损伤身体。”

“你的话给了我力量，”他说，“我准备从盒子里出去；不过，你要先告诉我，在人间，荣誉属于哪一级？”

“话说起来长了，”我回答说。“你弹响了魔鬼的一只键。所有人都是有荣誉的，所有人都被授予荣誉称号，所有人都重视荣誉。每一级都有荣誉；不过，现在荣誉正在降级，好像已经降

① 波多希是玻利维亚的一个地区，矿产特别是金矿极为丰富。

② 在西班牙文中，“矿脉”和“血管”是同一个词。

◆

---

到第七级了。谁要窃取荣誉,就说他在维护一种黑色荣誉;有的人不是窃取而是乞讨荣誉,如果是这样,就说他在维护一种暗色荣誉。乞讨荣誉,可能比窃取荣誉好些。如果有证据证明一个人杀了人,情况也是这样。一个有真正荣誉的人,对什么都不原谅,对什么都不忍受;一个有荣誉的人,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但是,现在所有人却反其道而行之。人间所有人终于明白了,他们是把安逸称做了荣誉,有的人自诩荣誉盖身,其实这是在嘲弄人间。”

“魔鬼可以出去,到那个小小世界生活生活,”侯爵说。“我认真观察了那些人,他们徒有虚荣,咋咋乎乎,上窜下跳,看上去满身荣誉,其实那都是些烂布、破衣。不讲真话,倒成了功绩;骗局和谎言,是绅士风格;厚颜无耻,风趣优雅。一方面把外国人说成男妓或酒鬼,另一方面却称西班牙人正直、诚实。但是,在这里,好多口如蛇蝎的人说,在西班牙,对葡萄酒不再怨声载道了,人人都会品尝,谁也不会干渴而死。在我生活的那个时代,人们都不知道酒是什么东西,而现在没有人不知道酒从肚子爬到脸上。那时,男妓就是混蛋(混蛋和男妓从来是一丘之貉),所有人都是好色之徒。现在,有人对我说,又出现了新的情况,名声和荣誉被扔进了狗屎堆里。说到名声和荣誉,我认为丈夫都要变成妻子的小贩了!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就算你知道吧!”我说。“有各种各样的丈夫。有的丈夫是鞋拔子,插进去是为了让妻子穿得舒服些,用完要抽出来。有的是手灯,衣装整洁笔挺,光彩夺人,勇猛无敌,在夜里和暗



处看上去如同星座一般，走近一看只不过是支小蜡烛、兽角或烂铁、小鼠。有的是注射器，把离开的吸过来，过来的推出去。最令人可笑的东西是女人的荣誉，她们要求荣誉，就是要求得到献出的东西。人们说得好：拖在地上的东西是荣誉；人间的荣誉如同蛇和裙。”

“这么说，”侯爵说，“我只差两拃距离就永远变成肉末、肉块了。我好像还有点什么疑问，对了，有学者吗？”

“学者多得成灾，”我说，“到处都是学者。有的人自称学者，有的人是真正学者。有的人是搞研究的，不过这种人很少；有的人被称为学者（这种人占大多数），是因为他们喜欢和比他们还无知的人打交道（对于这一点，我有浓厚兴趣讲一讲），他们被授予博士、学士、硕士和副博士头衔，与其说经过高等学府考试过，毋宁说是他们与之来往的傻蛋分封的。对西班牙来说，龙虾要比硕士更有价值。”

“说什么我也不离开这儿了，”侯爵说。“留在这儿有什么关系！我对他们已经心惊胆战了。就命运而言，我是倒了霉的；为了不看见逝去的时光，不看见成堆的学者，我留在了盒子里；为了不看见他们，我宁愿永远变成罐中秘密。”

我说：

“在过去的岁月里，司法部门比现在廉洁，没有这么多博士<sup>①</sup>；现在，病人遇到的情况是，医生会诊越多，对病人越危险，病情越加重，花钱也越多。那时，司法部门讲真话，事事公

---

<sup>①</sup> 在西班牙文中，“博士”和“医生”是同一个词。作者借用双关语承前启后。

开；而现在，却像香料一样用纸包起来。以前，法律中写着‘尽管’、‘以及’、‘我们’等等字样，用词还算适当；虽然词汇古老些，但很有特点，把法警和类似东西称做行刑手。现在呢，出现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规劝、决定、责任、教训、反省，谁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如果只是这些，情况还算好呢；每天有许多著作家登台表演，各种版本的演说不计其数……每位学者有书房，书房就是他们的坟墓。他们为了显示自己，这样说：‘我有那么多肉体。’好极了！学者的书房是没有灵魂的肉体，这也许和它们的主人一样吧。‘你们’没有一件事不占着理；不让‘你们’占着理的只有金钱，因为‘他们’把钱全都留给了自己。打官司时不说欠谁多少多少钱，而说把钱交给人家，这个问题再清楚不过了；官司打的结果呢，金钱都塞进了不主持正义的律师和代理人的腰包。正义，如果没有金钱，那就属于别人。你们想想看，律师坏到了什么程度？还是让我来说说吧：如果没有律师，就不存在争执；不存在争执，就不会打官司；不打官司，就没有代理人；没有代理人，就没有混乱；没有混乱，就没有犯罪；没有犯罪，就没有法警；没有法警，就没有监狱；没有监狱，就没有法官；没有法官，就没有受刑；没有受刑，就没有行贿。你们看看，小硕士那么胡说八道，像个留着大胡子的学者。你们一定要讨个说法，而他们会这样对你们说的：

‘研究研究吧。阁下，您看看，我了如指掌。法律写得一清二楚。’”

他们拿起一大包书，上下拍了两下，像蜜蜂那样快速阅读起来。之后，啪的一声把书四脚朝天地扔在桌子上，说：

“法学家也是那么讲。阁下，请您把证明给我，我想了解一下情况。放心好了，明天晚上过来一趟。我正在撰写一篇关于长子继承权的临时享用权的文章。但是，为了给您效劳，我愿意把什么都放在一边。”

分别时，你们想付给他钱。这对他们来说，才是事情的真正精华之所在。这时，他会彬彬有礼地说：

“天哪，先生！”

他一边说着一边伸出手，一把抓住钱，塞到自己口袋里。

“在官司用棍棒判决之前，”侯爵说，“我不能离开这儿。在缺少律师的年代里，官司都是用砍刀判决的，用棍棒判决的，人们说砍刀和棍棒就是法官。由此产生了这样一种说法：谁想安居乐业，发财致富，那就给律师一点钱，让他们多讲对方的坏话。告诉我，人间还有威尼斯吗？”

“当然有，”我说，“只有威尼斯和威尼斯人。”

“噢！把它送给魔鬼吧，”侯爵说。“这样可以向魔鬼报仇。不知道送给谁对那个人没有害处。那个共和国糊里糊涂地存在下去吧。不然，它如果恢复不属于它的东西，它自己就什么也保存不了了。好一个人类哟！城市建在水上；珍宝和自由，在空中；腐败，在火中。一句话，大地从他们那儿逃离出来，他们被看成国家的盗贼和王国的垃圾，和平与战争的脏物。土耳其人容忍他们，因为他们与基督徒为敌；基督徒容忍他们，因为他们与土耳其人为敌；他们与土耳其人和基督徒为敌，所以不是摩尔人，也不是基督徒。有一次和基督徒打仗，他们给自己人加油打气。其中有的人这样说：

“哎，过去，你们是基督徒，但更是威尼斯人。”

“别提那事了。告诉我，是不是有好多人都想得到人间帝王的宠爱？”

“那是一种病症，”我说，“每一个王国都是一座医院。”

“说得确切些，应该是疯人院。我懂了，原来觉得应该离开这儿，但是听了你讲的那些事，我又不想离开一步。不过，我希望你告诉那些畜生，他们把虚荣和野心放在了驮鞍上；国王和王子像水银一样，之所以说国王和王子是水银，是因为你如果想抓住他们，他们会即刻溜走，对于想从国王那里获取理智那种东西的人，情况也是这样。水银的特点是流动；由于事情动荡不稳，那些人的心情也是这种状态。和水银打交道或与之结伴而行的人，无不边走边颤抖；和国王打交道的人，也必然如此。就是说，在国王面前敬畏颤抖，当时不这样，事后也得颤抖，甚至支撑不住倒下。如今，谁在西班牙当政？这是我最后一个感兴趣的问题，很想知道一下，因为我马上就变成肉末、肉块，变成肉末、肉块舒服些。”

这时，我说：

“费利佩三世<sup>①</sup>已经死了。”

“他是一位圣洁国王，”侯爵说。“我观察星座的位置，看到了一些迹象。”

“费利佩四世<sup>②</sup>在几天之前登了基，”我说。

“什么？”他说，“我一直等候的钟点，只等一刻钟就到了。”

① 费利佩三世(1578—1621)，西班牙国王。

② 费利佩四世(1605—1665)，西班牙国王。

他说着站起身来，踢翻盒子，跑出来。他边跑边说：

“现在为一刻钟<sup>①</sup>需要的公正，要比过去为一千二百万需要的还多。”

我正想跟上去，一个死人抓住我的胳膊，说：

“让他去吧。他在，我们大家都安不下心来。你回到另外一个世界时，就说阿格拉赫斯<sup>②</sup>和你一起呆过，他抱怨你们把他抬得很高：‘你现在看见了吧！’我叫阿格拉赫斯。喂，我可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什么东西也没有给过我，现在也好，将来也好，你们都不会看见这种事。你们总是说：‘看看吧，阿格拉赫斯说。’刚才，我听到你和盒子里的人说，菲利普四世在台上，我说，看看吧。我是阿格拉赫斯，看看吧，阿格拉赫斯说。”

他走开了。一个矮小男人出现在我的面前，体型和勺把一样，头发直挺挺的，像木工刨，颜色橘黄，脸上长满雀斑。

“我要告诉你，裁缝，”我说。

他立刻说：

“好吧，听听不打紧。不过，我只是个请求者而已。你们不要给谁都起名字。我叫阿尔巴利亚斯；我早就想告诉你们了，你们在人间不要对别人说：‘他是阿尔巴利亚斯。’说这话，一定要看对象。”

这时，一位老人怒冲冲地走过来，他的脖颈不很长，但也不算短，两鬓银白，大胡子，眼睛深深陷在眼窝里，前额皱纹纵横，眉际间刻着怒容，衣装邋遢。他一副穷模样，但显得很神秘。

---

① 在西班牙文中，“一刻钟”和“钱”是同一个词。

② 阿格拉赫斯是神话人物，意为“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

“让阿尔巴利亚斯走吧。不过你等一会儿，”他对我说，“坐下来。”

他坐下了，我也坐下。这时，有个魔鬼模样的小个子男人突然出现在我们两个人中间，像从枪筒里射出来似的。他如同阿尔巴利亚斯身上的一部分，大呼小叫。老人用真诚的声音对他说：

“你到别处撒气去，撒完了再来。”

“我有话说，”他说，嘴巴不停地动起来。

“这个人是谁？”我问。

老人说：

“你还不知道他是谁呀？他是齐斯加拉维斯<sup>①</sup>。”

“他这种人，在马德里要多少有多少，”我说。“马德里别的没有，齐斯加拉维斯们，用马车拉三天三夜也拉不完。”

老人说：

“他在这儿，死人讨厌他，魔鬼也讨厌他。我们还是别理睬他吧；现在，来看看比他重要得多的事情。我叫佩得罗，而不是佩罗·格鲁略<sup>②</sup>，你们把我名字中的‘得’字去掉了<sup>③</sup>，这样等于把我捧为用梨木做的圣像。”

我的上帝，真的，佩罗·格鲁略说完，我就觉得他长出了两只翅膀。

“我很高兴认识你，”我说，“你原来是预言家呀！可是，人

① 在西班牙文中，“齐斯加拉维斯”意为“爱管闲事的人”。

② 在西班牙文中，“佩罗·格鲁略”意为“大实话”，“人所共知的事”。

③ 在西班牙文中，“佩罗”有“梨树”、“梨木”之意。圣像一般都是用梨木做的。

们都说是佩罗·格鲁略做出的。”

“我是预言家，”幽灵预言家说，“我们得好好说道说道这事。你们说我的预言是胡说八道，嘲弄讽刺。我们来看看吧。佩罗·格鲁略的预言，也就是说，我的预言是这样说的：

古代预言兮

给我留下许多东西

预言我们的时代

上帝的意志决不能怀疑。

可是，不务正业的家伙，做尽坏事的家伙，不要脸的家伙，如果这个预言变成了现实，还有什么可求的呀？如果上帝的意志就是一切，那么一切都是公正的，美好的，神圣的。一句话，那就不是魔鬼所希望的，就不是金钱，就不是贪婪。但是，在今天，上帝所求很少很少，我们所求很多很多；这是违反他的天律的。现在，金钱是一切所求之所在，因为它被所有人所求，谁都对它有所求，没有它什么都做不成。金钱是自恋者，喜欢自我欣赏，它只爱自己。让我继续说下去：

如果下雨，到处泥泞

还会发生这种事情

谁也不可能

不用臂肘，向前奔腾。

你们试试看，向前奔跑时能不甩动臂肘吗，能向前甩动臂肘吗？你们不能否认不能那样。你们一定会说，话说得太实，就是傻话了。我说，活人朋友，这样的真理是痛苦的。半个真理是谎言，许多真理加在一起就是蠢话。怎样才能让真理使你们高兴？你们是那样愚蠢，都没有看到佩罗·格鲁略的预言并不像你们说的那样百分之百正确，因为有的人急速奔跑时就向前甩动臂肘。医生就是这样，病人告辞向他们付钱时，他们接过钱便把手转向后面；就是说，他们拿上钱就跑，脸色羞得红红的，好像害怕被付钱的人杀死：

你有，更有  
已婚丈夫  
没有，更没有  
给予多，所剩无。

你可能这样想：‘这不是大实话吗？你有，更有！’过了一会儿，又可能反过来想，事情是这样的。挣得多的人，一无所有；继承多的人，收入多的人，也是这样。有而不花的人，才有。拥有少的人，有；拥有两个少的人，拥有一点儿；拥有两个一点儿的人，拥有多；拥有两个多的人，拥有很多；拥有两个很多的人，就是富翁。金钱（请你们不要丢掉佩罗·格鲁略的这个学说）和女人一样，喜欢走动，喜欢人们抚摩，喜欢人们对它顺从，而不喜欢保存它，不喜欢跟在不配得到它的人的后面。它从这家走到那家，让所有人的灵魂都感到疼痛。要想看清金钱

是多么卑鄙(它是个名副其实的饶舌者),你们必须看看上帝是如何把先知放在脑后,而把钱送给卑鄙的人;由此,你们会看到这个世界的财产在它们主人手里的是些什么东西。你们看看那些商人,他们在那里不就是迷惑你们的眼睛吗!你们看看那些首饰工匠,他们疯狂地贩卖光彩夺目的假货和五彩缤纷的冒牌货,新婚夫妇的礼品尽在其中。那么,你们如果去首饰店,又会发生什么事呢?你们回来时,就不是完整的人了。那种地方,很难保住自己的荣誉,竭力劝说不幸的人把家产戴在指头上,轻飘飘的;等他回到家,便大呼上当,唉声叹气。在这里,我不想多说糕点师和裁缝,不想多说成衣商,他们是魔鬼一样的强盗;金钱都跟在他们的屁股后面。不过,习惯良好、心地明净的人决不会使人感到厌恶。我们暂且把这事放在一边,来看看第二个预言:‘已婚丈夫’。他享受着天堂般的床铺(他很气愤地说,因为我听了他的大实话以后,不知做了怎样的鬼脸),你们如果不认真倾听,随便发笑,他会让你们大怒的。你们不是来听、来学习的吗!你们是不是以为所有结婚的男人都是丈夫呀?你们如果这样说,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有许多结婚男人在打光棍,有许多光棍却当上了丈夫。有的男人结婚,最后像天真少年那样死去;有的姑娘结婚,最后作为丈夫的处女死去。你们骗我,你们坏透了,这儿数以千计的死人说他们都是你们卑劣行为的牺牲品。你们好好想一想,他们如果不……蠢蛋,会揪掉你们的鼻子,挖掉你们的眼睛。下面还有一个预言,任凭你们说吧:

◆

---

女人受孕  
分娩在今  
不管生下怎样的孩子  
都要找到生身父亲。

你们看，这不也是大实话吗？我要告诉你们，你们如果去打听谁是他们的父亲，一定会看到激烈争吵的场面：是我有长子继承权，还是你有？这种有关大肚子的事，有好多东西可以讲。不过，孩子都是在阴暗处摸黑制造出来的，谁也不会去探询某某是谁的儿子，某某是谁的半个儿子；重要的是孩子出生了。谁都知道这是女人的事，她们都是用丈夫的姓给孩子注册登记的。我的预言不是和诚实的人讲话，但愿你们这些坏蛋不篡改歪曲。你们想想看，最后审判那天会有多少孩子把父亲的侍者、保镖、奴仆、邻居认成自己的父亲呀？又有多少父亲落得没有后代？你们一定会看到的。”

“这个预言和其它预言，”我说，“我们在人间并不这样看。我敢对你发誓说，它们要比像似预言的预言实在得多。但是，现在从你嘴里说出来，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我知道，你听了不高兴。”

“那么，”他说，“请听听另一个预言：

依靠羽毛飞向宇宙  
用双脚行走  
两个三当然等于六。

‘依靠羽毛飞向宇宙’。你们一定以为我说的是飞禽，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傻透顶了。我说的是书记员和热内亚人，他们用笔<sup>①</sup>把金钱从我们这儿夺走。你们看一看，我预言的是当今另一个世界发生的事，这对你们这些活着的人来说都是‘佩罗·格鲁略’。你把这些预言带回去，仔细弄明白。”

他走时，给我留下一张纸，上面依次写着这么几行字：

他生于蒙难的星期五  
为了做个目能穿石的大丈夫  
因为那天好人死去  
盗贼受苦。

诚实的家族  
千百次轮回  
取代逃亡  
惩罚小偷。

你如果想首先  
把损失弥补  
那就把绳子  
扔到锅后<sup>②</sup>。

---

① 在西班牙文中，“笔”和“羽毛”是同一个词，因为笔是从羽毛逐渐发展而来的。

② 这是西班牙文中的一句成语，相当汉语成语中的“偷鸡不成蚀把米”。

参

---

当今时代  
奇迹飞舞  
伟大的西班牙  
只有老四<sup>①</sup>，非他莫属。

我的最大预言  
法律能鉴别是金是璞  
四世当国王  
坏人无葬身之墓。

我以钦佩的心情阅读了佩得·格鲁略的五大预言之后，不禁沉思起来。这时，身后传来呼喊声，有人叫我。我立刻回过头去，一看，原来是个骨瘦如柴的人，表情阴郁，面无血色，全身白装。他说：

“可怜可怜我吧，你如果是好人，就把我从饶舌者和无知者的嘴里拯救出来吧。他们一刻不让我得到安宁。把我送到什么地方都行。”

他扑通一下跪在地上，不停地抽自己的嘴巴子，哭得像个没娘的孩子。

“你是什么人？”我说，“为什么这样不幸呀？”

“我老得不成样子了，”他说，“许多人诬陷我，诽谤我。我

---

<sup>①</sup> 指国王费利佩四世。

是另外一个人，你大概认识我，这另外一个人无话不说。还有，人们不知道表示自己有理时，就说：‘像另外一个人说的。’我什么也没有说过，连嘴都没有张。我的拉丁文名字叫‘吉塔姆’<sup>①</sup>，你在那些书本里会看到我把一行行文字变得又宽又大。看在上帝份上，我希望你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告诉人们你是怎样看到了白纸一样的另外一个人，他什么也没有写，什么也没有说，没必要写，没必要说。我在这里对所有引用我的人辟谣，你们把不知道的东西都安在了我的名下，谁让我是白痴们的作者、无知者的课本呢。你应该注意到，人们在背后把我称为某某人；遇到麻烦事时，不知道把我叫做什么；在课堂上，称我为某位作者。我更是另外一个不幸的人。你可怜可怜我，把我从这个不幸和倒霉的地方拯救出去吧！”

“这儿，你们都不让人讲话？”一个死人说。他衣冠楚楚，一副怒容；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快到那边去，你是死人邮差，给活人送信来了。你到那边时，告诉他们，说这些人把我气得不得了。”

“你是谁？”我问。

“我是卡拉依诺斯<sup>②</sup>。”

“你是卡拉依诺斯？”我说，“你为什么不瘦呀，因为一直说：‘骑上卡拉依诺斯吧’。”

“我们不去说它啦，”他说，“说点别的重要的事吧。”过了一会儿，他又问道：

① 意为“某人”，“某个小人物”。

② 古代传说中的人物。

“一个人说出笑话、是非话、骗人话和谎话时，别人有什么理由说：‘那是卡拉依诺斯的调子<sup>①</sup>？’他们知道我说话是什么调子？我的调子很好听，是正调。他们竟然干涉我的事！”

“卡拉依诺斯先生说得太对了，”一个人凑过来说。“我和他受尽了凌辱。我是坎丁帕洛斯。人们不厌其烦地说：‘坎丁帕洛斯的灰雁，路上被狼截拦。’<sup>②</sup>我希望你们告诉他们，他们把驴子说成了灰雁<sup>③</sup>；我家里只有驴子，没有灰雁，灰雁和野狼没有任何关系。请他们把谚语中的灰雁改正过来，恢复驴子的地位；把驴子给我恢复过来，把灰雁赶走。这就是为正义付出代价。”

一个老太婆像鬼一样，拄着拐杖走过来，说：

“谁在坟墓那儿？”

她的面孔像只大耳朵，眼睛比收摘葡萄的大筐还大；额头的纹沟、颜色和形状是那样独特，犹如脚掌一般；鼻子好像在与下巴交谈，二者合在一起像只钩子。整个面孔宛如水笼头一般。嘴巴横在鼻子的阴影下面，仿佛鳗鱼一样，没有一颗牙齿，又似猿类的多褶皮兜，下方长着直挺挺的短须。脑袋像铃铛那样不停地抖动着；声音颤抖；修女的素装上搭着一条长长的头巾，犹如坟堆上盖着一块殓布；脖子上吊着一条长长的念珠，她身体是那样弯弓，犹如许多女性侏儒死鬼吊挂上面，她呢，又似正在垂钓一颗颗微型头颅。我看见的是另外一个世界

① “卡拉依诺斯的调子”，意为“不合乎时宜”。

② 这句谚语原为“坎丁帕洛斯的傻女人，半路遇上了名叫老狼的神父”。

③ 在西班牙文中，“灰雁”和“驴子”发音相近，两个词都有笨拙之意。

的典型人物。我看她像个聋子，便扯着嗓子说：

“喂，老夫人！喂，老妈妈！喂，老大娘！您是谁呀，有事吗？”

她立刻抬起老得无法形容的面孔，停下脚步说：

“我耳朵不聋，我既不是老妈妈，也不是老大娘。我有自己的名字，有自己的职业，你们这些没有理性的人把我折磨死了。”

谁能想到在另外一个世界竟然有肉干一样的老妪自称妙龄女郎呀！她又走近些，眼睛里闪着泪珠，鼻尖上挂着一滴清水鼻涕，散发出古墓气味。我请她原谅，又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

“我是百岁寿星。”

“死人中间也有寿星？”我惊讶地说。“真得天天向上帝祈祷。祈祷什么呢？与其说祈祷安息吧，毋宁说怜悯；安息吧！因为事情是这样的，如果有寿星存在，她们一定使所有人不得安宁。我认为女人当上主妇<sup>①</sup>以后就得死去；主妇不死，世间注定受治于她们。现在看见您，我恍然大悟，并且很高兴认识您。回到人间，我们就可以说：‘你们看看百岁主妇，那儿有百岁主妇。’”

“但愿上帝保佑你们！”她说。“你们还记得我，而我却不记得你们了。好吧，那儿没有比我岁数更大的主妇啦？我是百岁主妇。那儿没有八旬主妇、七旬主妇？你们为什么不去找她们，而把我放开呀？我八十年前就到这儿来了，给地狱培养主妇，

---

① 在这里，“主妇”有“寿星”之意。

但是直到现在魔鬼还不收留她们，说我们给打到地狱来的人减轻痛苦，看管燃烧的蜡烛。难道地狱里没有一件真切的东西？我在以我的名义向炼狱求情，所有灵魂看到我都说，老寿星，可别到我家去。我只要进天堂，别无它求；如果没有可供折磨的人，没有闲情说笑，我们死而无憾。死人也抱怨我不让他们过真正的死人生活。我如果想在人间当主妇，谁都不会反对。但我更愿意留在这儿，可以做幽灵，一辈子呆在客厅里，每天坐在祭坛旁，守候少女；与其说是守候，毋宁说是在劳动改造。一旦有人来访，‘去叫主妇吧’，一刻不得休息，每天从早到晚都有人给可怜的主妇下达命令；没有蜡烛了，‘去找阿尔瓦雷斯，老主妇那儿有？’没有别的什么小东西了，‘老主妇不是在那儿吗’。简直把我们当成了养在家里的鸛鸟、乌龟、刺猬，整天以食虫为生。你如果说句笑话，立刻会听到呵斥：‘住嘴！’像我这种身份的人，怎能干那种事呢。事情还不止于此，我们是世界上住得最简陋的人，冬天被塞到地下室里，夏天被送到阁楼上。这倒是有一样好处，就是谁都看不到我们。女仆看不见，说我们避而不见；主人看不见，说我们花他们的钱；男仆看不见，说我们自卫；身边的人看不见，说我们在念诵着安魂经。他们说得有道理，因为我们中间有的人高高兴兴地坐在椅子上，像个活坟丘。那里到处是焦虑、哭声、灾难、是非、欺诈、纷争、诽谤，因为主妇们都是碎嘴子，喜欢议论别人，尽管忙着做菜做饭。不过，看着七八个老主妇披着床单，像风烛残年的老妪，张着瓦形嘴巴，将有何感触呢！她们的口腔光秃无牙，牙床像木板一样扣在一起，分别站在自己的女主人身后，令这些坐

在矮椅子上的夫人们感到悲凉，甚至支撑不住，被小丑用轿子抬走。我宁愿在死人和活人中间慢慢死去，而永远不做主妇。一个冬夜，一位旅行者去巴利亚多利德，路上问可以在什么地方落脚休息。当他听说可以在一个叫‘杜埃尼娅’<sup>①</sup>的地方驻足时，又问在那个地方前面或后面是否有过夜的客栈，回答说没有；他便说：‘我宁愿上绞刑架，也不在‘杜埃尼娅’那个地方停留。’于是，他留在‘杜埃尼娅’镇外，留在了耻辱柱上。”

“但愿上帝把你们从主妇中解脱出来（这不是什么好听的话：说让一个人身败名裂，就说按主妇讲的处治他吧！你们看看，把主妇说成什么了！）。我请求你们想想办法，把另外一位主妇塞到成语里去，而让我好好休息一下吧；我年纪大了，不能随着成语东跑西颠，而以前能踩着高跷子走。我不能从一张嘴巴跑到另一张嘴巴，那样怎能休息呀！”

有个人走过来，他像野鹿一样瘦削，光着脑袋，身穿袖子像裤腿那样宽大的薄纱衣服，有披肩而没有斗篷，有包头而没有礼帽，腰间别着一把宝剑。他打着手势叫我。

“喂，喂，”他说。

我一边回答一边向他走去。噢，原来是个自感羞愧的死人。我问他是谁。

“我是忍饥挨饿的堂迭戈·德·诺切<sup>②</sup>。”

“能见到你，我宁愿舍弃万贯家私。噢，冒险家的胃口哟！”

① 在西班牙文中，“杜埃尼娅”意为“主妇”。

② 这个名字的意译是“黑夜的堂迭戈”，就是说他因怕暴露出寒酸相，只能夜里出来。

步

烈鹰的咽喉哟！噢，猛兽的肚子哟！噢，宴会上的惊愕哟！噢，菜肴的苍蝇哟！噢，主人的打孔器哟！噢，贪吃的巨嘴龙哟！噢，炒锅里的巨蟹哟！噢，晚宴的巨胃食客哟！噢，午宴的口如巨斗的宾客哟！噢，中午的疱疹哟！世界上只有教友会、使徒和你的儿女。”

“我的上帝，”堂迭戈·德·诺切说，“这些我都听厌了。不过，我还是有耐心的，我请求你们可怜可怜我。我活着时，由于夏季蚊虫蜇咬，冬季不能穿内衣，直接着外装；毛皮坎肩贴着肉，不穿衬衣，觉得很不舒服；用蜡绳和厚底加固鞋子；用针线把袜子补牢。有时，我觉得穿着一双风水鞋子，因为鞋上到处是针脚<sup>①</sup>；裤子上的孔洞，我都懒得缝补了，干脆在大腿上涂上墨遮丑，以便外出走动。感冒以后，没有手帕时就抬起胳膊，挡住鼻子擤；如果身上带着手帕，擤鼻涕时就盖住脸；为了不让人家看见，有时干脆用斗篷挡住，‘摸黑’擤鼻涕。在衣着上，我像一棵树，夏季穿得多，冬季穿得少。

人们借给我东西，有来无回。宝剑也是这样，没有一把宝剑归还过<sup>②</sup>。谁借给我东西，都是有来无回。我这辈子没有说过真话，我憎恶真话，所有人都说我在真话面前是个大好人：坦诚，苦涩。我每次张口，可望看到和听到的最好东西就是呵欠或疾病发作了，而人们却想听到‘请阁下给我’，‘借给我’，‘请赐恩’；对无耻之徒的回答，只要张口就会接二连三听到：‘没有什么可给的’，‘但愿上帝帮忙’，‘真的，我没有’，‘我巴

---

① “针脚”又有“绽裂”、“开线”和“方位”、“位置”等意。

② 这是双关语，另一层意思是“没有一把宝剑没有剑背儿”。

不得……’，‘一文钱也没有’。

我是那样不幸，有三样东西我总是因为迟到而不得。我去借钱时，机会错过两三个小时；人家这样对我说：‘您如果早来两三个小时，我就把那钱借给您了。’

您去某个地方观光旅游，晚去两三年；人们对我这样夸耀这个地方：‘现在不值得一看了，您如果早两三年……’

去认识美女时，也晚了两三年，人家对我这样说：

‘您应该早两三年来看我，我那时如花似玉。’

这样看来，我不应该叫堂迭戈·德·诺切，而应该叫堂迭戈·德斯布埃斯<sup>①</sup>。我死后是不是可以得到安息？在这里，我现在并不讨厌死神：蛆虫在我这里只能饿死，我呢，则要吃掉饿死的蛆虫；死人总是避开我，因为我没有在他们的名字前面加上‘堂’字，或者因为偷拿他们的骨头，或者借他们的什么东西。魔鬼对我疑虑重重，担心我一文钱也不付。真的，我一直钻在蜘蛛网里。”

“那里，堂迭戈这样的人多得难以胜数，可以借助他们的一臂之力。我还有话呢，放开我吧，不知什么时候就有死人来打听堂迭戈·德·诺切。请你告诉所有光着脑袋的先生、乏味的骑士、伪装绅士和假冒老爷，对我要好些。我现在戴着护须罩真受罪。我是一个乞丐绅士，一边是鞋楦子和护须罩，另一边是颈模和脖饰，走起路来多难受呀！我带上这些，带上自己的影子，等于搬了家。”

---

① “堂迭戈·德斯布埃斯”意为“迟到的堂迭戈”。

那个幽灵样的绅士不见了，他想去吃几个死人。这时，一个又瘦又高的男人急火火地跑到我的身边，小鼻子小眼睛，像竹竿一样。他一把抓住我，说：

“老兄，人家跑得快，就别管他了。有几个女性死人在等着你呢，她们不能到这边来，你快过去听听她们的声音；她们吩咐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要延误。”

这个死鬼那么急迫，我都气坏了。我还没有见过比他还性急的人呢。

“尊敬的先生，”他拉长脸说，“我要告诉你，我的名字就叫急火火。在我身边的那个人（尽管我没有看见他）叫胡乱乱。我们两个要比爆炒和大雨更相似。”

我站在急火火和胡乱乱中间，闪电一样向呼唤我的地方跑去。

那儿有好几个女性死人坐着，急火火说：

“这是堂娜法福拉、马利—莎帕洛<sup>①</sup> 和马利—拉巴迪利娅<sup>②</sup>。”

胡乱乱说：

“夫人们，快点，有好多人被逮起来了。”

堂娜法福拉说：

“我是个很有名气的女人。”

“我们呢，”另外两个女人说，“很不幸，你们活着的人讲话时，总是污蔑我们。”

① “马利—莎帕洛”意为“邋邋女人”。

② “马利—拉巴迪利娅”意为“无依无靠的女人”。

“对我来说，无所谓，”堂娜法福拉说。“不过，我希望你知道，我是一位喜剧诗人的妻子，他的作品多得难以计数。一天，他对我说：

‘夫人，演员穿得破烂些，呆在垃圾堆里，倒比在喜剧里、歌声里好些。’

我是个有胆量的女人，在喜剧、劝世短剧和幕间剧问题上与诗人丈夫发生过上千次不愉快的事儿。我对他说，在喜剧中，为什么大臣跪下对国王说‘请您把脚伸给我’时，国王总是回答说‘双臂更好些’。而我觉得这样说更有道理：‘请您把双脚伸给我’，要回答：‘给了你，我怎么走路呀？’对于仆人的饥饿和畏惧，我和他也有过激烈争论。我对丈夫十分尊重，我请他注意喜剧结尾有关公主声誉的描写，因为她们被拐走，很值得同情。她们的父母这辈子是不会感谢我的。我反对他对婚礼嫁妆的处理方式，请他对第三场的骗局修改一下，人世间没有那么多的钱。在另一部喜剧里，由于剧中人物并不全都男婚女嫁，我便向他提出要求，一个主人想让他的男仆同女仆成婚，但这男仆不同意；无计可施，就让他打光棍吧。我们争论最为激烈的是关于圣体节的短剧，吵得那么厉害我都想离婚了。我对他说：

‘魔鬼，难道在圣体节的短剧里一定要让魔鬼大摇大摆地占领舞台呀！这魔鬼又吵又闹，好像舞台全是他的。整个舞台都散发着魔鬼气味。基督是那样谨慎，都不敢吱声。你应该创作一出短剧，让魔鬼出来时缄默不语。’

他问我，为什么一定要保持缄默呀？让基督讲话呗，他应

步

---

该讲话。我丈夫大怒，尽管仍然耐着性子，但还是把桌椅摔得乱七八糟。

我对他说，应该说永恒的天父，而不能说永久的天父；应该说撒旦，而不能说魔王；魔鬼出场说几句吓唬小孩的话就够了，而且说完要像箭一样退下去。我对幕间剧提出了一些补救方法，等于给幕间剧当头一棒；它们感到疼痛，气鼓鼓地说：

‘你们真够悲哀的，看看那些喜剧吧，结尾总是完婚大吉，糟糕透了，干巴巴的，没有任何艺术性。’

喜剧听完这番话，为了报复便把婚庆加在幕间剧上；但是婚庆为了逃脱这种安排，变成单身汉，理发师呀，吉他手呀，唱赞美诗的神父。”

“堂娜法福拉夫人，女人那么坏呀？”马利—莎帕洛说。

堂娜法福拉怒容满面，傲然地说：

“现在，看看马利—莎帕洛有何高见。”

来者不善，说着两个人就抓挠了起来，你拉我扯。马利—拉巴迪利娅站在那儿，无法劝阻她们，因为她的儿子为了吃饭也互相挥舞起拳头来。

“喂，”堂娜法福拉说，“你们到人间说说老娘是谁。”

马利—莎帕洛说：

“说说我是怎样降服她的。”

马利—拉巴迪利娅说：

“告诉活人，我儿子在自己的盘子里吃饭，有什么不好？而他们像堂迭戈·德·诺切和他的同类那样吃人家的饭，不是太不要脸了吗？”



我脑袋都要炸开了，急忙离开那儿。这时，传来一声刺耳声音；我一看，原来有个女人疯疯癫癫地跑过来，说：

“善人<sup>①</sup>，善人。”

我立刻知道了，她是狄多女王，她跟在埃涅阿斯<sup>②</sup>后面寻找死去的小狗。过一会儿，她又说：

“玛尔塔和她的雏鸡<sup>③</sup>在一块儿呢。”

“活见鬼，你在这儿呀？养那么多鸡干什么？”我问。

“这你别管啦，”她说。“自己吃呗，因为你们总是说，‘玛尔塔死，吃饱了才死’。请你告诉人世间的人，‘谁饿着肚子能唱出优美之歌呀？’告诉他们不要胡言乱语，谁都知道，常言说得好，说的总不如唱的好听。你告诉他们，把雏鸡留给我，把那些谚语送给别的叫玛尔塔的女人，她们吃饱了会唱歌。在这儿，我和小鸡在一起，心烦意乱，在你们的谚语里无法平静地生活。”

噢，那个黑洞里到处是喊声。一些人向这边跑，另一些人向那边跑，顷刻间乱成一片。我不知道往哪里躲藏。有人大声说：

“我不喜欢你，谁也不喜欢你。”

所有人都重复这句话。我听了这声音，说：

“看来一定是个穷光蛋，因为谁也不喜欢嘛；至少从外表

---

① 在西班牙文中，“善良”、“虔诚”和“雏鸡的叫声”用的是同一个词。

② 狄多是迦太基国的创建者。她在非洲曾与特洛伊王埃涅阿斯相爱。当众神令埃涅阿斯返回时，她因失望而自杀。

③ 西班牙谚语集中多处提到玛尔塔：“饲养雏鸡的玛尔塔，为何那样闲暇？”“玛尔塔，玛尔塔，饲养雏鸡干啥？”多用来表示厌烦。

看上去是个穷光蛋。”

大家对我说：

“喂，他朝你走过去了。”

我不知道如何是好，像疯子一样找地方躲藏。这时，有个东西抓住我，我看不清是什么，好像是个黑影。我害怕极了，头发都竖了起来，浑身颤抖。

“你是谁，或者是什么东西，要干什么？”我说。“我看不见你，摸不到你。”

“我是加里巴依的灵魂<sup>①</sup>，”他说。“我在找喜欢我的人。所有人都躲避我。看来，你们活人是犯了大错，说无论上帝还是魔鬼都不喜欢加里巴依的灵魂，那是天大的谎言，那是彻头彻尾的异端。说上帝不喜欢加里巴依的灵魂，是百分之百的异端，因为上帝疼爱每一颗灵魂，而且为所有灵魂而死去。应该是灵魂不喜欢上帝。上帝喜欢加里巴依的灵魂，喜欢所有灵魂。说魔鬼不喜欢加里巴依的灵魂，那也是谎言。那个魔鬼不喜欢灵魂呀？没有，绝对没有。魔鬼不厌弃糕点师、成衣商、裁缝和帽子店主的灵魂，大概也不会厌弃我的灵魂。我活在人间时，有个女人很喜欢我。她头秃、个小、肥胖、丑陋、做作、肮脏，要什么缺点有什么缺点。如果不是爱上魔鬼的话，我还不知道什么是魔鬼呢；从她身上我看到魔鬼喜欢我，也可以说，那个女人把我变成了魔鬼。现在，我在这些阴暗的地窖和墓穴里受着煎熬。我都想重新回到人间去，寻找没有灵魂的官员和骗

① “加里巴依的灵魂”有“东西丢了，无法找到”之意。

子；我还有灵魂，他们会欢迎我的。就是说，这些人和其他相似的人都有加里巴依的灵魂。请你们告诉他们，虽说上帝和魔鬼都不喜欢加里巴依的灵魂，但是喜欢我的灵魂，并且把我的灵魂看做他们的灵魂。别让他们纠缠我了，多多关心自己的事吧。”

他说完，随着一阵响声消失了。他身后跟着一大群估衣商、客栈主、旅店主、画家、饶舌鬼和首饰商。他们喊着对他说：

“等等，我的灵魂！”

我还没有看见过有什么东西那样被人珍爱呢。他进来时，谁都不喜欢，我真有些害怕；但是，他走了以后，几乎所有人都珍爱他了。

我有些茫然，因为又有好几个人走到我的身边。他们的名字是木头彼利克、帕德塔<sup>①</sup>、白鞋胡安<sup>②</sup>、废物佩得罗、白痴古利亚和是非佩得罗。他们对我说：

“无论在传说里和交谈中，人们对我们污辱得太厉害了。今天，我们不去说这个。要说，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我对他们说，他们做得很对；我看到的東西太多了，真是百感交集，脑袋也好像什么都记不得了。

“我们只想让你看看我们给死鬼画的宗教组画，”帕德塔说。

我抬起眼睛，看见前面一侧是圣马卡罗<sup>③</sup>，他正在玩游

① “帕德塔”有“魔鬼”之意。

② “白鞋胡安”是指“从坟墓跑出来的死鬼”。

③ “圣马卡罗”是“罚笑游戏”的意思。

戏，另一侧是圣列布里斯克<sup>①</sup>，中间是圣希鲁埃洛<sup>②</sup>。许多亲王和王子允诺、许愿隆重庆祝“圣希鲁埃洛日”。过去一点，是圣帕哈雷斯<sup>③</sup>和神父哈罗<sup>④</sup>；哈罗被教堂执事灌得醉醺醺的，站在圣彼罗身边。神父哈罗两只眼睛红红的，嘴里不停地吐出一串串葡萄，全身散发着压榨池味道，双手也变成了酒囊，鼻子如同酒桶顶端的嘴巴，连说话都带出浓重的酒味。

“这些圣神都是不三不四的人赐封的，他们对上帝太无恐无惧了。”

我正想离开，传来了圣帕哈雷斯的声音：

“喂，老伙伴，告诉本世纪的人，你们称为圣神的人，其实都不务正业，他们在这里只能看管草垛。我还有些话，改日再讲吧！”

我转过身去，和堂迭戈·德·诺切打了个照面。他站在街角处，擦蹭身体。我一下子认出他，说：

“堂迭戈先生，您身上怎么也痒呀？”

他对我说：

“我很不幸，我成了虱子库。你要回去了，我想那边一定有很多牙签，而这边却没有，请给我寄来一两根，没有牙签等于没有衣服穿。嘴里有根牙签，能把牙缝里的东西剔下来吃掉。我愿意把颌骨变成魔鬼，嚼呀，吮呀，牙齿中间留下一些东西，

① “圣列布里斯克”是一种戏语，意思是“打哨”。

② “圣希鲁埃洛”也是戏语。而“圣希鲁埃洛日”，相当汉语中的“猴年马月”。

③ 字面意思是“稻草之神”；意译为“品德令人怀疑的人”。

④ “哈罗”和下文的“圣彼罗”都是“小神父”的意思。

慢慢咀嚼。如果是乳香黄连木的，对塞牙大有好处。”

我哈哈大笑起来，急忙躲开；我不想看见他用肋骨急促地锯拉墙壁。

说话间，那位先生离去了。又一个死人喊叫着走过来，说：

“该轮到我了。我一定会知道的。那东西会说的。我们来认识一下吧！怎么回事？”

我不明白这位先生的话，感到困惑不解。我问这位爱管闲事的人是谁。突然，我身边又冒出一个死人，他说：

“这位叫巴尔加斯<sup>①</sup>。常言说，您去打听一下吧，巴尔加斯。”

路上，他遇到了维利亚迭戈<sup>②</sup>，这个可怜汉子十分沮丧。他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他叫了他一下，说：

“巴尔加斯先生，您去把事情全部打听清楚，到底是维利亚迭戈的哪些人逃之夭夭了。我就是维利亚迭戈，在这里住了这么多年，但还不知道是哪些人呢，也记不起有这么一回事。我一直想从疑团中解脱出来。”

巴尔加斯回答说：

“会有时间去打听的。我们现在是在家里。为了你，我一定去打听到底谁是第一个逃走的，是谎言还是裁缝。如果是谎言，而没有裁缝，谁能说出谎言呢？如果是裁缝，能有裁缝而没有谎言吗？我打听到，马上回来。”

① 指某件事情无法调查清楚。巴尔加斯是西班牙伊莎贝尔一世时期的廷臣。她每当想了解某件事时，在谕旨中总是用这句话。

② 维利亚迭戈是西班牙一个小镇，这里是拟人法。这个词常用在表达逃之夭夭的谚语中。

他刚说完就不见了踪影。米格尔·德·贝尔加斯随即走了过来，说：

“我是否认米格尔<sup>①</sup>，身无分文，背上总是压着‘不’字（不，米格尔·德·贝尔加斯）。谁都不借给我钱，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到底做了什么坏事呀！”

他是那样激动，还想说下去；但有个女人走了过来，她背着一堆面包，全身疼痛，眼泪汪汪。

“不幸的女人，你是谁呀？”我对她说。

“我是修道院长的姘妇，经常出现在童话里；谁找我，我就把灾祸降给他。童话开头是这样说的：‘灾祸降于修道院长姘妇和找她的人。’我不拆散任何人的婚姻，更确切地说，尽一切努力让所有有情人都结成伉俪。我得到教士一件长袍的钱，就心满意足了；我如果制造祭瓶，也能活下去。我如同炼狱里的幽灵一样，整天听着安魂经。到底想怎样处治我呀？我遭受的灾祸够多的了！”

她说完就走开了。又一个表情悲凄的人走过来，他紧锁眉头，半似傻子，半似隐士。

“你是谁呀？”我说。“今天又不是星期二<sup>②</sup>，为什么这样悲伤？”

① 这个谚语产生于西班牙萨拉曼卡地区。一天，一个富人到了那里，把两个女儿嫁给两个医生，让儿子做了受俸教士。教堂的向街墙壁上有两幅图画：一幅是圣父，另外一幅是一个男人跪在圣父面前。萨拉曼卡居民都说那个人在做祈祷：“上帝，把我女儿嫁给医生吧，让我的儿子当上大教堂的神父吧。我的大限到了以后，让他把我送进天堂。”上帝答道：“不，米格尔·德·贝尔加斯。”

② 在西方，一般人认为星期二是不祥之日。



“我叫马塔拉斯卡亚多<sup>①</sup>,”他说。“谁也不知道为什么给我起了这个名字。谁那么傻,大吵大嚷地杀人呀!如果那样的话,他的名字就应该叫马塔拉斯阿布兰多<sup>②</sup>。女人只希望男人献出什么,因为她们养成了索要习惯。我如果不说话,默默地献出什么,我的名字就应该叫做莱苏西塔拉斯卡亚多。那边有好几个小伙子,舌头比刀子还厉害。凡是听他们讲话的人都要被杀伤,有不少人耳朵留下了伤痕。”

“这是真的,”兰沙罗特说。“那些人可能来自不列颠,把我弄得精疲力竭。他们口若悬河,看到我的诗:

村姑当心他  
主妇注意瘦马。

便说从这里发现我活着时,主妇是马夫,因为诗中说‘注意瘦马’。瘦马落在主妇手里多好呀!真的(我不能否认),主妇是年轻姑娘,尽管是看马的,也涉足了那种事(同其它事一样);不过,我只做了我该做的。”

“应该相信兰莎罗特,我给他打保票。”一个可怜的小伙子说。他是个普通人,谦恭,傻里傻气。

“你是谁?”我问,“想在腐烂的尸骨中获取信誉?”

他回答说:

“我是可怜的老好人胡安。我心眼好,可是没有得到一点

---

① 意为“做事不露声色”,直译为“悄悄杀人”。

② 这个词由三部分组成,即“杀”、“人”、“讲话”。

儿好处；恐怕死了以后，也得这样。真奇怪，在人间，我被用来给最坏的东西做绰号！‘他是个老好人’，人们对忍受耻辱的丈夫说；对被欺骗的情郎，对被敲诈的男人，对被偷窃的老爷，对被诓骗的女人，也说心眼太实。我在这儿什么都不插手。”

“那不足为道，”胡安·拉莫斯说。“我呢，他妈的，魔鬼让我养了一只母猫儿。但是，还不如被老鼠吃掉呢，因为人们一刻不让我安宁。一会儿这也喊胡安·拉莫斯的母猫儿<sup>①</sup>，一会儿那边叫胡安·拉莫斯的母猫儿。最为糟糕的是，现在没有使女，没有故事大王，没有秘书，没有官员，没有虚伪者，没有追求者，没有法官，没有诉讼人，没有寡妇不当胡安·拉莫斯的母猫儿的。我简直成了一大堆母猫儿，成了被人瞧不起的小动物。唉，我恨不得做个小店裁缝<sup>②</sup>，而不做胡安·拉莫斯。”

小店裁缝急促地跑出来，问是谁把胡安·拉莫斯同裁缝相提并论的。两个人吵了起来，一个说没有，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另一个说有，有那么回事。裁缝不用剪刀，而用长长的爪子，打得不可开交。看到此情此景，我赶紧离开了他们。

我渐去渐远，想找个向导。突然，一个死人挡住了我的去路。他一声不吭，人长得不错，衣着整洁。我怕他是疯子，压住怒火。他说：

“给我留下那个骗子，口如毒蝎的家伙。我得让他留下来。”

我气急败坏地对他说：

① “胡安·拉莫斯的母猫儿”意为“表面喜爱实则不喜爱某物的人”。

② 西班牙有句谚语称：“当小店裁缝难，花了两万三，又白送了针线。”

“过来，不要脸的，我非打死你不可，你不可能是好人。过来，你这个乌龟。”

谁骂了他！我可没说那种脏话。他想向我扑过来，我也想扑过去。这时，又来了几个死人，他们说：

“你干什么呢？你知道在跟谁讲话吗？你敢骂迭戈·莫莱诺是乌龟？你骂错了人！”

“这位是迭戈·莫莱诺？”我说。

我更加火冒三丈，提高嗓门，继续说：

“不要脸的，说呀！你敢对别的口如毒蝎的人这样讲话吗？死神没有声誉可言，好吧，死神同意这个家伙留在这里。我到底对你做了什么呀？”

“一场闹剧，”迭戈·莫莱诺抢着说。“我是坏蛋，我是骗子？你那是在编造呀！你找到别的莫莱诺了？你不知道所有姓莫莱诺的人，尽管名字可以叫胡安，但他们结婚以后就变成了迭戈？而且大多数的丈夫，都是黑褐的<sup>①</sup>。为了少一些这样的丈夫，我做了些什么？我头上的角消失了吗？还是长大了？刀子和墨水因为我的死而减少了吗<sup>②</sup>？你为什么让我登台表演？我是个身材魁梧的男人，吃得多，长得胖；富人睡觉，穷人奔跑嘛。能够装在衣兜里的，就不要花掉，不要那么邪恶。我妻子很风骚，总诋毁我，她说：‘但愿上帝保护我的迭戈·莫莱诺，他对我从来没有说过好，也没有说过坏。’这个臭婆子在撒

---

① 在西班牙文中，“莫莱诺”有“黑褐色”之意。一个丈夫是这种颜色，意为妻子有外遇，当了乌龟。

② 刀子是决斗武器，墨水是打官司时写东西用的。“我”死了，没有决斗了，也不打官司了，所以这样东西减少了。

谎；我说过好和坏不下两百次。如果说好和坏能够解决问题的话，你应该在人间对乌龟们说，要对他们的妻子时时说好和坏，看看能不能摘去头上的角，并且封好伤口。还有，人们都说我不说好和坏，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诗人到我家来，我说：‘坏！’看到热内亚人从我家出去，我说：‘好！’如果看到年轻小伙子和我妻子在一起，我说：‘坏！’如果看见商人，说：‘好！’如果在楼梯上碰见傻蛋，我说：‘糟糕！’如果遇见供货人和商贩，我说：‘太好了！’还要我说多少次好和坏呀？我活着时，假丈夫会闹得满城风雨，不少人因为这个而倾家荡产。现在，结婚很隆重，把丈夫打扮得像裁缝和书记员。有的人谈当乌龟，有的人学习做丈夫。事情如此，我如果回到人间去，还会是同一个迭戈·莫莱诺，重新当乌龟的话，我得向别的当乌龟的人学习。”

“那么谦虚呀？”我说。“你是第一个凶残对待婚姻的人，第一个在礼帽下展示你身份<sup>①</sup>的人，第一个创造没有帽子<sup>②</sup>婚姻的人。我到人间以后一定日夜兼程，创作出描写你一生生活的幕间剧。”

“这次不要去了，”他说。

我们大喊着又掐又咬起来。我在床上翻了个身，说：

“见鬼去吧！你还这么气恼！当乌龟的人死了，还如此气恼？……”

我感到十分疲倦，十分愤慨，仿佛真的打了一架，真的到

---

①②均有“头上长角”之意。

梦

地狱游了一圈。我觉得不该鄙视所见所闻，不该完全不相信所见所闻。我认为死人很少嘲弄人；他们没有野心，很有悟性；他们做的是为了教诲人，而不是只为了让人开心。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梦

作者 = ( 西班牙 ) 佛 · 德 · 克维多著 ; 李德明译

页数 = 1 6 7

S S 号 = 1 2 2 5 3 1 8 7

出版日期 = 1 9 9 6 . 1 2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